

---

---

# 張羅斯十女傑

---

---

李蒂甘著

---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

都格納夫讀了青年女革命家蘇菲包婷娜  
底法庭演說後，把頭俯在報紙上面，深  
深地吻那報紙。

—— I. Pavlovsky: Souvenirs sur

Tourgueneff p. 243

李蒂甘著

俄

羅

斯

十

女

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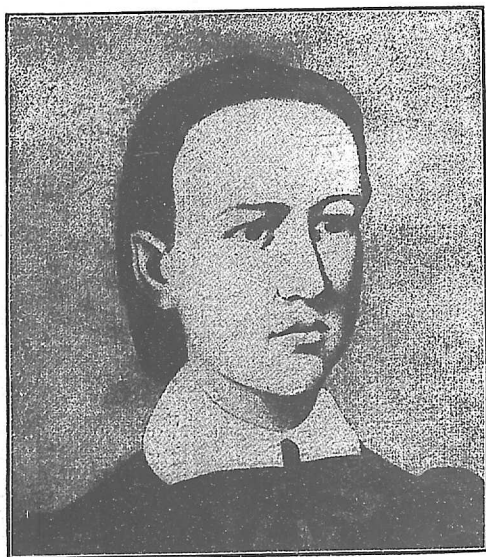
上海  
太平洋書店  
印行

THIS VOLUME IS AFFECTIONATELY DEDICATED  
BY THE AUTHOR TO

THE FIVE SURVIVORS OF THE GREAT  
HEROINES OF RUSSIAN REVOLUTION:

V E R A F I G N E R,  
CATHERINE BRESHKOVSKAYA,  
M A R I A S P I R I D O N O V A,  
I R I N A K A K H O V S K A Y A,  
A L E X A N D R A J Z M A I L O V I T C H .





亞加斯夫羅柏亞菲蘇



爾念格妃娜薇  
(時歲五十七)



爾念格妃娜薇  
(時歲八十二)



亞加斯夫科斯列布林塞加



華諾多利皮司亞利瑪



亞加斯夫哈加娜林伊



奇維諾熱伊娜德山歷亞

## 緒言

我在無數的俄國女革命黨人中選出了十個代表的人物，寫了十篇評傳，又把柯特普尼克底地底下的俄羅斯書中的聖彼得堡旅行記一章節譯出來，附在後面，這樣就編成了這一部書。

現在我底兩個多月來的心血和眼淚所結晶的這部書是呈獻在讀者諸君之前了。我說這是我底兩個多月來的心血和眼淚底結晶，並不含有一點誇張的意味。我確實是一面流着淚，一面來寫這書的。在我尚未以這部書來感動讀者之先，我自己就被感動了。英國蒲列路克在他底俄羅斯之英雄與女傑中曾敘述過一個故事：有一天一個名叫薇娜的十五歲的英國女兒來訪他，他把他所搜集的俄國革命黨人底照片冊

擊給她看，並把各人底生平行事告訴了她。小小的薇娜一面聽着解釋，一面看着照片；看完後默默地掩了照片冊，後來紅着臉說道：『在這樣的人之前，我們大家都一定覺得自己是何等地渺小呵！』我自己也就是懷着這樣的心情來寫這書的。所以我所流下來的眼淚是感動之淚，也是慚愧之淚，懺悔之淚。

我不是一個「英雄崇拜者」，雖然我在本書裏也常用「女傑」這一個名詞。我之所以祇替這十個「女傑」作傳，並不是因為我以爲在無數的俄國女革命黨人中，祇有這十個人才是不朽的，祇有這十個人對於革命運動才盡大力的；反之，我卻認爲那無數無名的死於貧困，死於監獄，死於流放地，死於非命的女兒與這十個人在革命史上是同樣不朽的，有同樣的重要。我寫這十個人，是挈她們來做一種（或可說十種）典型，從這十個人底生涯與性格中，我們可以看出她們底無數的姊妹們底面影來。我敬愛這十個「女傑」，但我也同樣地敬愛那無數無名的「女傑」！



檻上。

俄國文豪都格納夫在臨死前數月寫了他底最後的一首散文詩，標題是在門

「我看見一所很大的建築，牠底正面開着一扇窄小的門。門內是濃密的黑暗。在門檻上站着一個年輕的女兒，一個俄國的青年女兒。黑暗裏送出了一股股的冷氣，一陣陣的雪風，又帶出來屋中人底沉悶的言語。

「——呵，你願意踏進這門檻來，你可曾知道在裏面等着你的是什麼？」

「——我知道，」這是那女兒底回答。

「——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蔑，侮辱，監獄，疾病，甚至至於死亡。」

「——我知道。我預備好了。我要忍受一切的痛苦，一切的打擊。」

「——這痛苦，這打擊，是不僅來自敵人，而且還來自父母和親友！」

「——就是來自他們，也不要緊。」

「——好，你預備好來犧牲，你將滅亡，而且沒有人來紀念你。」

「——我不需要人認識，我不需要人尊敬，我也不需要榮名。」

「——你還預備好了去犯罪？」

「那青年女兒低着頭，說：『是，就是犯罪我們預備去。』」

「裏面的人聲沉默了，最後又問道：『你知道，你將來會失掉你現在相信的信仰；你會明白你犯了錯誤，而且白白地耗費了你底青春麼？』」

「——那我也知道。」

「——進來。」

「那女兒踏進了門檻，一重厚的門簾立刻放了下來。」

「——『一個蠢物！』有人在詛罵。」

「——」一位聖人，另一個聲音這樣地回答。」

那格納夫所描寫的不是僅僅一兩個的女傑，而是全俄羅斯幾代的革命女青年。那格納夫不僅描寫了他當時的俄國女革命黨人，而且也描寫了在他底時代以前和以後的俄國女郎。

不錯，從十二月黨暴動失敗以來，我們就可找出這種典型的女子了。一八二六年十二月黨人大批的被遣送到西伯利亞鑛坑中作苦工，他們都是些親王和貴爵，然而他們底妻子都肯以金枝玉葉之身拋棄了榮華富貴，跟着囚徒們去到冰天雪地，安慰她們底爲高貴的理想而受苦的丈夫。赫爾岑在他底名著回憶錄中讚美這樣的女子道：「這些放流人底妻子們失掉了她們底公民權，拋棄了她們的尊榮富貴，甘願在那西伯利亞東部底可怕的氣候之下，在那警察底壓迫更要嚴厲的情形之中度過她們底一生。至於囚人底姊妹們，她們是沒有權利跟着她們底弟兄到西伯利亞去的，她們

大半便離開了俄國，每人底心中都深埋着對於那些放流人的愛情。然而說到男子們呢，他們是沒有這種愛情的，他們底心裏充滿了恐怖，恐怖心征服了愛之心，他們中沒有一個人敢提起那些不幸的放流人底姓名來。」他又說：「除了女子而外沒有一個人敢於對他底不幸的親友們表同情，說幾句辯護或安慰的話語，然而在那些人晚間被警察捉去之前，他昨天還明明和他們握過手的……祇有婦女們不曾這樣無恥地拋棄掉自己底親近而篤愛的人。」詩人奈克拉索夫在他底名詩俄羅斯婦女中也會以動人的筆調描畫出那般到西伯利亞去尋找丈夫的十二月黨人底妻子之高貴的面影來，最後一節寫福爾斯基親王夫婦在西伯利亞鑛坑中相會的情形，真使人萬分感動。

十二月黨人底妻子之後，過了一個長久的時期，一代的新女子又出現了，我現在從我底俄國革命運動史第七章中引出下面的一段話：

『舊虛無主義』〔按舊虛無主義即真正的虛無主義，這是哲學的和文學的運動，在農奴解放後的十年間即六十年代中最高發達〕底第二戰是對於家庭與一切傳統習俗的，其結果也獲勝了。許多的青年男女被喚醒起來脫離了家庭去求比生命還要寶貴的知識，創造出了一種新的生活。婦女解放問題也解決了。虛無主義的婦女不僅要求戀愛自由之權利而且也還要追求自由之本身。所以她們便要求高等教育和職業之開放。『賴着熱烈的婦女們之努力，戰爭終於奏凱。最後的勝利仍歸於婦女，便是最野蠻的政府也不得不屈服了。』——斯特普尼克這樣告訴我。然而爲了這個成功，婦女們也作了很大的犧牲，因失敗於專制的家庭而自殺的女郎爲數也不少呢！

『畢沙列夫所譏笑的千「金小姐」現在漸漸地減少了。許多的女郎讀了畢沙列夫底小說後，都異口同聲說：『不，我決不願做那種可憐的「千金小姐」。』

我要征服知識，我要思想；我要爲我自己創造出一個更好的前途。一然而俄國大學校和專門學校當時是不收女生的。因此無數不甘困處在無知的狀態中的青年婦女，爲了要追求知識的緣故，便不得不離開自己底家國而遠適異邦。在她們看來瑞士是自由之國土。牠底學校對任何人都不會享以閉門羹的。從此這山明水秀之鄉便成了這一羣歷盡千辛萬難從冰天雪地中出來的「進香女郎」底天國。瑞士名城齊利池便成了她們底聖地。這老氣遍於全俄，在平靜的凡爾加一帶的平原，在高加索，在極其遼遠的西伯利亞，在其他各處，都有無數十六歲上下的少女，帶了單薄的行李和有限的旅費，隻身跑到未知的國土去，爲的是一心一意要去求得那能夠保證她們所渴望的自由之知識來。而留在俄國的虛無主義的婦女也拋棄了錦衣玉食，穿上最樸素的黑絨衣服，剪了頭髮，掛上眼鏡，這種裝束竟成了一種風氣。這些女子常離開她們底丈夫和家庭，不願過無戀愛的結婚生

活。總之家庭底羈絆與習俗底束縛皆被打破了。

婦女們打破家庭羈絆時所用的武器有下列幾種：第一是「力爭」和「要求」。如果專制的父親不允許她們求學，她們便採用「逃走」或「假婚」之辦法，如果沒有使用這種辦法之機會，則實行自殺。有了這樣大的犧牲，無怪乎俄國婦女會「大獲全勝了」。

然而得到了知識後又怎麼辦呢？司特普尼克敘述道：「這一般女郎自問：『我們要求的知識是什麼？難道那僅僅是要在特權階級中要求得一個更有利的地位之工具麼？我們已經是特權階級中人了。除了我們自身而外，還有誰能享得此種利益呢？假若祇有我們獨享着這種利益，那麼我們又和那般靠着貧困的同胞底血汗而生活的吸血者有什麼分別呢？……』」

於是她們除了研究醫學之外，還去參加「第一國際」底集會，研究近代社會主

義，誦讀蒲魯東、巴枯寧、馬克思等人底著作。不久齊利池便由研究學問的名都，而變成了社會主義之永久的俱樂部了。一八七三年俄政府下了糊塗的「詔書」，命令留學瑞士的男女青年全體立即回俄。於是一八七三—七五年「到民間去」的大運動發生了。

「許多富有資財的貴族女兒竟跑到工廠中作苦工，做一個普通的工女。如蘇波丁姊妹，路巴安維奇，包婷娜等。……這類人從前在貴族的跳舞會中大都是最時髦的美人，她們居然捨棄了一切，「到民間去。」爲的什麼？爲的是救濟人民！爲的是教導人民！」狄可密若夫在他底名著政治的和社會的俄羅斯中曾如此告訴我們。

同時在妃格念爾，蘇菲亞松尼亞等人中，我們又找出了到鄉村裏做醫生，做看護，做教員的女子；在加塞林等人中我們又看出游歷傳道，靠自己底手藝而生活的女郎。

這類犧牲——已來救濟人民的高貴的女兒底結局是怎麼樣的呢？我們且讀俄國詩人波龍斯基獻給包婷娜的一首詩：



『她是我底什麼？不是妻子，也不是我底情人，她更不是我底愛女，或女孫。』

那麼，爲什麼這個痛苦的幻象要使我夜間睡不安寧？爲什麼每夜每夜都有這不斷的可怕的夢景？

『她還是在那富有生機的青春，』

就被囚在這無空氣的窄小囚室裏做一個囚人；

她靜悄悄地躺在那鐵石般冷硬的牀上，度過這潮溼的黃昏。

她不在思想，不在流淚，眼裏祇充滿了無限的熱情。

『呵黃澄澄，快垂散在地上的，她底長髮如雲，』

她默默無言地把她底嘴唇深深閉緊；

她底瘦弱的雙手放在那瘦弱的胸腹之上；

她無力地壓着那沒有了前途之希望而又不會衰弱的一顆心……」

我們再讀司特普尼克底名著沙皇治下之俄羅斯中所引證的一封信：

「……第五個囚人是奈伯德瓦，她底死刑（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五）被減輕為終身懲役。然而監禁不論長期也好，短期也好，對於她已早失掉了恐怖，她底敵人所能給與她底大恩典便是使她爽快地立刻死去！她底肺病已到了末期，咳嗽甚劇。她又患着厲害的壞血病，牙齒幾乎完全落了，肉也失去了，祇剩下顎骨。她看起來倒和一具骷髏差不多，不過還包着一層像羊皮紙似的皮膚。祇有她底一對發光的黑眼睛還有生氣。第六個囚人是雅基莫瓦，懷抱着一個十八個月的孩兒，這是在除伯次奎半月堡中產生的。便是最無情的人也不忍看那個不動的可憐的孩兒。看起來似乎每一刻都是他底最後時間。至於雅基莫瓦，她並不像會受過多大的苦，身心兩方面都似乎很好。雖然終身苦役在等着她，她也是十分鎮

靜，十分堅強。」按奈伯德與雅基瓦二人都是民意社執行委員會委員，本書第四第五篇中曾揭過她們。」

這是那些直接參加革命運動，宣傳運動的女子底命運，而那些未具有革命之信仰的女子呢？我們再來看罷！

狄可米若夫曾說：『根據統計，每年總有二千多個女子自願跟隨她們底被流放的丈夫到西伯利亞去，甚至跟隨他們去作苦工。其中有一個曾向她底至愛的罪人說：

「全世界都棄絕了你，

你底靈魂因此而變成了幽暗。

全世界都棄絕了你，

然而我，我決不，我是決不離開你的。」

但是如果她們底丈夫是被囚在著名的人間地獄席魯塞堡或彼得保羅壘內又

怎麼辦呢？司特普尼克底沙皇治下之俄羅斯便說：『囚人底親友們居然能够感動天地使他得以被流放到西伯利亞，最先着手於這種企圖的自然是他底父母，〔特別是母親，在這種事業中最有成功之希望的便是她，〕如果父母是窮人，便由他底同志們集款使他們能夠到聖彼得堡去，如果父母不知道這樣做，而且在官場中沒有熟人，那麼同志們就教他們，勸他們去哀求那素來比較有一點好心的官吏，他也許會答應他們底哀求，爲他們底兒子設法的。他們也去找某一些有仁慈心腸的女子，她們在官場中暗暗地有很大的勢力，她們也常常幫助一個不幸的囚人。

『母親之下，最好營救者便是妻子，她底企圖也是很有成功之望的，如果囚人沒有妻子，〔政治犯大都是青年未娶者〕這職務便由他底情人來代替。情人是決不會缺乏的。假若一個囚人沒有父母，又沒有兄弟姊妹，也沒有一個更親愛的來看他，想他，營救他，他底朋友們便立刻替他找到一個「未婚妻」。在這種情形中很少有青年女郎會不

肯担任這種又勞苦又危險的，做情人之職務。因爲一旦承認和囚人有關係，就會被警察疑爲多少同情於革命黨人與革命思想，因此引起警察底注意將來便有危險的結局。』如果囚人底罪名較輕下級獄吏『這種情形中權是在他底手裏』看不出這一對假情人底破綻，他便允許這臨時的未婚妻去會她底假定的愛人，給他送書去，有時候還可以送一瓶酒去。她一個人或者再伴着母親去哀求當局減輕他底刑罰，或者把他移到較好的監獄或放逐地……』

在一九三人案中，有一部分被牽連在內的人被釋放的時候，俄國的女子又表現了一次她們底高貴的感情。這是在夜裏，很早便有一大羣富家女子——因爲只有她們才先得着消息——在監獄門前等着囚人之出獄。最後一羣政治犯出來了，站在門前不知道走那裏才好。他們沒有銀錢，沒有朋友。從前的朋友已經分別了三年，現在連住處也不知道了。『先生們，你們中有人需要住處麼？』說話的人是一位坐在自己底馬車中的漂亮的太太。這種對於受苦之同情心真可使人感泣！

我們再看俄羅斯母親底心：一個青年政治犯底母親看見了她底愛兒受苦後便在一羣檢察官之前叫道：『在這一點鐘以前我還愛沙皇，我還尊敬沙皇，但現在我却恨他，輕視他了。』在佐治克倫底名著西伯利亞與流放制度中，他曾描寫一個瘋狂的政治犯和他底母親會面之悲慘的情形，使人不忍重讀。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底回憶錄中也說：『我們過K地時一個學生底老母道遠來看她底愛兒押送的軍官不許那孩兒和她接吻。她只看見他一眼，憲兵就把他驅回車裏，馬車就慢慢走了。我走過時看見她底白髮憔悴的老臉。過後她便倒在路旁。』這類的例子是舉不勝舉！全世界中母親底心固然都是一樣的，然而『母親底心是記不起任何悲哀的。』妃格念爾底母親在病榻中寫給她底在監獄中的女兒信中的這一句話，可以使得俄羅斯母親底心高出於全世界母親底心之上而明照萬古了。

羅曼羅蘭在他底名劇愛與死之激鬥中曾有一句很使人感動的話語：『爲了使

得所愛的人幸福，這不算是自己犧牲。」我想真正能懂得這句話的，祇有俄國女兒。她們是無時無地不甘願來犧牲自己以謀她們所愛的人之幸福的。我們且看獨意奇在他底西伯利亞之十六年中所告訴我們的加拉監獄之悲劇：

一八八九年有一天加拉總督忽然去參觀監獄，他走過一個女政治犯科瓦爾斯加亞 (*E. Kovaskaya*) 底面前，她坐在一個樑子上，並不站起來，總督便叱罵她。科瓦爾斯加亞依然端坐不動，冷淡地回答道：「我並不會選舉你出來居高位。」總督勃然大怒，下令把科瓦爾斯加亞移到另一個地方的中央監獄裏。

在這一天的中夜，全監獄的人都睡熟了，這時候典獄長帶了獄卒衝進科瓦爾斯加亞底囚室，從床上把她拖下來，拖出囚室押送到另一個監獄去了。她底叫聲驚動了她底女同志們，第二天全獄的女政治犯議決舉行同盟絕食，反抗獄吏底暴行。

典獄長慌忙起來了，因為餓死一監獄的女政治犯，在俄國會引起大風潮的。他使

設法和她們講和，她們一定要他呈請上司把他調到別的監獄去，他也答應了，於是女政治犯們便開始進食，但約定典獄長若不更換，她們還要再舉行同盟絕食。

她們給典獄長指定的調期已滿，而典獄長依然戀棧不捨。於是她們又開始絕食，同時在十二里外的男監獄裏的政治犯也實行絕食來幫助她們。典獄長又着忙了，在第三天他便和絕食者說，他已經接到了調遷的命令，不久就要離開加拉監獄了。聽了這個好消息，第八天她們又進食了。然而典獄長依然不走，女政治犯又預備舉行第三次絕食。

這時候，一個女政治犯西基達夫人（*Mme. Sigida*）看見這情形，知道典獄長是安心不走的，然而她底同志們又非絕食不可。她思索了許久，決心犧牲自己一人底生命來救同志們。舊俄監獄例規，凡獄囚侮辱官長就該被判處死刑，而被侮辱之官長也當立刻遷調他處。西基達夫人便要求和典獄長談話，她當着憲兵與獄吏們之前



打了典獄長一個耳光，說：『這是對於你做典獄長之報酬！』

這天過後，她們又開始第三次絕食了。一連過了十六天，她們不曾進過一點飲食。最後高級官吏出來調停，答應把她們遷移到另一個監獄去，而典獄長仍留在這裏。女政治犯們第三次終止了同盟絕食。

剛剛把秩序恢復之後，總督忽然來了一個命令，說以後政治犯如有犯規之事，應以笞刑處罰。西基達夫人就做了笞刑之第一個犧牲者。她在絕食了十六日之後，身體尚未恢復原狀，便受了笞刑。典獄長算報了一耳光之仇，而那個為同志捨身的青年女子西基達夫人在笞刑之後就立刻死了。於是女政治犯們便決定舉行同盟自殺，以死來報答她們底高貴的同志。科瓦列夫斯加亞（*M. Kovalevskaya*）加留席拉亞（*M. Kalusinskaya*）司米尼次加亞（*N. Smirniskaya*）三人服毒自殺，差不多在同時絕命。

男監獄中的政治犯得着這個消息，也發起一個同盟自殺，以酬他們底女同志們，參加者共十七人。獨意奇寫道：

「我並未服毒，然而在這普遍的自殺開始後倒覺得自殺是比較旁觀還容易些……」

「然而我們底同志並未完全達到目的，他們用的鴉片烟太壞不能致命；不幸的人在第二天早晨醒起來，感到很大的痛苦，但這次失敗並不會減少他們底決心。祇有三個人放棄了自殺計畫；其餘的人決定又吞食嗎啡。」

「第二晚訣別之後景象又重演了。嗎啡也不行。吞食了嗎啡的人雖然病得很厲害，然而還可時時恢復知覺。波波何夫與加留席利二人各吞食了三倍之多，很快地就失了知覺。在夜間波波何夫還醒了一次。他聽見加留席利底喉鳴，他想喚醒他，抱着他，在他底臉上狂吻了許久。後來他看見他底朋友決不會再醒了，

他又抓了一把雅片烟吞食下去，睡在加留席利底身旁，永遠閉着眼睛了。」

等到第二天早晨獄吏來時，這兩個人已經快死了。加留席利這晚上絕命，波波何夫直到第三天早晨才氣絕，死屍移往墓地，葬於那四個殉道的女傑底墓旁！

俄國革命運動由和平的宣傳，而進於恐怖主義的暗殺和暴動。這時候俄國婦女又帶了她底絕大的貢獻於革命之祭壇。我在本書第四章中曾引司特普尼克批評蘇菲亞的話道：「……她在我們底陣營中過了十一年，她經歷過了不少絕大的損失，全盤的失敗，但她却永不困倦地準備新的工作。她知道如何把她底心裏的神聖的火星保持得完完全全……她都是一個充滿浩然之氣的鼓舞人間的天使。在她底武裝的甲冑之下，仍有一個女性底優美的心在鼓動着。我們應該承認女人是比男子更賦得這種神火的。俄國革命運動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熱心，大半應歸功於她們；祇要她們一加入革命運動中，革命運動便是難克服的了。」

沙蘇麗奇底一槍喚醒了一代的革命青年，蘇菲亞是一個最偉大的「弑君者」也是第一個死於斷頭台上的俄國女子。此後數十年間捨身為同胞復仇雪恨的「天女」更是屢見不鮮，如一八八三年古地童斯加亞（*M. Kouitonskaya*）爲加拉政治犯復仇，刺殺赤塔總督伊利雪維奇（*I. Bilzenk*）（隨放槍時口稱「這是對於五月十一事件之回答，」）以及二十世紀初十年代碧陳科（*A. Bizenk*）之刺殺沙拉托夫總督沙科洛夫，愛熱斯基（*A. Fzeshky*）之刺結莫西列夫總督，席科尼克（*M. Shkolnik*）之刺殺切利哥夫總督；伊熱麥洛維奇之刺殺明斯克總督；司皮利多諾華之刺殺譚波夫總督；齊奈達之刺殺閔將軍；拉哥秦諾科瓦（*Ragozinokova*）之刺殺莫斯科懲戒所所長等。愛熱斯基被判決十三年半的懲役罪。古地童斯加亞，碧陳科，席科尼克，伊熱麥洛維奇，司皮利多諾華五人皆被判處死刑，後減爲終身懲役，齊奈達與拉哥秦諾科瓦被處絞刑。又如兩個青年女子因爲預備刺殺軍事法庭法官，事未行而被捕，也被絞死了。

這兩個女兒是瑪嗎愛瓦 (*Mamaeva*) 與斐利波瓦 (*Philippova*) 另外加美葉 夫人 (*Mme Kamaiiev*) 與威奈狄多瓦女士 (*Mlle. Veneditkova.*) 預備去炸燬一個軍事法庭，爲同黨亞柴夫 (著名的漢奸) 所賣，被捕於克龍上達脫。兩個人都被處死刑，威奈狄多瓦是一個出名的美人，當時且懷着孕，然而也得不着赦免，終於和她底同志死在槍彈下了。

拉哥奏諾科瓦在上絞刑台之前寫了一封信給她底母親和家人道：

『媽媽，婆婆 (祖母) 我親愛的，我至愛的，把你們底手伸給我，我願意緊緊地握着牠們。你們應該覺得你們底安娜是在你們底身邊，在你們底心裏，你們應該完全快樂，完全放心。……媽媽！婆婆！我底「白髮老人」，喲，原諒我，原諒我使你們受到一切的痛苦！我十分愛你們，我無時不願意使你們有一個快活的與美麗的生活。……然而我卻先給你們帶來了悲哀與痛苦……不過你們該知道這也並

非我底本意呵？……

「我至愛的，我底好人！你們一想到然（而這不是個思想，這是一個事實）你們底安娜殺」一個人，你們一定會駭壞的，凡人說到一個「人」的時候，他便會覺得他底心靈中生出了一種寬舒與博愛之感情：……然而這裏却不是如此！這不是一個「人」！這是殺人害命的器械之一部份罷了！

「我們愈毀掉這些器械，那麼全部機器之毀滅也愈速，或者至少機器之動作會因此而緩慢的……媽媽，我親愛的！而且你，婆婆！你們是有好心腸的，你們說：難道那般冷眼看着人們被拷打，被殺，甚至他也聽了別入底命會來這樣做的人，這種人配叫做「人」麼？那麼，告訴我，這種人應該被叫做什麼呢？我，我說這是一個野獸，這個野獸和其他的野獸一樣都是應該殺滅的。既然應該把牠殺掉，那麼我便到那裏去，殺了牠……」

『告訴我，我底「白髮人」，喲，我是值得你們來哭的麼？我便縱然不死，我也不能夠給你們帶來幸福了，——雖然我是何等熱烈地願意呵！至於我，且看我底雙眼，牠們充滿了如許多的光輝！牠們是何等地快樂。那麼我們微笑罷，我們抱吻罷，原諒你們底安娜！她很愛你們，不過因為她又愛一切的人，她便為他們而犧牲她自己了。』

這種『崇高的靈魂與多情的美麗』居然使得像法國狄呂孟那樣的反動派大為感動，而不得不發出深深的讚美了！

一九一七年的革命起來了，二月革命之後又繼之以十月革命。在這個時期中俄國婦女確實享受到了一種自由之幸福。十萬個西伯利亞放流人居然被革命救了出來。『本為自由來，今同牠去，與民賊戰，畢竟誰輸？』這十萬人中自然有不少的革命女子，其中如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亞），伊林娜（加哈夫斯

加亞，亞歷山德娜（伊熱麥洛維奇）等都受着民衆之熱烈的歡迎。

然而後來布黨與社會革命黨左派決裂，毅然決然地實行一黨專政後，俄國女革命黨人又遭厄運了。前年（一九二六）高德曼寄了我一張在赤俄流放地和監獄中的著名女革命黨人姓名表，內共有七十一人；社會民主黨三十五人；無政府黨二十人；社會革命黨右派十六人；社會革命黨左派八人。其中大多數都是二十幾歲的女子。這可見至今俄國女子底殉道事業還未終止呢！

『寒冷，饑餓，憎恨，嘲笑，輕蔑，侮辱，監獄，疾病，甚而至於死亡。』都格納夫底名詩至今還活潑的存在於人們底心靈中，過去的俄國女兒是不朽的了，因為他們在這一切之前，絲毫也不戰抖，她們昂然地踏進那門檻裏去了。現在呢，今日之俄國女兒也懷着她底姊姊所有過的同樣的心情昂然地站『在門檻上』了。她們曾有過一點遲疑或悔恨麼？沒有這一點，我們且讀下面的一首詩便知道了。



一八七七年『五十人案件』中的一個被告，患着厲害的肺病，又受着監獄中的種種痛苦，病死了。病死之前寄了一首散文詩給她底裁判官：

『裁判官們，請你們快點把我裁判了，請照你們底意思來裁判我；我知道我底罪又是重大，又是可怕。

『我不該穿着粗布衣裳！我又不該赤着雙足？我置身在我底悲嘆呻吟的弟兄之旁，我又去到那不息的苦工與貧困之鄉。

『什麼語句，什麼演說，這一切又有什麼用處？難道我不是就被認爲做了一個罪人？難道我不就是罪惡之化身？

『我底兩肩還披着農婦底衣裳，我底足赤着，雙手也成了粗魯的模樣，這一個微弱的工作使得我疲憊非常；而你們控告我的最重大的證據便是我愛我底人民，我愛我底故鄉！

『不過，雖然我犯了何等的重罪，但是你們却無力來反對我，呵，你們這些裁判官們；不沒有一種刑罰能夠降臨到我之一身，因為我有了一個信仰，而你們却沒有牠，我底信仰就是理想。終於會戰勝縱然你們要壓制牠，你們也是不能。』

『我底生日無多，你們所能處刑的祇是那些短少的日子，而我底「惡」，就是你們所以爲的我底「惡」，會減輕我底苦刑。我死，我底心裏充滿着這偉大的愛情，我將懷着這樣的心情去見我底命運之神。而那般劊子手，就是他們也會把監獄之鑰匙拋在地上來，跪倒在我底枕邊，爲我祈禱，爲我哀哭。』

俄羅斯的女兒喲，我祝福你！

著者一九二九年十月

## 參考書

【寫本書時，因爲住在鄉間，所以引用的書籍不多，祇能以自己所有的爲限，但有時也從友人處也借到一兩本書來！著者】

*Miss B. Bealy: The Red Heart of Russia.*

*Bienstock: Histoire du mouvement révolutionnaire  
en Russie (1790—1894)*

*Miss Blackwell: The Little Grandmother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Bourdau: Le Socialisme allemand et le nihilisme*

Russe.

Bernstein: *LiAffaire Dzeff.*

Dentsch (L.): *Sixteen Years in Siberia.*

Figier (V.):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Goldman (E): *My Disillusionment in Russia.*

Goldman: *The Crashing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Goldman: *Women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譯

*Time and Tide* 一九二五年五月號)

Goldman: *71 Famous Revolutionary Women of*

*Russia* 原稿

Herzen: *My Past and Thoughts* (The Memoirs of

A. ERA. n.) 第 1 卷

- Kachovskaja: Souvenirs d'une révolutionnaire.*  
*Kemen (G.): Siberia and Exile System (11卷)*  
*Kropotkin: Memoirs of a Revolutionist.*  
*Kropotkin: Russian Literature: Ideals and Realities.*  
*Kropotkine: La Terreur en Russie.*  
*Lombroso (C.): Les Anarchistes.*  
*Longuet et Siber: Terroristes et policiers.*  
*Masaryk: The Spirit of Russia (11卷)*  
*Prelooker: Heroes and Heroines of Russia*  
*Rapp port: Pioneers of The Russian Revolution.*  
*Stepniak: Russia under the Tsars.*

*Stepniak; Underground Russia.*

*Tikhomirov; La Russie politique et sociale.*

*I. Pavlosky; Souvenirs sur Tourgeneff.*

*Letters From Russian Prisons (Berkman 撰、The*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for Political Prisoners. 出版)*

*Bulletin of the Joint Committee for the Defense*

*of Revolutionists imprisoned in Russia.*

宮崎龍介譯 地底の露西亞

山内封介 ； ロシヤ革命運動史

金一 自由血

先著 蘇菲亞傳 (民報十五號)

抱朴 赤俄遊記

# 目次

一 喬娜沙蘇麗奇 .....	一
二 蘇非包婷娜 .....	二六
三 游珊瑚海富孟 .....	三三
四 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 .....	三七
附錄 聖彼得堡旅行記 .....	四
五 薇娜妃格念爾 .....	一〇一
六 路狄密娜福爾鏗席太因 .....	一六

目次

一

366332

目次

七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亞	二六八
八	齊奈達柯洛卜連尼科瓦	二六三
九	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	二五四
十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亞	二四六



## 一 薇娜沙蘇麗奇

Vera Zassoulitch



一八六八年之末，俄國青年虛無黨人奈其亞葉夫（Nezhayeff）第一次在聖彼得堡被捕的時候，他底家屬和同志們都不知道他底消息。有一天奈其亞葉夫底姊妹接到了兩張紙條。第一張是一個不知名的人寫的：「我走橋上經過，看了一輛載囚人的馬車。有人從車裏向我擲出一張紙條來，我聽見了一個平日我所敬愛的人底聲音，他說：『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人，就把這紙條轉送到目的地。』我就急忙送來了，並且我又轉而請求你。如果你是一個誠實的人，請求你毀掉我底紙條，免得有人認出我

底筆跡來——一個學生。在另一片破紙上，有人胡亂塗抹幾個字，不過這還可以認得出是奈其亞葉夫底筆跡。『人們把我帶到堡壘裏去了，不要失掉勇氣，如果天還願意我們再見呢！』把這兩張紙條送到奈其亞葉夫底姊姊處的人乃是一個十三歲的女郎。她在十年後就成了一個全世界聞名的人物了。牠底姓名就是『薇娜沙蘇麗奇』。

沙蘇麗奇是一個彼得堡市民底最幼的女兒。她有不少的兄弟。在幼年的時候，她就不願學習料理家事，屢次向父母要求進學校讀書。當時正是初期虛無主義運動的時代，俄國女子已開始了和她們父母間的衝突，有不少的女兒爲了要求自由與知識的緣故，甚至身殉了她們底理想，在家庭的專制下滅亡了。然而沙蘇麗奇卻逃脫了這個命運。她底父母順從了她底意思，她便開始向知識與自由之路上進行了。在十三歲的時候，她就傳送了奈其亞葉夫底紙條，那個署名『一個學生』的人不消說就是她。

底哥哥。

她底哥哥是奈其亞葉夫底好友，所以幼年的沙蘇麗奇也就醉心於革命的學說，參加革命黨人底活動了。那時候巴枯寧在俄國革命黨人中聲名很大，也成了這個女兒所崇拜的一個偶像了。她預備到西歐去見巴枯寧，然而因為她底父親反對得厲害的緣故，也就祇得留在俄國。

奈其亞葉夫後來設計從彼得保羅壘逃了出來，到了倫敦和瑞士。一八六九年他又帶了巴枯寧親筆寫的認他爲「第一國際」一個會員之證書回到了莫斯科。在莫斯科和彼得堡兩地成立了許多小團體，沙蘇麗奇也是團員之一。這年一月二十一日奈其亞葉夫等暗殺了同黨伊凡諾夫，引起了政府方面底注意。革命黨人底陰謀被政府發露了，在彼得堡及莫斯科兩處黨人被捕者，共有八十七人之多。沙蘇麗奇也是其中之一人，她因此被囚禁在彼得保羅壘以及哈可夫等處幾個監獄中過了兩年。出獄

後的沙蘇麗奇，就不會再現身於革命黨人底陰謀中，她是『到民間去』了，她底姓名也少有人記憶着了。然而在一八七八年正月裏又發生了一件事，使得這個青年女兒立刻成了全世界人景仰的女傑！我們現在來敘述那件事底原委。

一八七七年七月十三日彼得堡警察總監特別頗夫（Trepoff）將軍參觀第一拘留所，看見一個政治犯卽學生波哥留波夫（Bogoluboff）站在天井裏不向他脫帽。他便走近波哥留波夫底面前叱罵道：『你站在我底面前敢於不脫帽嗎？』說了這樣的話，特別頗夫立刻舉手把波哥留波夫底小帽抓了下來，擲在地上。在囚室裏的囚犯從窗戶裏看見了這種情形以爲特別頗夫在打波哥留波夫了，便大聲叫喊道：『惡棍，劊子手！特別頗夫滾開！』

其他的囚犯聽見這叫聲，知道了他們底同伴受辱的事，也齊聲叫罵，猛烈地敲擊着門，震搖着窗格子，全監獄立刻變成了大擾亂的地方。特別頗夫立在天井裏，聽見這

些鬧聲，看見六層樓的監獄裏，每個囚室底窗戶裏露出來的威嚇的面孔，他便勃然大怒，指着波哥留波夫向管獄官說：『把他帶去，鞭打一頓！』在半點鐘以後，管獄官驕傲地告訴囚犯們說，波哥留波夫挨了十三下棍棒。

於是全監獄的政治犯便鼓譟起來，然而特別頗夫又派了一隊警察來幫同獄吏鎮壓這次騷動，大部份的囚犯都受着殘酷的刑罰。這一天本是囚犯接見親友的日子，然而管獄官不許任何閒人進獄裏來。囚犯底親友們在獄牆外羣聚着，聽見了獄中的鼓譟，不久也就明白了這是什麼一回事，霎時間消息傳遍了全城，後來也就傳遍全俄，甚至到國外去了。

對於政治犯之此種待遇是從來所不曾有過的，這一次特別頗夫底暴行使革命黨人深感憤怒，所以在國內以及亡命外國的俄國革命黨人都同意去暗殺特別頗夫。替波哥留波夫報仇，不過因為那時候政府方面正預備審判『一九三三案』，『革命

黨人恐怕這次對特列頗夫的暗殺會連累到那一百九十三個同志，所以決定等那件案子完結後，才來對付特列頗夫。

然而一個青年女郎聽見了這個消息，從南俄跑來聖彼得堡，在一八七八年正月廿四日她以呈遞稟帖爲名，見了特列頗夫。當特列頗夫接稟帖的時候，她從她底頂巾下取出一支手槍，便向着他開放了。特列頗夫受了重傷，但不曾死。這個女郎，就是沙蘇麗奇。她又在首都現身了。

沙蘇麗奇並不抵抗，就讓警察們把她捉住了。這件事情發生尙在亞歷山大二世勅令凡政治案件均移歸軍事法庭審理之詔令未發布之時，所以得歸巡迴法庭審理。庭長珂尼是一個極能幹的青年法學家，被告底律師亞歷山多洛夫也是一個青年，然而已經是著名的律師了。在審判的時候大文學家託斯托夫斯基也在旁聽席中。格拉多夫斯基 (*Gradowsky*) 描寫當時情形道：「當陪審官接收了問題表退庭之後

在這苦痛的停頓時間中坐在我旁邊的托斯托夫斯基向我表示他底意見：「人們決不能判她底罪，這裏不會有懲罰的，懲罰並沒有一點好處，祇應該簡簡單單地告訴她去罷，不要再做第二次了……」

亞歷山多洛夫並不替沙蘇麗奇辯護，他祇證明特別頗夫底專制和殘酷，他並且極力攻擊政府底不當的設施，使得一般聽衆大受感動。實在這不是在審判沙蘇麗奇，而是在審判特別頗夫了。沙蘇麗奇在法庭上的回答也是很動人的。

庭長：你爲什麼要刺殺警察總監？

答：他不遵守一八六三年四月十七日的詔令，而濫用笞刑，所以我要刺殺他。

問：你知道殺警察總監的罪麼？

答：我祇知道殺違犯詔令虐待人類的罪人。

問：你受誰人指使？

薇娜沙蘇麗奇

答：我受上帝指使。

問：你恨特列頗夫麼？

答：我不恨他個人，我祇恨他所犯的罪惡。

她又宣言說：『我知道要舉起手去殺一個人是很可怕的，然而我來要證明對於這樣的一個大罪是不能不加以懲罰的，我要引起所有的人注意到這件罪惡，使得以後不致再有這樣的罪惡發生。』

審判結果，法庭宣告沙蘇麗奇無罪放免。熱狂的羣衆在法庭門前等待着。這時候流言已傳遍聖彼得堡說，亞歷山大二世已下令再將沙蘇麗奇逮捕，放逐她到西伯利亞去，所以羣衆預備來保護他們底凱旋的女傑。沙蘇麗奇從容不迫地走出了法庭，在萬衆歡呼的聲中登了等待着她的那一輛馬車。一個青年西多拉次基(Sidoratshki)坐在車夫底身旁，另一個青年P君同沙蘇麗奇坐在車裏。馬車就開始前進了。近了基



洛奇那街，看見了那裏的憲兵營房。一隊憲兵來包圍馬車，卻被羣衆前來打退了。西多拉次基擊出一支手槍向憲兵隊開放了幾下，然後對準了自己底太陽穴放了一槍，跌下來死在路上。這件事發生過後，坐在車裏的P君便急忙放下玻璃窗，向馬車夫叫道：「跑快點，否則我們都會被殺了。」憲兵正和羣衆鬥着，想驅散羣衆。馬車夫便連鞭着馬，在一陣得得聲中馬車就跑得不見了。沙蘇麗奇，被稱爲「復仇底天女」的沙蘇麗奇就這樣得救了。等到後來元老院否認了這次判決，把沙蘇麗奇事件再提出交到諾哥洛德法庭審訊時，她本人已經到了瑞士，並且被一般的同志們和友朋們保護着了。

沙蘇麗奇底一槍不僅驚動了全俄國，而且把全歐洲也驚動了。據法國瓦爾伯在一八七八年五月一日的兩世界評論雜誌上發表的薇娜沙蘇麗奇文裏說「整整四十八小時之內歐洲把什麼都忘掉了：把和平，戰爭，畢斯馬克，伯克斯福爵（Beckersfeld）哥爾卡科夫親王（Gorichakow）都忘掉了，爲的是祇想着薇娜沙蘇麗奇」。

奇。」他並且說，這一年中對於全歐輿論給了最大的印象的兩個人物乃是柏林會議裏的哥爾卡科夫親王和沙蘇麗奇。其他各國報紙稱讚她的也不少。在幾個月以後西歐也就連續發生了四件暗殺皇帝的事，在俄國漸漸地恐怖主義底時代就來了。總之沙蘇麗奇底影響之大，誰也不能否認的。

然而沙蘇麗奇並不是如一般所想像的一個英勇的女傑，也不是一個像被詩化了的基督教殉道的處女那樣的極溫柔，極和順充滿了自己否認與愛之感情的女郎。她不過是一個極其平凡的女子而已。惟其平凡才使人覺得她更可愛。她底身體很健壯，有中等的身材，不過初看起來，似乎是高大的，她並不美麗，卻有一對很好的眼睛，和長的睫毛。眼睛頗大，但形狀又恰到好處，瞳兒平常是灰白色，然而當她是激動了的時候，那一對瞳兒又變成黑暗的了。在她是熱狂的時候眼光又像電一般地閃耀着，不過這樣的情形不是常有的。她平常總是帶着深忠的樣子而且沈默寡言笑甚至略帶愁

容。有時取笑別人的時候眼睛也發出光亮；這卻是常有的。稍微有一點心理底變遷，她底雙眼就立刻表現出來了。鼻子頗長，嘴唇薄，頭大，羞着的是差不多成了黑色的頭髮。除了一對眼睛而外她底面貌確實是很平凡的呵。

她完全不講究裝飾。一般女子都有打扮自己，表顯自己底美麗之欲望，她卻一點也沒有。她太耽於思考了，所以不能顧到這些小事上面來。

她底聲音卻是特別的。她和人談話最初也是與常人無異，但是談到熱烈時，她底聲音便立刻高了起來，好像對面聽話的人不是站在百碼以外，便是一個聾子。走到街上，如果話題是轉入了有興趣的一方面，她便立刻叫起來，照例舉起右手在空中猛烈地劈下來像一把刀一般。

然而在她底單純，粗魯，毫不帶詩意的外貌之外，她卻有一個極深刻，有力的充滿着最高的詩趣的，充滿着愛與憎的心。

她是很冷淡的人，又不善於交際。她底朋友是很少很少的，而且差不多都是舊的相識。她底世界就祇是在這幾個朋友之中，此外好像有一座不可逾越的高牆把她和世界其餘的人隔絕了。

她可以說是大半過着內心的生活。她也得着俄國人特有的病症，而且很厲害。這個病就是去仔細考究自己底心靈，測量牠底深淺，殘刻無情地去解剖牠，尋找她底缺點。其實這種缺點常常是想像的或則誇張的。她把自己責備得太厲害了。所以憂思悲感常來侵襲她。這些時候她便避開社會把自己關在房裏，在屋子裏踱來踱去，她完全埋葬在深思之中，這樣的過了幾點鐘。有時候便逃出住宅跑到那永久的，不可思議的莊嚴的大自然界裏去尋求安慰。她常以一個真正的詩的心來解釋，來酷愛自然，她沒有愛人，自然便是她底愛人。她往往全夜不睡，徘徊於瑞士的荒山之中或躑躅於大湖之畔，有時一直到東方發白紅日出來的時候。

她在幼女的時代就信仰了社會主義，她對於社會主義之獻身是極其忠實，因此她有一個異常嚴格的義務觀念。這個義務觀念是如此之高，差不多不是人力所能滿足的。在她看來，除了主義而外，什麼東西都是渺小的。她底一個女友，畫家艾女士常常批評她說：

『薇娜願意每天去槍殺一個像特列頗夫那樣的人，至少也要每星期做一次。因為這是不可能的事，所以她便苦惱了。』

因為她對於自己的責備太苛刻，她便不能以槍殺特列頗夫一件事為滿足，便希望每天都能做一件這樣的事。可是她並沒有一點出風頭的野心。她本來是一個謙和的人，就在她成了聞名世界的人物的時候，她反而更是謙和了。她像一個『復仇底天女』在首都現身以後，又光榮地逃到了『自由的』瑞士，卻過隱僻的生活來了。她極力避免在公眾會集中現身。有時候她進了一個會場，忽然曉得別人認出她是沙蘇麗

奇，且對她表示敬意，她立刻便改變了態度，像一個剛離開學校的少女那樣，帶點羞愧的樣子，往常震得人耳聾的聲音也變成了溫柔的神妙優美的調子，她底友人們笑着批評說這是『天女之聲』。然而這種聲音也是不常聽見的，因為在公共集會中她總是不發一言。除非真有一個重要的問題非說幾句話不行的時候，她便決不開口。可是在幾個親密的同志討論運動底進行時，她又是一個滔滔不絕的雄辯家了。

她後來回到俄國旅行傳道時，她也過着最刻苦最謙遜最平常的生活：做一個排字工人，做一個旅館主婦，做一個侍女。誰知道這就是那一個使得全歐洲在四十八小小時之內忘掉了一切的『復仇底天女』呢？然而就刻苦到這樣，也不能使她底心平靜。有一次她向一個朋友（司特普尼克）說，她聽見庭長宣告放免她的時候，她並不感到快樂，她祇覺得異常驚訝。過後一種悲哀感情又立刻襲來了。她又說：『我當時不能說明這種感情，然而過了那時候以後我就懂得牠了。如果我被判定了罪，那麼

對於我萬事都休了，因為什麼事都不能夠做了，倒也會安靜了，並且一想到我已經盡我底能力做過了，這個思想一定可以安慰我。」這一段話就把她底性格發揮無遺，有了牠我在這裏再連篇地寫上千言萬語也是沒有用的了。

關於沙蘇麗奇底後半生，我們找不到什麼記載。我祇知道她後來漸傾向於馬克思主義，和蒲列哈諾夫（G. Plehanoff）司特潘諾維奇（Stefanovitch）獨意奇（I. Deutsch）等創立俄國社會民主黨，又曾把『共產黨宣言』譯成俄文。最後她竟完全反對恐怖主義，成了一個馬克思主義者了。她著有回憶錄，但我未看到。

據說都格納夫底小說處女地（即郭沫若譯的新時代）中的瑪利亞娜，尼肯地夫娜就是描寫她。我們知道都氏此書寫於沙蘇麗奇刺殺特別頗夫之前，不過她已經在奈其亞葉夫案件中現過身了。所以說都格納夫以她為藍本來描寫瑪利亞娜，也是可能的，但這自然是早年的沙蘇麗奇了。

## 一 蘇非包婷娜

*Sophie Bardina*

我們知道在一塊窮瘦的土地上生長不出鮮美的菓實來，然而人類精神之發育成長卻每每發生於極不如意的環境中。實在我們時常可以看見許多精神之花偏偏灼爛於上無雨露和陽光，下無腹土與肥料的地方。這又是什麼緣故呢？這樣的例證我們可以隨便舉出幾千幾百來，這一章所述的一個青年女兒底生涯只是一個光榮的例子而已。



包婷娜生於一八五三年，她底父親是譚波夫（*Tambolif*）省莫爾先斯克城的警官。他爲人殘刻無情，甚至對於家人兒女也是異常殘暴。他底妻子在他底眼裏祇不過是一個卑下的女僕罷了。我們不知道包婷娜底幼年生活之詳情，但祇從她底父親之殘暴這一點，也就可以想像她底生活是何等苦痛的了。她曾進過省立的女學校並且得過最高的獎品。一八七一年她到莫斯科繼續求學，在那裏便染了社會主義和虛無主義的思想，加入了大學生組織的團體。

她在莫斯科又結識了路巴·安維奇（*Lubavitch*）姊妹兩個，這兩個女郎後來便和她同往瑞士齊利池求學，本來瑞士已經成了俄國青年女兒的進香地了。在他們看來這山明水秀之鄉便是全世界上唯一的自由國土，在那裏，女子是有機會求得高等學識的。

包婷娜到了齊利池，不久便開始在俄國女同學底團體中宣傳社會主義，並說知識階級應該服務於人民，盡力開導人民，救助人民，因為那些在貧困，無知，黑暗之中受苦的人民會流了血汗拚命勞働，才使得知識階級能夠安心讀書來製造自己。她們團體中大部份的女郎都很熱心，有的竟恨不得立刻回到俄國，往農民和工人中間去做教育的和宣傳的工作。然而有的卻以為應該先學得一門職業，然後才可以營獨立的生活，包婷娜也是這樣主張。她希望做一個女醫生，因為她認為那是比較最自由的一種職業。

包婷娜果然離了百藝學校，考進了大學醫科。但是這時候齊利池底聲名遍於全俄，而俄國的男女進香者更是絡繹不絕，昏庸的俄政府因此大為震恐，遂有一八七三年底愚笨而可恥的「詔書」，說出出國留學本是不法行爲，而瑞士又是可怕之地，命令在瑞士的俄國男女學生全體歸國。

其實俄國留學生中早已決定了歸國宣傳的計畫，未及實行，俄政府底「詔書」已下。結果使得大部份的學生在一個極短的時期中成羣結隊而歸。他們帶了熱誠回來，在國內開始了宣傳的工作，同時又得着青年同伴底熱烈的歡迎，革命的種子就這樣播遍全俄了。

然而包婷娜和一些女友當時卻不會回國，她們跑到巴黎預備去進巴黎大學，但因為俄國大使阿諾夫伯爵在暗中搗鬼的緣故，巴黎大學不肯收這般女生，於是這些女子也祇得回到俄國去了。包婷娜並不灰心，她想既然不能夠做女醫生了，那麼做一個產婆也可以。經了很多困難，她跑到日內瓦，在那裏費了幾個月的功夫苦心研究一番，終於完成了產科底課程。

## 二

在一八七四年包婷娜便回到俄國了。這時候從瑞士回來的留學生已遍佈全俄，就是窮鄉僻壤也有了他們底腳跡，而在聖彼得堡卻成立了他們底秘密機關，傳遞消息，討論計畫。這種運動在人類爭自由的歷史上也是值得大書特書的。那般年輕學生既無經驗，又少能力，更乏資財，人數不多，又不曾得着他們所欲解放的被壓迫的無知的人民底一點同情，在這樣情形之下他們居然敢於和那有軍隊，有警察，有監獄的政府爲敵，而且具着對於最後勝利之堅強的信仰。說起來很難使人相信，然而事實上確實是如此。那麼誰能不把這樣的青年視爲人類中之最優美的精神呢？包婷娜就是這精神中之一個了。

她以一個從搖籃裏就過慣了奢華生活的千金小姐之身，爲了要救濟人民的緣故，竟到工廠裏去做一個普通的工女。照例工人是在工廠裏寄食寄宿的，每一個星期中祇可以出去一次。飲食是壞到不可以言語來形容。黑麵包是用小麥粉混着麥使

樹皮等等東西做成的，又黑又硬，既不會烘熟，又含得有砂粒，並且發酸了，時常還找得出蟲來。湯和菜是祇有其名而無其實的。肉更不是常有的。至於住房倒和中國的一種窮人住的客店差不多，牀是一格一層的釘在牆壁上，所謂牀也不過木板架子而已，並且每層距離很近，一個人要挺直地坐在床上也是不可能的事。一袋稻梗兼有了枕頭與牀褥底功用。屋子裏蟲蠶跳蚤更是多得怕人。不通空氣是不消說的。在嚴寒的冬季一旦開了房門和窗戶，又是悶得人要死。

然而這一切的苦楚，包婷娜和她底同伴們都完全忍受了。對於她，可悲的是工人們在作了十六點鐘的苦工以後，再沒有時間和精力來和她談論社會的和政治的事件了。她們下工回來，便立刻酣睡了，直到第二天早晨五點鐘鈴聲大響又勉強打起精神去作那煩重的磨人的工作。啊，這樣無休息，無快樂，無慰安的日子怎麼能夠得下去啊！然而爲了保持自己底良心之純潔與信仰之完成的緣故，包婷娜和她底無數的同

志們卻甘願過着這樣的日子。

包婷娜進去的是拉查列夫公司底大工廠。她自然不能夠用真姓名，便另造了一個：『安娜蔡澤瓦』。在工廠裏，男女工人是嚴格地分開的，包婷娜祇能向女工宣傳，她確實會試過了，但是沒有一點效果，縱然她說到口乾聲嘶，她們還像沒有聽見一般。對於她們，改善困苦環境的一個好夢是從來不曾做過，也無法做的。因為她們所受的壓迫是比男子更多一種，所以要使她們覺醒，實在不易。

於是包婷娜便改變方針，她決定去向男工宣傳。她最先便去結識了在宿舍裏任的一個工人家庭，以後她時常到那裏去，也就沒有人起疑心了，有時她向他們誦讀一篇通俗小說，聽的人自然不多，多了，那個工人底家裏也容不下。聽的人中有老的，也有少的，都是帶着莊重的樣子靜聽着。包婷娜算是成功了。本來不認識字的人看見別人能讀能寫，當然覺得是一件天大的奇事，何況這能讀能寫的人又是一個年輕的女兒，

並且書裏面的話又是多末好！這是一個奇蹟，在那般誠實無知的工人看來，這確實是一個奇蹟。不久便有人來要求她解釋這個奇蹟。

她便捏造出一段故事，說她自己是一個正教分離派教徒底女兒，在從前在一個貴族家庭裏當侍婢，在那裏學到了讀書寫字的本領。衆人都相信她底話，從那時候起她就成了衆人所敬愛的人物了。

包婷娜得到了男工們底信仰以後便開始用利機會，宣傳革命思想。成績也並不壞，所以她雖然每天作十五小時的苦工，也還有精力來做宣傳工作，有時甚至設法秘密到別家工廠去參觀和宣傳。一切的苦她都忘掉了，因為她知道她所宣傳的自由，平等，博愛之福音已經開始打動了那些人底心，她底苦痛生活居然得到了這樣的代價，她也滿意了。

然而人間的罪惡連她底如此微小的幸福也奪去了。有一天工廠管理人「是一個

英國人看見她在男工宿舍裏，以這爲是一個極不自愛的女兒，立刻申斥了她一頓，並不准她以後再到男工宿舍來，不久他又在男工宿舍裏，發見幾個人在讀小冊子，這的確不是尋常的事，小冊子當然被沒收了，而且這還是鼓吹革命的刊物呢！工廠裏起了大的恐慌，包婷娜也就在這時期中離開工廠了。

### 三

出了工廠，包婷娜便到聖彼得堡去，在聖彼得堡她又進行宣傳的工作。當時革命黨人已經成立了許多秘密機關，包婷娜也成立了一個，但不久她便被捕了。她之被捕是由於一個多少熟悉一點黨中秘密的女子底告發。那個女子有一個情人被警廳捉去了。她爲了要救出她底情人的緣故，竟賣掉我們底高貴的女兒。包婷娜被捕後在監獄裏住了兩年，爲的是等候審判。在這兩年中她底同志們被捕的也不少，在一八七七



年才開始受審。這是一次大的審判。被告共有五十人之多，犯的罪名是宣傳革命。這案件，後人稱爲『五十人案件』。

『五十人案件』自一八七七年二月二十一日『廢曆』開始審判，到三月十四日終結，其結果是出乎政府意料之外的。本來在從前政治犯底審判是完全秘密，不要旁聽的。但這次經過內閣長期討論之後，政府決定將此次審判完全公開，並且允許報紙盡量登載。政府底本意乃是：社會對於這種逐漸發達日趨激烈的革命運動之所以漠不關心，其重要原因便是不明瞭這種情形，不知道潛伏着的危機，一般官吏也是如此，所以現在應該公開地審判革命黨人，使社會知道這般人之可畏。

然而事實上所得的結果恰恰相反。便是那般從前把革命黨人當作仇敵視爲蛇蝎的人，一旦親眼見着他們底那種高貴的犧牲精神和感人的獻身態度，也不得不流一掬同情之淚，而拋棄掉從前的那種愚妄的偏見了。『他們是聖人』這樣的從感

動了的口裏出來的呼聲逐漸地響遍了全俄。

在這五十個『聖人』之中還有兩個『英傑』這便是一般人所稱呼的『五十人案件中的英傑』一個是工人亞歷楷葉夫（*Peter Alexeyev*）還有一個便是包婷娜。亞歷楷葉夫底演說是驚人的。至於包婷娜呢，這個二十三歲的女兒答應了陛下底要求起來說明她底政治理想。想她先把俄國人民底痛苦描寫得活靈活現。說到沉痛的地方不覺聲淚俱下。然後又以熱烈的語調敘說俄國如何需要着正義與自由。最後又極清楚極扼要地解釋革命黨底黨綱。她底演說是如此雄辯，竟把裁判官驚駭着了。

有一節話是：『你們控告我煽惑暴動，其實我從沒有煽惑過人民作立刻的暴動。……那些屠殺，那些接連着的屠殺使得我憎恨，使得我恐怖了。……我僅承認在某種固定的情形之下武力的革命是不可避免的。』

這時候很多人說俄國的革命黨人是無政府主義者，包婷娜對於這問題也說了幾句話：『檢察官說我們要實行無政府……然而據我所知道的以及在近代文學中這個字底意義，完全沒有擾亂與專擅之意思。無政府決不是個人底專擅，因為無政府承認個人底自由是以不妨礙他人底自由為界限的。無政府是對於壓制社會之自由發展的一切強權之否認而已……』

最後她用了下面的話語來結束她底長篇演說：

『然而我並不為自己的緣故來求你們開恩。我確信那偉大的日子會來的，在那時候便是我們這個怠惰的，酣睡的國民也會從冷淡的長夢中起來，覺得他們這種長期任人踐踏的舉動是可恥的了，而且知道看見那般青年為着有了扶助同胞的理想而受迫害的事也是罪惡的了……你們現在可以迫害我們，你們有的是實力，然而我們底運動卻有精神的力量，歷史的進步之力量，理想之力量，

這些力量終於會征服你們底槍刺，這樣的事在歷史上也是常有的。』

審判結果，包姆娜被判處在西伯利亞礦坑中作苦役九年，然而因為她底身體已經衰弱到不能忍受這種刑罰的緣故，判決又改變了，把她流放到西伯利亞一個最苦寒的地方伊希門去。

遠離了人間，隔絕了世界，被囚禁在一個冷僻的寒村中，被活埋在冰天雪地裏過着度日如年的生活，這樣的環境對於一個懷着熱烈的人類愛的女兒簡直是難堪的苦刑了。竟而她竟這樣地過了四年，在這四年中物質上和精神上的饑荒她已受夠了。她底家屬對於她的幫助也是很微弱的。到後來她實在不能忍受下去了，便決定逃出西伯利亞，甚至拚生命來作孤注一擲，她也甘願。在一八八〇年十二月二十五日這個病弱的女兒居然逃出了西伯利亞的流放地向歐俄出發了。

她先到了加善（Kazan）在那裏她遇着了那般正焦急地等待着她的友人

們見着了她，他們底歡喜自不必說，然而她底憔悴的容貌和病弱的身體又使他們感到難受的苦痛。誰知道這女兒在幾年以前也曾是一朵鮮艷的花呢？可是現在還在青春的時代就走到衰老的路上去了，而且在前面等着的也許就是死亡。精神固然沒有變更，而且是和以前一樣的活潑，可是惟其如此，他們一想到這樣優美的精神不久就會和那衰弱的身軀一同走到死亡的路上去，他們底悲哀的心情真是筆墨所不能形容出來的，至少我底這管筆是把牠形容不出來了。

她在俄國內遊歷了十八個月，繼續宣傳的工作，後來才聽友人底勸告到了瑞士，定居在日內瓦，她底友人們盡力看護她，可是她底健康已沒有恢復底希望了，對於運動，她也祇是有心無力，不能做什麼工作了。雖然她底友人還是盡心地看護她，但她自己覺得她已成了無用的人，那麼她底生存祇不過增加了一個重擔在她底友人們底肩上罷了，而且還分去了他們對於運動可以盡的力量。她便有了自殺的念頭，因為她

以爲這對於運動是有好處的。貧血病一天一天地加重了，心身底衰弱又是有加無已，後來就要集中她底精力在書報上，也是一件難事了。有時候她想寬一寬心，極力裝出笑容來和友人們談笑，可是並不能夠，眼淚常常不聽她底命令奪眶而出，酸了的心也不能不悲哀了。「生活到了不能忍受的時候不如用暴力來把牠毀掉，」她想到這裏便決定實行自殺了。

在一八八三年四月十三日黃昏時分她拿着手槍對自己開放，衰弱的手兩次賣卻了她，第三次她向着胸膛開了一槍，她沒有死，祇受了傷。這個病弱的女兒在地板上苦楚了兩點鐘，沒有發出一聲苦痛的呻吟或求救的呼聲。在九點鐘的光景，女房東知道了，立刻找了人來，把她送到醫院裏去，在那裏她活了十二天。在四月二十六日晚上十點鐘她底純潔的，高貴的生活就完結了。一個充滿了熱烈的人類愛的女傑爲了人們底憎恨，就這樣地死去了！然而一直到死，她底心裏仍深列着那一個字：「愛。」

### 三 游珊海富孟

*Jessy Helfman*

在俄國革命黨人中有不少的無名女傑，她們把自己底一切都奉獻在革命之祭壇上，並不要一點報酬。她們所擔任的工作是很小而且瑣碎的，譬如把自己底地址姓名借與同志通信，或隱匿常常自己不認識的同志，或傳遞物品等工作都是不甚重要的，然而爲了這樣工作，她們有時候竟不得不犧牲自己底一切。被囚禁，被流放以至於死，她們還是沒沒無聞的人。她們底姓名早被人忘卻了，詩人不會做詩來讚美她們，歷史也不會記載出她們底姓名。然而後人是會對她們感恩的。實在，如果沒有了她

們，那一部光榮燦爛的俄國革命史還不能寫成呢！

然而這類人之中卻有一個女兒居然被歷史之波浪高高地載上了她底白色浪花之頂，而成了一個名滿全球的人物，這也是「有幸有不幸」呵！

這個女兒便是海富孟。

她於一八五五年生於明司克一個猶太人的家庭中。她底父親是猶太富翁，極其頑固。本來猶太教徒對於從基督教來的一切事物均目爲醜惡，對於科學尤其憎恨。游珊受了新思潮底洗禮，自然對於猶太教起了反抗之心。這種頑固家庭中的生活在她簡直是一種苦刑，加以她底母親早亡，繼母又是殘酷無情。所以後來她不得不從家裏逃到基也夫，在那裏以縫衣爲職業。

一八七四年到了。這時候革命運動廣播到各處，這個女裁縫也被捲入了革命之漩渦中了。她加入了革命團體。



當時從瑞士齊利池回來了一羣女學生，其中有幾個結識了游珊。由她們底介紹，游珊便開始了革命活動。那些女學生後來就成了五十人案件中的人物。而游珊呢，她所擔任的工作是很微小的，祇是把她底地址借用作革命黨通信機關而已。然而在一八七五年游珊被捕了，罪名就是這一點小事。她先在監獄裏住了兩年候審，一八七七年五十人案件審判開始，她自然是被告之一員，又得了兩年監禁之判決。這一次她被禁在里脫夫斯基，同囚者有她底四五個女同志。這時候她就真正了解了社會主義之原理，而且決心把自己底身與心都獻給社會主義。這四年的監獄非但不曾摧毀了她底革命精神，反而把她造成爲一個激烈的社會主義者。她日夜等候着自由之到來，她預備出獄後從事積極的工作。但她底刑期滿後政府並不釋放她，又把她逐到北部的省裏去，幸而在一八七九年秋天她乘隙逃出來了。到了聖彼得堡更一心一意地從事於革命運動，她底身體雖然十分柔弱，但她卻喜歡做勞苦的工作，她什麼事都肯做。她

送信，傳遞物件，守衛巡風。她永遠是熱心，永遠是快樂。常常走了十四小時的路，走遍了這都城，散佈執行委員會底宣言，深夜回到家裏，異常疲倦，精力竭盡了，頹然地倒在牀上。第二天一早她又起來繼續她底工作。

她不會受過良好的教育，思想也很單純，但她底熱心和勇氣卻為許多人所不能及。她隨時都預備幫助別人，並不想會到自己因此而受着何等的苦。實在她從不曾想過自己。

她底丈夫科洛克維奇（*N. Koldkevič*）是著名的南部革命黨人，他曾加入了土地與自由社及其後的民意社，乃是黨中一個得力人物，在一八八一年二月民意社預備刺殺沙皇的時期中被捕了。他一定會得着死刑，雖然他底審判期遲至一八八二年四月，但誰都知道他是無生還之日的。不過游珊得了這消息並不驚惶，並且以懷胎之身幫助同志進行暗殺沙皇之工作。三月一日蘇菲亞分配炸彈給四個黨員

的地方，便是在游珊底家裏。

三月三日游珊被捕了。與蘇菲亞等五人同被判處死刑。

死刑宣告之日她非常快樂。她對於軍事法庭底裁判官，反以微笑的態度來感謝他們底判決。但是因為有孕的緣故，她底死刑延期四個月，當時外國報紙對俄政府之此種屠殺猛力攻擊，俄政府在絞殺了蘇菲亞之後居然害怕起來，把她底死刑減為無期徒刑。一八八二年二月十三日她死在聖彼得堡拘留留所中。

一個女革命黨人路巴安維奇一九〇六年在過去雜誌中敘游珊底最後如下：

『五個月來她都生活在死刑之痛苦中。一直到她分娩的時候，別人才通知她說她底死刑已減為無期徒刑了，爲了她生產的緣故，人家便把她移在候審拘留所內，給了她一所大的囚室，有禁卒看守着……海富孟神志清醒，她的器官很能抵抗；她生了一個男孩，她還能夠哺育他。這個孩子本是屬於她的，便是根據法

律，誰也無權奪去她底孩兒。然而幾天以後在一個夜裏，人家居然搶走了她底孩兒，把他放在棄兒院，連號數也不告訴她。……母親不能夠忍受下這個打擊。不久她就病死了。」

她底丈夫在一八八二年四月的二十二日審判中被判決死刑，再敢地死於絞刑台上。

## 四 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

*Sophia Lvovna Perovskaya*

她不願與那些人共其命運，

那些將世界變成罪惡之窟的人們，

但她願意接受他們的報酬，那奇異的王冠的棘刺；

她敢於劈開生命之自由的麪包，

倒出生命之酒來，與人們共飲；

努力賠償了歷代所欠之負債，

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

直到把一個沙皇置於死地，  
她死了，爲了生命的緣故。

英雄與烈士仍在愛，仍在受苦；

正如從地裏的鐵廠出來的火花一般，  
他們被投在天空去照那最黑的暗夜。

這歷來如此，也將永久如此，

在這憂患世界的鐵砧上，

上帝擱上人心，加以槌擊的時候。

—— 諷理斯的蘇非亞（周作人譯）

我還記得自從有了這一顆時常苦痛着的愛正義恨罪惡的心以後，在十一二歲時候的我就爲了一個異國女郎流了不少的眼淚了。在那時候我所知道世界上最可敬愛的人就是她一個。現在想起來，固然覺得當時的見識太幼稚了，然而我卻至今還沒有一點非笑當時的我的勇氣。雖然幼稚的我忘掉了許多更可敬愛的人物，但是她確實也是世界上最可敬愛的人物中之一個咧！

這個異國女郎便是蘇菲亞柏羅夫斯加亞。在外國人都稱她爲柏羅夫斯加亞；祇有在中國，她纔被稱爲「蘇菲亞」，而且中國人還祇知她爲蘇菲亞呢！我一次知道她是從一部小說中得來的，這部小說是嶺南羽衣女士〔？〕著的東歐女豪傑，似乎沒有印單行本，祇在民國以前的新小說月報上登載過，我也沒有看完。主人公自然就是蘇菲亞，也說到她底愛人熱利亞博夫（Naheljabov）〔東歐女豪傑裏怎樣譯法就記不起〕。1

雖是一部章回體小說，免不掉『話說……要知後事如何且聽下回分解』那一套舊把戲，也有『三尺雪夜讀自由書』一類的回目，但我至今還覺得這是一部好書。過後我又在民報十五號上看見先首君底蘇菲亞傳。金一底自由血裏也有蘇菲亞略傳。世界社出版的六十名人裏也有蘇菲亞底像和小傳。以上都是民國以前的出版物。

近年來蘇菲亞底名字在中國雖然常常被人提起，但我卻不曾看見什麼專門論述蘇菲亞的文章。我自己在去年曾在民鐘發表過一篇蘇菲亞之死。今年出版的現代婦女雜誌上有一篇女革命家梭菲亞的故事，這大概是根據董秋芳君譯的爭自日的波浪內的梭菲亞的生活的斷片而作的。然而這許多文章都不免有錯誤，所以我如今又來重寫蘇菲亞傳記了。這一次我願把我底幼年時代爲她流過的眼淚化爲一瓶清澄的墨水，用了牠我要畫出我一生最敬愛的人中的一個光榮的女傑底面影來。

金一君在二十五年前會寫過下面的話：『蘇菲亞女士考其家乘，出自彼得大帝



之天潢貴族。夫使其安享平和，銷磨歲月，長爲貴主之身，則天上碧桃，日邊紅杏，出入煊赫，居處榮華，使人望之如神仙焉。愛嬌哉！貴冑哉！然而貴者不自以爲貴，嬌者不自以爲嬌，辭金闈，出繡閣，奔走風塵，投身烈火，倒戈皇室，揮劍乘輿，終至斷頭伏尸而後已。豈鬼祟其腦，天奪其衷乎？不自由無寧死！此蘇菲亞之所以爲聖徒也。吾崇拜之，願吾同胞皆崇拜之。」二十五年前的中國人居然寫出了這樣的話，確實難得，就在現今讀起還覺得牠有震撼讀者的力量。於此也可見蘇菲亞底人格感人之深了。

蘇菲亞究竟是一個什麼樣的人呢？她乃是一個又美麗又年輕的貴族女兒。她是一個美人。據她底友人司特普尼克批評說：「她底美不是可以令人一見魂銷的，看她愈久才愈覺得她底美來。」在寬廣的額下輝耀着的是一對莊嚴的鋒利的碧眼。還有那勝過白雪的容顏，上面覆着黃金一般的細髮，一個可愛的小的鼻子，下面配着一張動人的口，微笑的時候，又露出兩排白玉一般的牙齒。她有那瀟灑的風姿，優美的舉止。

和動人的清脆得像銀子一般的音聲。就在臨死的那年，她雖然已是二十七歲（照中國算法，應作二十八歲）的女子，卻像一個十六七歲的女兒一般。不僅舉止而且相貌上都帶了不少的孩子氣，又輕快又敏捷，又靈慧。遇着什麼可笑的事，她便大笑起來，這時候更像一個頑皮的女孩子。

她很愛清潔，然而並不愛打扮，衣服裝飾都是異常樸素，從不穿戴什麼流行的服飾。妃格念爾在一八七七年認識她的時候，常常和她底女友科爾利洛瓦（*Alexandra Korolova*）同到妃格念爾家裏過夜。她給了妃格念爾以很深的印象。妃格念爾後來自述道：「她底面貌引起了我底注意。她底鄉村式的女襯衣就代替了寢衣底功用。穿着這樣的衣服，垂着短的亞麻色的髮辮，還有那孩子似的面頰，她真像一個農家女兒……在她底端麗的農家女底小臉上誰都看得出來那孩子般的幼稚的誠實的表情。」

她極愛小孩，她又是一個極其優良的女教師。因為她懷着一顆赤子心，所以能了解小孩，愛小孩。同時她對人又有一個慈母般的熱愛，凡遇同志患病，她便為之看護。她做着看護的事，做得極溫順，極快活，極忍耐，很能得患病者底歡心。她對於被囚在監獄中的同志也很關心。時常送食物和棉衣進監去，甚至他們底較不重要的需要，她也很知道，她真是能做到體貼入微的地步了。

然而誰能料到這一個容貌端麗，態度優美，天性慈愛的女兒就是暗殺俄皇亞歷山大二世的主謀者呢！用鉛筆在一個舊信封上畫出擲炸彈地方底圖樣的，是她；指定各黨員底崗位的，是她；在定命的那一天早晨，身入虎穴，在萬歲聲中搖動手巾做信號叫同志擲炸彈的，也是她。

在這個端麗平靜的容貌之中，究竟隱藏着何種偉大的力量呢？究竟這個非凡的女兒具有何種性質呢？那麼，我們對於她底生平便不得不加以一番考究了。

蘇菲亞生於一八五三年九月一日，出身俄國最高貴族，屬於彼得大帝底女兒伊利沙白女王〔二七四—二七六一，曾與拉祖莫夫斯秘密結婚，蘇菲亞即其後人〕夫家底家系，蘇菲亞底祖父做過教育大臣，叔祖柏羅夫斯基伯爵是一個有名的將軍，曾替尼古拉一世在中央亞細亞征服了幾省，而她底父親也做過多年聖彼得堡總督。

她底父親性情暴躁，喜壓制，幸而她卻有一個溫良慈愛的母親，她底母親是一個極有智慧又很慈悲的女人，但卻爲她底父親所不喜，他不僅時常虐待這可憐的女人，他並且還逼迫他們底兒女去欺負那母親。那個溫順的好女人既過不慣那種貴族底奢侈環境，又不見愛，不見容於她底丈夫，生活對於她便成了一種苦刑；然而她還有一點人生的樂趣，就是教養她底兒女。蘇菲亞和她底姊妹一樣都是在母親底愛之懷抱中長大的。

蘇菲亞是她底父母底最幼的女兒，她底父親預備把她造成上流社會中的一小

姐」所以不要她進學校，學那些沒有用處的東西。然而蘇菲亞本人底意思卻正相反，爲了進學校的事，她不知和她底父親衝突過許多次，但在她十六歲的那一年她終於進了學校。

在她十三歲的時候，就在一八八六年那一年，革命黨人加拉考左夫（Karakozoff）刺殺亞歷山大二世的事發生了。沙皇安然無恙，加拉考左夫受了絞刑，而她底父親也因身爲首都總督防範不周的罪名，被革了職。蘇菲亞底母親便帶了她底兒女們回到鄉間別墅裏去了。

蘇菲亞和她底母親以及兄弟們在別墅裏度過了兩年的幸福生涯。本來當她在聖彼得堡時，「在她底家庭之壓迫的空氣中，蘇菲亞就學到了愛人類，愛那些受苦的人，像她愛她底受了多年的痛苦的母親一樣。」〔借用妃格念爾的話。〕現在離開了那兇惡的父親專和她底慈祥的母親以及友愛的兄弟們同處，她底快樂不消說是很大。

的。

別墅中本有一個完備的藏書樓，這時候蘇非亞有機會可以盡量地讀書了。在暑假中她底哥哥們從學校歸來，帶來了不少新出的書籍，都是當時俄國青年所最愛讀的書，如巧爾里雪夫斯基（*Tchernishewsky*）都布若留波夫（*Dobroluboff*）畢沙列夫（*Pissareff*）等人底著作，蘇非亞熱心地讀畢了這些著作，很受感動。同時她底哥哥們又向她敘述當時俄國青年中的虛無主義運動，以及社會主義的思想。這個十五歲的女兒聽了這樣的話，好像得到了一個天啟一般，心頭燃起了熱情之火，夢想着黃金似的自由之好夢。她和她底姊妹瑪利亞極力向父親要求允許她們進學校讀書，但父親總是不答應。一八六九年這個別墅不得不出賣了，因為她底父親要還很大的債。她底母親答應把別墅裏的幾件值價的家具賣了錢作蘇非亞姊妹讀書的費用。這年秋天母親又帶了兒女們到聖彼得堡，但她並不和她底丈夫同住，她另租了

房屋和蘇菲亞、瑪利亞二人住在一處。在這個和藹的家庭空氣中，蘇菲亞姊妹二人便去進高等學校，即安拉秦斯基學院，不久她們倆就和許多抱有急進思想的同學們熟識了。這般女學生中如科爾利洛瓦姊妹等人後來在俄國革命運動中做了不少的事。然而她們底父親知道她們和同學們交遊甚密便很不高興。他稱她們倆底女同學爲「虛無黨人」，他後來甚至不許這兩姊妹繼續求學。

然而蘇菲亞是不甘心受這種壓迫的，她商得了母親底同意，便從家裏逃了出來，隱匿在科爾利洛瓦姊妹底家裏。她底在盛怒之下的父親曾叫警察去四處找尋她，但後來經她底哥哥底勸阻，她底父親才答應給她一張護照，允許她以後自由行動。不過她有一個條件，就是他們完全脫離父女的關係。他叫「她永不要在他底眼前現身。」她從此就果然不會和她底父親再見面了。就在她臨死的時候，那殘暴的父親也忍心不來看他底嬌兒最後一面。

脫離了家庭後，蘇菲亞仍繼續求學。她底母親幫助她底學費。她和她底母親相愛甚篤。她常常回家來看她底慈母和兄弟。但這祇能行之於她知道父親不在那裏的時候，而且也不能在家裏久坐，因為怕遇見父親。

過後她就獻身於民衆運動，加入了柴可屋斯基團。這個團體是以青年革命黨人中宣傳社會主義的思想，最後竟宣傳到工人和農民。克魯泡特金也是一個團員。蘇菲亞在這個團體裏是一個活動份子，而且柴可屋斯基團之得以革命化，她底力量也是不小呢！

最初的柴可屋斯基團與其說是政治團體不如說是家族的團體，並沒有一定的規則，一切都是根據團員底自由合意而行。團員間彼此敬愛，互相謙讓，天才盧騷所讚頌的『人類交際之理想』他們確實做到了。所有的團員有若一家人一般，親親熱熱，



誠懇懇，異常坦白，彼此以誠心相見，連一點極微小的事也不隱瞞。而且團員間又能做到互相督責，彼此幫助的地步。大家都去了私心，一心一意謀同胞底福利爲人民服務，就是他們底唯一理想。在這樣的環境之中，自然而然地養成了團員們底光明的人格，完成了各個人底智性之發達，供給了不少的優美的精神與俄國革命運動，蘇菲亞就是其中最傑出的一個。

蘇菲亞是柴可夫斯基團中最受人敬愛的一個團員。她律已很嚴，自己過着極其刻苦的生活，而做事又是一點都不苟且，有不屈不撓的精神。她還有可驚的智力。對於每一個問題，她不僅能把牠完全了解，而且還能捉住牠底要點，又能把和這個問題關聯的其他問題透徹地觀察到。所以她得到的結論是任何人底見解所不能動搖的。她又是一個能言善辯的人。別人辯論總不免偏於一面，她却不然。她能抑制下她底熱烈的感情，以一個冷靜的頭腦來觀察一切，來駁斥別人底論據。自己一點也不誇張，深知的

自己，又認識別人。她總不斷地開拓新的進路，創造新的事業，來發展自己。和同志們底活動力。一八七一年與一八七二年柴可屋斯基團從青年宣傳改進爲工農宣傳，大半應歸功於蘇菲亞。這種宣傳的工作她差不多做了四年，很能得同志底敬愛。

在一八七三年她又認識了辛奈加夫婦，和他們同住在聖彼得堡城外一個工業區域，做教育工人的工作。這時候她已經早完成了醫藥助手底課程，不再進學校了。她底生活可從克魯泡特金底自敘傳一個革命家底回憶中看出來：

「我們底團體常常聚會我不會缺席過一次，會所是彼得堡城外的一所小屋，這是蘇菲亞用了假名和偽造的一個工人妻子底護照租來的。她出身最高貴族，父親曾做過彼得堡總督。現在她裝成一個工人底妻子，身穿厚棉衣，足履男子底長靴，頭上包着棉布巾，肩着兩個桶，從奈瓦河提了水來，看見了這樣子，誰能認出她在幾年以前還是京都最闊氣的客廳中的一個小姐呢？她很能得我們

底歡心，我們中任何人一進這房子，便向她表示特別友愛的微笑，她性喜清潔，我們有時候走過了城外的泥溜的道路，曳起污泥的農家皮靴，穿着綿羊皮走進屋來，她爲了重視屋子清潔的緣故，常和我們爭吵，然而我們還是報以特別和氣的微笑。這時她極力要在她底天真爛漫的，女孩似的，聰明的小臉上做出極莊嚴的表情。在她底道德觀念上，她是一個「嚴肅主義者」，但却決不是說教式的那一類人。如果她不满意於某人底行動，她便睨目視之；然而從她底嚴厲的眼光裏，我們仍可以看出她底光明磊落和溫柔慈愛的性情，這性情是了解人類的弱點的。祇有一次她是有點近於刻薄。說到某人時她說過一句話：「他是婦女一般的男子。」她說話時並不停止工作，她底聲音，她底態度，永遠留在我底記憶之中，不能忘去了。」

一八七三年政府對於這般和平的傳道者大行逮捕，每天都在捉人，監獄也裝滿

了，蘇菲亞底活動自然逃不掉政府底注意。在一八七三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她也就被捕了。這時候她正在亞歷山大奈屋斯基區從事煽動工人的運動，幾個工人也一同被捕了。然而蘇菲亞因了她底母親四處奔走營救，祇在拘留所裏住了一年得了父親底保釋便放免了。釋放後她便同她底母親一起住在克里米別墅，因為這個別墅並沒有被人買去。在別墅中她過了三年苦痛生活。她什麼事都不能做，因為父親雖不見她，卻派人把她監視得很嚴。

過後她得到了母親底許可，又去進看護學校，一年後畢了業。她很得醫生底信任和重視，因為她自幼就是以慈愛為懷的。對於病人有若慈母之愛兒子，百般體貼，無微不至。這時候她又逃脫了家庭底監視，再參加從前的工作。在一八七七年冬季她又被捕了。著名的『一九三人案件』也把她牽連在內，不過她底罪名較輕。允許保釋出來候審。在『一九三人案件』開審以前，法庭先把蘇菲亞傳去審訊。到了法庭，沒有看

見一個她底同志，她很覺驚奇，但立刻即宣言道，沒有她底同志們在此，她是不開口的。她既是與另外的一九二人犯着同樣的罪名，當然是在一起受審才對。第二年『一九三人案件』完結了，她得着無罪釋放的判決。但這個無罪釋放的判決也祇是形式，因爲一出庭，她和一部份被放免的同志一樣，都被引渡到憲兵底手裏，同時餐廳下了一個秘密命令，把他們放逐到北部各省，蘇菲亞被放逐阿羅加湖北面的一個小城坡文納士。

放逐的生活是她所不能忍受的，她決定在中途設法逃走。果然有一天晚上，她睡在一個小城的驛站中的屋子裏，一個憲兵躺在這屋子裏的唯一的窗戶旁邊，另一個憲兵把守着房門。這房門是向外開的，蘇菲亞早看出來了。半夜裏她悄悄地爬起來，輕手輕足地走到房門口，輕輕推開房門，小心地爬過躺在門口的憲兵底身子。那兩個憲兵睡得和死狗一般，一點也不覺得。蘇菲亞大膽地逃了出來，她在很短的時間內改換

了裝束，走到火車站，上了火車一直往聖彼得堡去了。

猛虎逃出狹的囚籠了。這時候她心裏的快樂真是言語所不能夠形容出來的。沙

皇亞歷山大二世底生命從此就保不住了。

那兩個憲兵第二天起來，發現他們底俘虜逃走了，大大地喫了一驚，連忙呈報附近地方官吏，四處搜索，然而蘇菲亞此時已逍遙地在火車上面了。

蘇菲亞到了聖彼得堡，她底同志們還不知道她逃走的消息呢！她一到聖彼得堡，仍以從前那樣的勇氣投身於革命運動中，對於宣傳運動更是異常努力。她時常向她底同志們敘述此次逃走底顛末，說得如此簡單，如此真實，而且如此可愛，與她底一生的其他可怕的冒險比較起來，恰似一朵蕊香花開於荒野的千仞絕壁之上。

一八七八年蘇菲亞加入了「土地與自由社」，這時俄國革命運動底面目已經改變了。和平的傳道底結果祇得着政府底猛烈的壓迫與革命黨人底悲慘的犧牲。於

是革命黨人改變了戰略，恐怖主義便發生了。蘇菲亞以不屈不撓的精神來參加恐怖主義的工作。像在柴可屋斯基團中一樣，她仍得着同志們底敬愛。因為她自己充滿着鼓舞人的熱誠和對於義務之最高感情，所以也能激起同志們底熱誠和最高的義務之感情來。她在青年中宣侍，得到意外的成功。她在工人中宣傳，工人也愛她底熱心和誠懇。她和米海洛夫（*T. Mikhajlov*）利沙可夫（*Rysakov*）諸人成立了俄國第一個恐怖主義的工人團體。從一八七八年夏在哈可夫監獄劫奪同黨瓦拉拿斯基（*Voinarsky*）事件起所有的恐怖主義運動，她無一不參加的。

這時候她底亡命外國的友人們約她暫時到外國休息一下，她不肯，她底答覆是：『我寧願在俄國被絞死，不願意在外國無聊地苟且度日。』她底最後的命運證明出來這不是空話！

一八七九年四月「土地與自由社」社員革命黨人梭洛維葉夫（*Solovjev*）

暗殺亞歷山大二世失敗，在絞刑架殉道後，該社中帶有馬克思主義傾向的社員如蒲列哈諾夫等便提議召集大會決定「土地與自由社」底未來的戰略，他們是反對恐怖主義的，而且相信各省同志會贊成他們底意見。然而「土地與自由社」中較激烈的社員則極端擁護恐怖主義，這一般在「土地與自由社」以內又創造了一個小團體，後來就成了「民意社」底「執行委員會」。在當時則祇稱做「執行委員會」。如在基也夫省發出的宣言就署了這樣的名字。這個小團體找到了一個重要團員，這就是啟巴爾次奇（Kibalchich），他爲了這個目的特別學會了製造炸彈。

「土地與自由社」底大會決定在伏若奈次舉行，而「執行委員會」爲先發制人計，先期在里拍次克開會，並邀請了著名南部革命黨熱利亞博夫，「後來是蘇菲亞底家人」福洛倫科（Frolenko），科洛克羅奇等到會。會議結果，決定了「執行委員會」底目的爲推翻貴族政治，用武力打倒政府，建設政治的自由，就是說承認恐怖主義。本此



精神，他們就去赴伏若奈次的大會，在這次大會裏「執行委員會」一派算得了勝利。「土地與自由社」底舊綱領並未改變，仍決定繼續民間工作，但同時也進行鄉村與城市裏的恐怖戰略，暗殺沙皇的計畫也當繼續做下去。蒲列哈諾夫派便脫離了。於是「土地與自由社」便分成兩派，熱列亞博夫與蘇菲亞等底一派稱作「民意社」，蒲列哈諾夫一派改稱「黑分派」，沙蘇麗奇，司特潘洛維奇均屬於後派。

到了「民意社執行委員會」成立以後，俄國革命運動漸漸進入暴風雨時代了，蘇菲亞也不得不放棄了民間工作，專門做恐怖主義的工作。妃格念爾敘述當時的情形道：「那時她與我剛離開了鄉村，心中還覺得非常掛念。別人要我們來參加政治的鬥爭，別人把我們叫回城市，然而我們也覺得鄉村需要着我們，沒有了我們，鄉村會更加黑暗的。理智告訴我們說，我們應追隨着我們底同志們，即政治的恐怖主義者所選擇的進路。……不過我們底心情卻不是這樣，而且我們底性情卻是與這個完全相

反的。我們底性情把我們繫連在窮苦人底世界中。這種性情，我們當時並未加以分析，但後來我們就明白是一種個人潔己之欲望，是對於一純拋潔的生活之欲望。然而經過短時間的遲疑後，我們也就征服了我們底感情，我們底性情，拋棄了民間生活所給與我們的道德上的滿足，堅定地和我們底同志們站立在一起。」

這樣地參加了恐怖主義的工作以後，蘇菲亞便把全副精力都銷耗在暗殺沙皇的計畫上面了。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十九日所謂蘇菲亞與哈爾特曼暗殺沙皇的事件發生了。我們且來詳述這件事底原委：

在像古巴比倫那般宏大的半亞洲風的古城，俄國舊都莫斯科底郊外，有一些茅屋點綴了一望無際的田野和莊園。其中有一所祇有一層的平房，因年代底久遠而敗壞了，還帶着那種憂鬱的灰色。這所房屋雖然位置在大都會底附郭，倒不覺得有什麼不合宜。因為這一帶的房屋都是這樣，不像在都會底附郭，簡直是俄國平原中的一個

小村落而已，在夏天街中生着很茂盛的碧草，生長得很高，差不多成了草地，一隊騎兵可以在那裏操練了。在秋天多雨的時候，泥地上貯滿了雨水，變成一片池沼，在其中鵝鴨很快樂地遊泳着。

一切都是沉醉在和平的空氣中。不時看得見一兩個過路人，如果他不是本地的人，那麼小孩們便眼釘着他底背影，一直到望不見了為止。如果偶爾有一輛馬車或荷車經過，車輪底聲音驚動了許多茅屋中的住民，霎時間紅的，綠的，藍的百葉窗都大開了。女郎和婦人們都伸出頭來，好像看着什麼奇怪的東西一般。

這地方的居民都是互相認識的，因為大家都生在這裏，長在這裏。但一八七九年的秋天，我們前面所說的那所灰色平房竟換了主人。新主人是兩個不速之客，是一對夫婦。他們說他們底父母就要來的。男子有三十二三歲，名叫蘇科路可夫，是沙拉託夫地方的一個工匠，又說是鐵道上的書記。他底妻子又美麗，又年輕，料理家務時又是一

個能手。不過男子卻配不上他底妻子，他不剃鬚，穿着短掛和高跟長靴，相貌很蒼老。這一家就祇有這夫婦二人，雖說他們底父母要來，但實際上卻不見什麼人來。房間空得很多，好像預備給許多人住的，糧食也買了不少；而且附近有些老年人夜裏不能睡覺時，往往聽見那所房屋底大門開闔聲，以及荷車底輪響，似乎有人自遠方來。「究竟是什麼一回事呢？」那些誠實的老百姓實在不能明白。

其實真正事實是很簡單的。這所謂夫婦二人乃是兩個恐怖主義者，而且也不是真正的夫婦。房子是用八百盧布買來的，男的是德國化學家哈爾特曼（Hartman）女的就是蘇菲亞。晚間的荷車是運火藥及其他器械來的，這所房子裏確實不僅住得，有兩個人，還有幾個恐怖主義者秘密地住在裏面，他們在掘地道，一直達到鐵道線下，復埋地雷於其中。因為亞歷山大二世從克里米回聖彼得堡，要路過此間。他們預備來炸毀沙皇底專車。本來這樣的地雷埋了三處，第一處在哈可夫，第二處在亞歷山得

洛夫斯克，都失敗了；第三處就在莫斯科。一切都預備好了。

不幸哈爾特曼先期被捕。十一月十九日亞歷山大二世底專車經過該地時，祇有蘇菲亞和西利亞夫（S. Shrigaev）兩人留在那所房子裏準備施放地雷。蘇菲亞擔任發信號。果然亞歷山大二世底專車一過，轟當一聲，地雷暴發。不幸以五分鐘的遲誤竟燬其侍從之車。因為蘇菲亞發第一次信號時，西利亞夫不會把電極接好，所以亞歷山大底專車得安然走過。許多日的心血全付諸流水，西利亞夫身殉了主義；然而亞歷山大卻安然無恙。「哈爾特曼後來却也設法逃脫了。」

在這次事件中，蘇菲亞深得同志底信任，參預莫斯科一處地道的七八個同志並甘願把生命交託在蘇菲亞底手裏，他們決定如果警察發覺出這個秘謀來，搜索這所灰色平房的時候，則請蘇菲亞點燃貯藏室裏的甜油炸藥，那麼霎時間瓦石齊飛房屋被焚，革命黨人便與民賊底走狗們同歸於盡了。不過這並未成爲事實。

一八八〇年二月五日民意社社員哈杜林 (S. Halurin) 炸燬了冬宮裏的食堂，但亞歷山大二世那天用餐很遲，又得脫險，四月蘇菲亞便到阿德沙，同妃格念爾等商議，等亞歷山大二世到克里米避暑，經過阿德沙時，掘地道埋炸藥，再演一次炸毀專車的活劇。但這個計畫在中途發生了阻礙，祇得停頓了。蘇菲亞最後也離開了阿德沙。後來在聖彼得堡也有同樣的計畫，但亦未成功。

最後在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民意社黨員終於在聖彼得堡炸死了沙皇亞歷山大二世。在這一年二月裏「民意社執行委員會」知道亞歷山大每星期日都要到米海洛夫斯基騎兵學校去，差不多每次都要走一條新路，*M. S.* 街也是一條經過的路線，他們便決定在 *M. S.* 街掘地道埋炸藥，來炸殺那個暴君。這個計畫施諸實行了。革命黨人在 *M. S.* 街開設了一所乳酪店。波格達洛維奇 (Bogdanovich) 做店主，雅基莫丸 (Yakimova) 假裝爲他底妻子。二月十四日那一天亞歷山大果然經過 *M. S.* 街，這

時候地道已掘成，但未及放入炸藥，亞歷山大又得安然走過了。革命黨人異常悔恨自己底工作之遲緩。於是「執行委員會」經過一次討論後，決定要在三月一日那一天準備完全。這第七次的暗殺計畫應該是最後的一次了，非使牠成功不可。地雷自然是對付沙皇的最好武器，但又恐怕這一次又錯過了時間，不能炸毀沙皇底馬車，所以又決定派利沙可夫，米海洛夫，格林奈夫斯基（*Greenitsky*）伊美利安諾夫（*Emelianov*）等四人帶着炸彈在 *M. S.* 街底兩端等着沙皇。

然而在二月二十七日熱利亞博夫忽然被捕了。同時乳酪店也被警察光顧，幸而波格達洛維奇應對得宜，居然把警察騙着了。這個消息給了「執行委員會」以一個大的打擊。在二十八日那一天「執行委員會」召集緊急會議，商量第二天的事。這時候才發覺出來炸藥還沒有埋好，而且四個投炸彈的人也不會預備完善。本來熱利亞博夫是指導這工作的人。他一旦被捕，工作自然不免陷於停頓的狀態。然而明天就是

三月一日，沙皇要經過M. S.街了。怎麼辦呢？

參與這一天的緊急會議的祇有十餘人，蘇菲亞和妃格念爾在內，利沙可夫等都未到場，因為形勢緊急，來不及通知許多人了。在會議中蘇菲亞提出了一個重要的問題，就是，如果沙皇明天不經過M. S.街，是否單用炸彈來對付他；全場一致地回答道：『幹！不管怎麼樣，總之明天要幹炸藥，應該埋好炸彈，應該在明天早晨做好，也許地雷和炸彈併用，也許單用炸彈，都沒有關係。』在午後三點鐘左右散了會，伊沙葉夫 (*Ishayev*) 立刻到乳酪店去通知埋炸藥的事。蘇堪諾夫 (*Sukhanov*) 和他底軍官同志們幫助蘇菲亞搬家。

蘇菲亞本來是和熱利亞博夫同住的，在他們底家裏正貯藏着甜油炸藥。熱利亞博夫之被捕是在特利哥里 (*Trigori*) 底家裏，警察逮捕特利哥里時，他正在特利哥里處，也就被捉去了。所以蘇菲亞家裏的炸藥應該急於搬開。蘇菲亞搬到了妃格念



爾底家中。

在五點鐘的光景啟巴爾次奇、蘇堪諾夫、格拉切夫斯基（*Grachevsky*）三人便到妃格念爾家中來做炸彈。在八點鐘以前執行委員會底黨員不斷地來這裏報告消息，並幫忙做事，但在八點鐘以後，所有的人都離開了，祇留下蘇菲亞、妃格念爾和三個製炸彈者在屋裏。蘇菲亞這一天過於疲倦，而且第二天又要做發信號的人，所以妃格念爾勸她暫且睡一會兒養精神。後來蘇菲亞便聽從了。妃格念爾就留着給那三個人當助手。到了兩點鐘的光景她也去睡了。第二天早晨七點鐘這兩個女郎起來了。啟巴爾次奇等還在工作，蘇菲亞便把已經做好的兩個炸彈送到沙布林（*Sablin*）和海富孟家裏去了。在八點鐘其餘的兩個也做好，由啟巴爾次奇帶起走了。在十點鐘利沙可夫等四人便來沙布林家取炸彈。蘇菲亞便指定他們底崗位，以及事後集合的地點。地雷也預備好了，福洛倫科便管着施放地雷的事。天大的羅網是安排好了，祇等

那君臨全俄的獨夫進來。

這一天亞歷山大二世的確不會經過M. S.街，革命黨人底計畫似乎又失敗了。然而蘇菲亞卻立刻表現出她底那種驚人的自制力，她一點也不驚惶，她不久就斷定沙皇會經過加塞林溝回冬宮。她立刻把計畫全都改變，找到四個擲炸彈者，另外指定新的崗位，並約定以手巾爲信號。

在兩點又一刻鐘的時候，亞歷山大二世底馬車果然走加塞林溝經過了。在輪蹄雜踏間，利沙可夫向着馬車擲了一個炸彈，轟然一聲，鐵石碎片在空中亂飛，死傷了十個侍從的哥薩克兵，馬車也稍有損壞。利沙可夫當場被捕。亞歷山大二世便下車來慰問受傷的侍從者。他並且走近利沙可夫，問了幾句話。他還自慶道：「天幸，我尚安然無恙！」利沙可夫接口說道：「我們就會明白究竟是否安然無恙！」這時亞歷山大剛走過一個青年底面前，那個青年又擲了一個炸彈，立刻平地響了一聲雷，亞歷山大和

那個青年都倒在雪地上。在煙霧消散後，那些祇顧逃命把這兩個人拋棄在地上的人漸漸回來了。侍從武官把他抬回宮去，伊美利安諾夫挾着一個炸彈忘記了他是亞歷山大底大敵，居然不顧生命危險，跑過來幫助侍從武官把那個垂死的沙皇抬上雪車。人底感情每每是這樣矛盾的。

亞歷山大一直活到午後三點半鐘。而那個炸死沙皇的青年格林奈夫斯基被抬到醫院後在九點半鐘才死掉了。在醫院裏格林奈夫斯基恢復了知覺。檢察官趕到醫院去，想探出一點消息。他問：『你底名字叫什麼？』格林回答說：『我不知道。』這正是格氏臨死之前的半點鐘，死時年才二十六歲。

在三月十日蘇菲亞也就被捕了。她自三月一日以來就沒有一定的住所。今晚在這個友人家裏過一夜，明晚又到另一個友人家過一夜。本來民意社還有幾處秘密機關，她可以自由居住的，然而她恐怕連累同志們，所以不肯去住。妃格念爾在她底自敘

傳一個革命家底回憶錄中敘述道：「柏羅夫斯加亞在她被捕前一兩天問我道：「薇娜奇」「她格念爾之緩帶」我今晚可以睡在你那裏麼？」我以驚異與責備之眼光看着她：「你怎麼會說出這樣的話？難道這還要問嗎？」她回答道：「我問你，是因為他們如果來搜索這間屋子，看見我在這裏，他們會把你也捉去絞死的。」我感動地緊緊抱着她，又把我底床頭上的手槍指給她看，我說：「如果他們真來搜索，我便拏這手槍款待他們，不是在這裏」……」

波蘭女革命黨人利娜 (Rina)在她底聖彼得堡旅行記「見司特普尼克底地底下的俄羅斯一書中」中也敘述到三月一日以後的蘇非亞。我已把那篇文章節譯出來，附在本文之後，現在在這裏就不必重述了。

三月三月沙布林等底家被搜索，海富孟被捕了，沙布林當場用手槍自殺了。米海洛夫開槍拒捕，也被捕了。在三月十日蘇非亞被捕後，啟巴爾次奇被房東告發，也就被

捕了，當時福洛倫科來訪啟巴爾次奇也及於難。亞歷山大三月底反動更是厲害了。

蘇菲亞本來可以逃脫的，從利娜底彼得堡旅行記看來可知當時同志們很希望她能暫時離開首都到外國去，至少也到外省去。她卻堅決地拒絕了別人底勸告。她從前在T. 街用『瓦羅華』名字爲熱利亞博夫租的房子也遭警察光顧，不過『瓦羅華』已早搬起走了。蘇菲亞當時常到一家牛乳店買牛乳，賣牛乳的女人認識她，警察署便叫這婦人伴着一個警察巡行全城去找尋那個名叫『瓦羅華』的女子，後來果然在聖彼得堡底最熱鬧的大街奈夫斯基路中找到了蘇菲亞，便把她逮捕了。

爲了審判謀殺沙皇者的緣故，一個特別的法庭組織起來了。最初利沙可夫一個人受着秘密審訊，當時曾有利沙可夫洩漏革命黨底秘密之謠傳，這是不確的。熱利亞博夫在監獄中寫信給檢察官說他是這事件底主謀者，所以他也被牽入這案件裏。後來海洛夫，海富孟，啟巴爾次奇，蘇菲亞四人也被控爲謀殺沙皇者。

判決是早定好了的，所謂審判不過是一幕滑稽劇而已。在審訊期中，蘇菲亞底母親從克里米來看她底愛兒，蘇菲亞並不和她底母親多說話。她像一個病弱的小女孩一樣，流着淚，把頭放在母親底膝上，動也不動。在她底囚室裏日夜看守着她的兩個獄卒看見這樣的情景也受着感動。

在法庭上蘇菲亞先發表了一篇短短的演說，她雖然是個女人但要求不要和她底同伴們分開，她願分享他們底命運。

在審訊的時候，法庭方面替被告選定了律師，唯有熱利亞博夫拒絕了，他說，他自己能夠辦護。果然他底在法庭上的一篇演說曾感動了許多人。被告方面的律師也都是有名望的，然而判決已早定好，無更改之餘地。這一切祇不過是騙人的手續而已。結果六個被告一律被判處死刑。檢察官在他底案情節要中列舉蘇菲亞底罪狀，有一節是：

『在柏羅夫斯加亞底罪狀中有一點是應該特別注意的，我們能夠想像到一個政治的陰謀，我們能夠想像那些陰謀者採用最殘酷最激烈的方法，我們也能夠想像一個女人會參加這個陰謀。然而說一個女人做了這陰謀底主動者，一切謀殺底布置都是出於她底手，她還極其冷靜地指定擲炸彈者底職任，親手畫出地圖指定擲炸彈者底崗位，而且這一個女人既做了這陰謀底主腦後，又去親眼觀看牠底結果，甚至跑到離出事地點祇有幾步遠近的地方以親見她自己底手藝而自豪——這樣的一個女人會做出這樣的事，常人底道德感情對之是無法了解的。』

蘇菲亞底律師凱德林 (Kerlin) 在他底陳述中說道：『……當你聽說一個女人居然參加這個大罪，你一定以為她是一個怪物，一個空前的匪人，然而你在這個法庭中會見她時，我相信你底第一個印象會立刻改變到相反的一方面的。至少我是

如此，我底關於她的印象現在是和我未見着她時的想像全然不同。我現在看見的是一個謙遜的女兒，她底態度毫無使人覺得可怕，可厭的地方……我想她向你們所作的坦白的自認，她一點也不替自己辯護，以及她對於你們所控告她的罪名的態度，都明白地表示出來她連一點虛僞底影兒也沒有。」

最後法官問蘇菲亞有沒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說，她答覆道：

「檢察官放了一大堆罪名在我們底身上的。關於這案件底普通的事實我並不想再說什麼，因為我在以前的口供裏已經一一承認過了。然而要把什麼不道德，什麼殘酷，什麼不顧公衆意見底罪名加在我和我底同志們底身上，我却要聲言反對。凡是和我們相熟識的人，以及明白我們底生活與我們工作底情形的人，是不會舉不道德或殘酷來責備我們的！」

審判底結果是六個人一律判決死刑。這個判決並不驚人，這是誰都料到的。然



這種六重的謀殺究竟也是可怕的事，何況其中還有兩個女子，在俄國從來對女子是不處死刑的。所以在三月二十八那一天哲學家梭洛維約夫（V. Solovieff）便開會反對死刑底判決。在他底動人的演說中有下面的一段話：

『明天判決就要宣布了。現在在那邊，在石壁之後，人們在商量怎樣殺掉那些被解除了武裝的人：……然而如果這個工作果然完成了，如果俄國皇帝——基督教人民底領袖——蹂躪了訓戒，殺掉了這些人，如果他帶着血跡進這裏來，那麼俄國人民——基督教人民——便不能夠再跟隨着他了。俄國人民會離開他了，自己走自己底路。』

這篇演說感動了不少的人，全會場中都響着同樣的叫聲：『特赦寬恕！』

三月廿九日死刑底判決宣布了。執刑刑在四月三日（即公曆十五日）這六天以內，全俄國甚至全世界都激動起來了。誰能相信這六重的謀殺會見諸事實呢？託爾斯太

曾寫信給新皇亞歷山大三世勸他不要擊這六個人底血來染紅他底寶座，然而這個大文學家底話是沒有人聽的！在四月三日死刑就執行了，但海富孟因爲有孕的緣故，她底死刑被延期四月。所以在那一天以英勇的態度上死刑台的祇有五個人。

這一天早晨，蘇非亞從第一拘留所被憲兵牽了出來，她穿着黑色的囚服，他們使她仰臥在馬背上，胸前掛着一塊牌子，上面寫着：「弑君者。」然後又把她底雙手縛得很緊。她叫道：「把繩子放鬆一點罷，牠弄傷我了。」「你不久還會覺得比這更壞的呢！」這便是憲兵隊長底回答。於是馬車便風馳雲飛般地跑去了。

她底母親在牢門口等着，要和她底愛兒見最後的一面。看見了這一切的情景，親見着她用慈愛所養大的一个如此可愛的女兒這樣被人糟躪，更想到這女兒在一瞬間便要絞死在那可怕的絞刑台上，她底心裏不知會感到何等的痛苦。然而她是弱者，這一切都祇得忍受了。眼睜睜望着那載她底愛兒到死路上去的馳去的馬車的她

底心情，在我，無論如何是不能用言語形容出來了。對於這個白髮的母親，難道世間還有更甚於此的殘酷的舉動麼？

絞刑台是建立在西米洛夫斯基廣場裏。五個囚人都被帶到了。於是熱利亞博夫〔農夫〕米海洛夫〔工人〕啟巴爾次奇〔牧師的兒子〕利沙可夫〔中等階級的市民〕蘇菲亞〔貴女〕便上了絞刑台。蘇菲亞先和她底愛人熱利亞博夫吻抱，然後再吻抱其他的同志。她底最後的話是：『媽媽我們永別了！』

四月十六日的哥洛尼新聞 (*Kölnische Zeitung*) 上載得有一則俄國通信如下：

『我在東方看過十二次死刑底執行，但從不曾看見這樣的屠殺。啟巴爾次奇和熱利亞博夫異常安靜，米海洛夫顏色稍帶灰白但很堅定，利沙可夫面作深紅色。蘇菲亞表示出非常的精神力。她底兩頰還保留着玫瑰色，而她底毫無一點

虛飾的莊嚴的面貌上更充滿了真正的勇敢和不屈不撓的精神。她底容貌是安靜而平和；一點誇張底表示也沒有。」

這便是蘇菲亞底最後，而且這是出於一個資產階級通信員底手筆。誰能說她是一個暴徒呢？

在午前九點十五分鐘蘇菲亞便離開了這世界，年僅二十八歲。然而她底精神卻是永遠存在的。

蘇菲亞誠然是一個溫柔可親，而且有一個愛人類的黃金似的心；但同時在做事的時候，卻又是一個陰謀的天才。她是下列三種特性的混合一體：一，深遠廣大的能力；二，熱心激烈的性情；三，鐵石一般的意思。

司特普尼克批評蘇菲亞說：「她底精力可比譬成一個饕餮者底胃，牠把萬事咀嚼下去來裁斷，一個人可以做許多人底工作，從不知道困倦。而她底在青年中神出鬼

沒的煽動底本領，實爲她底擊手好戲。她底遊說力是如此可驚：那種明快的論理帶着崇高的道義之熱情地說出來時任何人都要感服的。

『她是一個極能幹的組織家。以她底銳敏的透徹的精神，她能夠把那些關係於重大工作之成敗的極細微的地方捉摸到。在做預備的工作時，她又表現出驚人的能力，她能自制，又有先見。她決不肯洩漏秘密。有時一句話就可使全盤的事體毀壞，她是一句話也不告人的。……她底保守秘密之程度竟到了極點，差不多使人不相信了：她底私人的親密的友人和她同住數月，也不能夠知道她在做些什麼事。』

『她因爲久處於革命黨的環境之中，故有知人善任之明，也有領袖之才。然而她之統御人並不用什麼術策，祇以崇高的道理，堅定的性格，熱烈的同情與乎獨特的遊說力，人們會自然地集在她底指導之下。總之因爲她有崇高的道德觀念，和無限的獻身之熱情，所以能夠感動所有和她相熟識的人。』

「她底意志力之堅強也和她底智慧力相等。原來在俄國當時的情形之下要繼續不斷地做陰謀底工作，實在是危險中的危險事，難事中的至難事。這種工作恰像地獄的火一般銷耗盡了最壯健的性質；因為那個難調和的「革命之神」不僅需要牠底信徒們底生命與血液做祭品，而且也需要牠們底腦筋和骨頭底精華，甚至他們底最深的靈魂。否則牠便會殘刻無情地拋棄了他們。然而我敢說這可怕的工作一點也不能動搖蘇菲亞底意志，

「她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在我們底陣營中過了十一年，她經歷過了不少絕大的損失，全盤的失敗，但她卻永不困倦地在準備新的工作。她知道如何把她底心裏的神聖的火星保持得完完全全。她從不羣那憂鬱的，悲哀的嚴格「義務觀念」來束縛自己。不管她底刻苦和自勵，不管她底表面上的冷靜，實際上她卻是一個充滿浩然之氣的鼓舞人間的天使。在她底武裝的甲冑之下仍有一個女性底優美的心在鼓動着，我

們應該承認，女人是比男子更賦得這種「神火」的。俄國革命運動之所以有宗教般的熱心，大半應歸功於她們；祇要她們一加入革命運動中，革命運動便是難克服的了。

「她不僅是一個組織家，而且自己常身先同志去蹈危機。她迷人的魔力全在於此。當她以她底似乎透入別人底心之深處的透察的眼光定在一個人底身上，用懇切的態度說：『我們去罷，』誰能夠回答她說：『我不去』呢？她自己常常甘願去蹈危險，據她自己說這是『幸福的。』……」

妃格念爾在她底自敘傳中批評蘇菲亞道：「誰看見她底外貌底樸實，定想不到她所出生以及度過她底小孩及少年時代的環境；而她底平常的面部底表情，她底柔和的面貌，又使人想不到她底堅強的意志與堅定的性格。大體說來她底天性中包含着女性的溫柔與男性的嚴厲二者，她對於工人，溫柔慈愛得像一個慈母；對於同志，卻

毫不肯寬假；而對於她底政治的敵人——政府，卻是異常殘酷，這種特性差不多使得蘇堪諾夫戰抖起來。蘇堪諾夫底理想的女子是不能有這特性的。

『柏羅夫斯加亞和我們當時的理想相合，是一個極其嚴格的禁慾主義者。我用不着敘說她底日常生活是如何的簡單與樸素，我祇舉一個表明她對於團體底基金態度的例子。就在三月裏的一天，她來到我家裏說，「借十五個盧布與我。我把那筆款項用在藥品上了，這是不能從普通帳上支出的。母親給我送來一件絲的跳舞衣；裁縫答應替我出賣，我掣這筆錢來還帳。」我想我們之中還沒有一個人曾是如此嚴格地自己否認的。』

妃格念爾又敘述蘇菲亞很受麥秀根（*Myskin*）底人格之影響。實在一九三二人案件中的英雄麥秀根會感動過大文學家都格納夫。都格納夫預備掣麥秀根來做主人翁寫一部小說，可惜死把他底工作阻止了。蘇菲亞也曾為麥秀根底人格與演



說所感動，她想設法使他從哈可夫省的齊古葉夫中央監獄逃出來，但終沒有成功。

『柏羅夫斯加亞最愛的兩個同志都是有卓越的精神力的人，然而卻是完全相反的兩種典型——一個賦得有莫大的光彩，這是熱利亞博夫；一個完全沒有那種光彩，這是福洛倫科，她和他底友人們都稱他爲「米可諾」。我是在伏若奈次會議裏才初次會見這兩個，而柏羅夫斯加亞卻已早認識他們了，她向我說了不少關於他們兩個的事。我們可以看得出來她雖然尊敬「米可諾」，而熱利亞博夫實得着她底最熱烈的讚美與崇拜。』

克魯抱特金在他底自敘傳中批評她說：『柏羅夫斯加亞是一個徹頭徹尾，異常堅定的「民衆主義者」，同時又是一個革命家，一個鋼鐵一般堅強的戰士。她並不以爲工人和農民有理想的美德才來愛他們，爲他們勞苦，他們是怎麼樣她便把他們當作怎麼樣，她曾向我說過：「我們已經開始了偉大的事業。也許兩代的人都要犧牲

來從這種工作，然而無論如何這工作總是應該完成的。」我們底團體中的女同志沒有一個曾在絞刑台前退縮的。他們中誰都不怕死，然而卻沒有一個人在單純的宣傳時期中會想到這個命運。柏羅夫斯加亞底常見的肖像是非常之好。這能表現出她底熱烈的勇氣，靈敏的智慧與仁愛的性情。她在登絞刑台以前寫給母親的信最能表現出女人情感裏的慈愛的靈魂來。

蘇菲亞寄給母親的信是這樣寫的：

『我底親愛的，至愛的媽媽：我每次想到你，想到這次的遭遇給與母親底心上的打擊，我總覺得說不出的難受。請你自己寬慰罷，不要過於悲傷。我對於我底命運一點也不怨恨。我要安靜地等着死刑之到來，因為我久已盼望到這樣的命運，而且知道牠是遲早必來的。親愛的媽媽喲，相信我，我底命運並不是十分可悲的。我底命運乃是順着我底信仰自然得到的結果。我已依我底信仰之指示而生』

活，我實在不能夠另走別的道路。因此我等候着命運，任隨什麼樣的命運到來，我都安然地甘心承受。祇是母親喲！我底唯一難堪的苦痛是什麼？這就是……親愛的母親喲……我至愛的母親喲，我想到你底悲哀，你底苦痛，我底柔腸寸斷了。這難堪的思想壓迫着我底心，我不知道要怎樣做才可以除掉牠。

『我最親愛的，至愛的媽媽喲，記着你還有一個大的家庭。在那安全的家庭裏還有你底不少的愛兒，大的和小的，他們都還需要你，需要你底溫暖的慈愛，你底偉大的精神力。你若祇是一味心軟地忘不了我，這是不對的。我一直到現在都蒙着你底掛念。我是很感激。恨祇恨我不能夠把我自己升高到你底道德的高度。然而每當我覺得自己在飄搖，自己有點軟弱的時候，一想到你，我底精神就強健起來了，你底容顏把我支持住了。我不說我對於你愛慕；你曉得從我底童年以來你就成了我底最深刻最熱烈的愛情底對象。我底最大的苦痛乃是爲你焦

慮。我希望你會安靜自己。我最深愛的，最篤慕的母親，你能了解你底女兒底這一點苦心，請不要爲我底命運而悲傷罷。請你寬恕我做了使得你悲傷的事。不要多多責備我；母親底責備，在我是再悲苦不過的。

『我心裏想時時吻你底雙手，我跪着請求你不要對我發怒。所有家人親戚處也請母親千萬爲我致意。』

『我底親愛的媽媽，我沒有一件小事請求你。請給我買幾條領子和袖口來。領子最好窄一點，袖口，因爲這裏面不許用帶花鈕釦的，用普通釦就可以了。衣服也破舊了，在出庭受審之前，我自己須得把牠修補一下，在未能再見面時，且暫時分手罷，我底親愛的母親。我再說一次，請你不要悲傷，不要爲我而苦惱，而傷及你底身體。這是我底最後的請求。我底命運究竟也並不是十分悲慘的，請你不要爲此傷心，千萬！』

你底愛兒蘇菲亞

一八八一年三月二十二日（即公曆四月三日）

## 附錄 聖彼得堡旅行記

利娜（波蘭女革命黨）

### 一

一到聖彼得堡，我便去找我底老友杜夫人。她是我底同國人。我知道她雖然不會直接參加過革命運動，她那裏卻有一個革命黨底秘密集會所，因此她一定能夠把一切重要的消息告訴我。她對我之來極表歡迎。她告訴我果然有些恐怖主義者時時到她那裏來……

我離開聖彼得堡已有數年，我想近來一個虛無黨人底生活一定是十分可怕的。杜夫人告訴我，在每一次新的暗殺事件發生之後，便有一個短時期工作是非常

困難的；然而暴風雨一過，一切又都平靜了。現在便是在死一般的寂靜之中。

我沒有護照，因此很是焦急。然而杜夫人極力安慰我說，這一點也不要緊，我用不着害怕……

第四天我在杜夫人家裏會見了海富孟，這是我和她見面的第一次。

她底臉上使我感動的，就是她底嘴唇邊，她底眼睛裏的一個形容不出來的苦痛之表情。杜夫人剛剛把我介紹給她之後，她便立刻意氣激昂地暢談「事業」，暢談各派底綱領，暢談「民意社紅十字會」等等。

此後我見過她多次。她給了我以一個良好的印像，使我相信她是那些最誠實，最質樸，最謙遜的女人中之一個，她獻身主義之忠誠是言語所表示不出來的；然而她卻沒有一點發意獨創之力。

她底丈夫科洛克維奇被捕於我到此地之前數日。雖然這時候重憂壓着她底心，

而且常常不由她自主地在她底眼內，臉上，聲音之中表現出來，她總是毫不困倦地做黨底工作，凡同志們有事托她做，她未有不努力從事的，杜夫人及其他知道她的人都說她底溫良是無人可比的。

她似乎沒有時間來想到她自己私人的事和她自己底悲哀，也許她是羞爲此事的。

我記得有一天她交了一張紙條給杜夫人，托杜夫人轉交給斯某，這斯某常與憲兵通消息，由那個憲兵她便可傳遞書信與彼得保羅壘中的囚人。她要求杜夫人把這紙條轉交給她底丈夫，這時候她底聲音裏露出了一種不可抑制的悲哀。這是多末悲痛的聲音呵！

不幸這時候和堡壘中的通信斷絕了，她底紙條自然無法交到她底丈夫手裏。我又看見杜夫人又把紙條還給她。

海富孟常到杜夫人家來，全家的人，甚至於那個老祖母也都是愛她的。

我看出她是很羞澀的。無論什麼時候，她們請她用餐或吃一點東西，她總是推辭。她很少在杜夫人家喝一杯茶，不過我知道她時常是很飢餓的，因為她是異常之忙，常常沒有時間回家用餐。

我因為天晚上要找宿處，所以便去過了很多人家，到處都聽見人說起海富孟底名字，青年人說到她，更表示絕大的敬意。學生們十分愛她，敬她，他們很歡喜游來訪他們。她極其熟悉革命黨中的一切新聞，這都是社會上一般人所注意，特別青年學生所關心的。她底衣袋裏和她底從來沒有離過手的大皮包裏總是裝滿了『執行委員會』底宣言，民意雜誌，以及爲「救濟流放人，政治犯，或援助秘密印刷所的緣故而發行的彩票，而舉行的音樂會跳舞會，遊藝會底入場券。她知道許多人底地址，她可以隨時和重要的恐怖主義者約定地點會面的。



有一天她給我帶來了蘇菲亞底消息。她說蘇菲亞如果不病，便要來看我。

二

數日後我在老友阿利林家會見了蘇菲亞。她底臉白得像一張紙，幾乎舉不起足，一進屋便頹然倒在躺椅上。

她來向阿利林領取他按月募得的捐款，數目並不多，祇有一百盧布左右。不幸阿利林尚未收到這筆款。我底衣裝中恰巧有一百盧布，不過這是別人托我帶到聖彼得堡來交給某人的。我說我願把這筆款借與她過兩天；她底面貌是非常憂愁，而且我想要不是爲了特別的急需，誰也不會在晚間十一點鐘，在她那樣病弱的狀態中，跑來要錢的。然而蘇菲亞不肯接受我底提議，她說她並不能確定能否在這樣短促的時期中還給我。同時她告訴我，她真是一錢莫名了，她被一個偵探跟着，不得不改換幾次馬車

來逃避。她又說她還不能確定究竟她曾否逃出了偵探底掌握，警察隨時可以來阿利林家逮捕她。她應該立刻離開此地，我們把所有的錢都給了她。至於阿利林，他是一個老狐狸，他底家裏沒有一點與革命黨有關的東西。不過我底衣袋裏有一捲民意雜誌。我們打算把牠們燒了，然而蘇菲亞一定要帶去，她說燒了可惜，並且放在她底身上，她若被捕，警察們發現了這一捲報也不會再加重她底罪的。

她急忙地走了；在臨去時，她說她在第二天願意和我約定一個地點相會，祇要她還是「活着」（這就是說「安然無恙」）的話。我們約定了地點和時間。然而她不會來，我非常恐怕她已經被捕了。第二天游珊來安慰了我。蘇菲亞並沒有被捕，不過病得非常厲害，不能夠離家。

這些事是發生在三月一日之前兩三天。後來我才知道在我與她在阿利林家會面之前一日熱利亞博夫被捕了。

三月一日是星期日，在這一天早晨我走到G地友人娜狄亞家。G地在當時算是全俄最平靜的地方之一。

星期一早晨我聽見娜狄亞底女僕說起三月一日大事件之謠言。午後一點鐘光景本區的牧師來說他聽見從聖彼得堡回來的鄉民說起這件事。晚間娜狄亞底姊姊帶了報紙來……

於是可怕的日子便來了。苦刑嫌疑，恐怖之日子來了。世界之末日似乎到了。每一份新報紙帶來政府殘酷地壓迫虛無黨人之消息，還有警察底不斷的新發現之消息。隨後T街的可怕的事變又來了，一個無名者底自殺。逮捕復逮捕。虛無黨人一個一個地，或一羣一羣地被逮捕了。

【註】T街即 *Tulejnaia* 街。海富孟與沙布林同住在這街上。警察來逮捕他們時，

沙布林以槍自殺，海富孟被捕去了。「無名者」即指沙布林——譯者

後來我實在不能夠再忍耐下去了，便決定到聖彼得堡去。

這是星期四，慘雲悲雨鎖住了這名都，壓倒了我底心靈。街燈，房屋，洋台，窗戶都似乎蒙着一層悲哀之面紗。

我直向杜夫人家走去。全家人都聚焦在屋內。每個人底臉上都帶着一種狼狽的恐懼。杜夫人見了我進來不禁失驚叫喊。其餘的人也不見得比她較鎮靜一點。

『什麼邪風把你吹到這裏來？你爲什麼要跑進這可怕的地方來？你不知道我自己也受着警察底監視麼？你想在這時候我能夠把你隱藏在什麼地方呢？』

杜夫人說這些話的時候聲音和態度都是十分激動，她在屋裏踱來踱去，偶爾又立在我底面前，露出異常焦急沒有辦法的樣子……

忽然進來了一個華服的太太，她說願意和杜夫人作密談。這時候一屋的人都沈默不作聲了。我們又疑惑又驚惶，因爲杜夫人底妹妹在幾點鐘前不見了。沒有人知道

她在什麼地方。我們這時候以為一定有什麼禍事發生了。

不久杜夫人回來了，她把我拉在一邊，向我低聲說這位太太是蘇菲亞派來找我的。

我幾乎歡喜得跳了起來。她還是『活着』顯然是她想到外國去。我祇想到她除了偷越國境一件事外，決沒有其他可以用得着我底地方，因為那是我底特別任務。

充滿了這些快樂的思想，我進了蘇菲亞底房間，她在那裏等着我。她看見我進來，便走來迎接我。我便說我知道她決定到外國去，我很歡喜。她望着我，好像聽着什麼完全不可了解的話語一般。

我知道我底猜想是錯誤的了，便勸她離開首都，在這裏別人正在緝擊她。當時我還想不到她對於三月一日事件有很大的關係，然而她在莫斯科地雷事件中的職務，已被哥登堡供了出來，而且見於報紙，在我看來這一件理由便夠使她這時候離開彼

得堡了。

然而她堅決地否定了我底一切提議，她說：「在如此重要的時期中離開首都簡直是不可能的事。在這裏有許多事待做，許多人待見！」

她對於革命黨所得勝利，非常興奮。她相信着將來，覺得萬事都是有希望的。她堅決地拒絕了我底懇求，她又說明她有什麼事要我。

她願意知道點關於謀殺皇帝者底審判的消息。她知道我與某「達官」認識，這個人是和最高警務部有關係的，雖然政府方面對於這次審判之準備是非常嚴守秘密的。這個「達官」總可以給我們一點消息。蘇菲亞所托我的就是這件事。她非常焦慮。她所愛的人「即熱利亞博夫」也是在被告之中。他雖然被牽連在本案內，不過他先期被捕，並沒有直接參加三月一日的事件；蘇菲亞希望……

我告訴她說我不僅願意去找那個「達官」，而且如果她以為是值得的話，我這

願意去找我底「憲兵」幾年以前我在擔任與政治犯秘密通訊之工作的時候，曾和他生過關係的。

這一點蘇菲亞卻不贊成，她說我底「憲兵」已經和虛無黨斷絕了一切關係，如果我去找他，他會把我立刻送到警察局去的，再不然要是他怕我供出他來，也會派一羣偵探來跟隨我，無論如何他是不會告訴我們什麼的，也許他自己就一點也不知道。至於那個「達官」，倒用不着害怕，他本人不能夠做這種卑鄙的賣友之事，而且在有些地方他是真心同情虛無黨人的。

我決定明早十點鐘去見「達官」。蘇菲亞很願早得回音！然而她籌畫了許久，總不能在晚間六點鐘以前和我相會。我覺得很奇怪，她便向我解釋她如何分配時間。原來明天她有七處約會，而且七處地點相距很遠，我們底談話完畢後，蘇菲亞便叫我們這次相會處的這一個家庭裏的一個青年到戶籍局去查問我底「達官」底住址。

菲亞又叫一個年輕的姑娘（這家庭底密友）去給我找一個宿處，因為我會告訴她說我現在需要一個宿處。

這時候祇有我們兩人在屋裏了，我又請求她到外國去暫避一下。我又說如果她以為她這時不應該離去俄國，那麼她可以在邊境上的一個小城裏去，我可以伴着她在那裏過兩三個禮拜。她不聽我底話；她還譏笑我底懦弱，不過這也是出於好意的。

她連忙轉過話頭。她告訴我那個投了炸彈在皇帝足下與皇帝同歸於盡的青年是誰。她又告訴我在 T 街自殺的人是沙布林。他是我幾年前的舊交。這個消息使得我不禁戰抖起來。

等那位出去給我找宿處的姑娘回來了時，我們便分別了。菲亞問我要不要錢來打扮自己，以便去見我底「達官。」這一次她底袋裏卻裝滿了錢，然而我說我用不着錢，因為我已有了全套很好的衣服。



第二天我便去見「達官」，他待我之客氣，是我不曾意料到的。他把一切重要消息都告訴了我。這消息實在使人不歡！熱利亞博夫和其他諸人底命運都斷定了，沒有改動之餘地。所謂審判祇是形式而已，手續而已。

六點鐘光景我帶着這個消息到我和蘇菲亞約會的地點。蘇菲亞到九點鐘才來。我看見她進來，便長嘆一聲，算是放了心。我們兩人底臉上都帶着愁容；我因為等了她許久不來，驚懼交集，她呢，據她說她是十分疲倦，也許另有其他的原因。主人把茶壺端上桌來，便讓我們兩人留着密談。

我把我所得到的消息立刻完全告訴了她。我不曾看她底臉，因為她底眼睛埋下去了。當她抬起眼睛時，我看見她全身在戰抖着。隨後她便握着我底手，俯下頭倒在我底身上，頭埋在我底膝上。她這樣過了幾分鐘；她不哭，祇是戰抖。後來她站起來，坐回原位，極力鎮靜自己。突然她握着我底手，握得異常之緊，使我覺得痛了。

我記得我曾向她提議，叫她到阿德沙去找熱利亞博夫底家人親戚來看他。然而她回答說，她並不知道他們底確定的通信處。而且如今太遲了，趕不及在審判之前到聖彼得堡來。

「達官」很驚奇，熱利亞博夫自己宣言他是沙皇帝暗殺事件之主謀。當我把這個意思轉達給蘇菲亞時，她回答道：

「這沒有別的辦法。因為利沙可夫一個人底審判太單調無味了。」

我又告訴她，「達官」曾說熱利亞博夫底勇壯以及他底崇高的氣概，真令人景仰不已。這時候我看見她底兩眼發了光，雙頰又有了玫瑰色。這顯然是她底最大的安慰。

「達官」又告訴我，所有的被告都知道他們底命運在等着他們，然而他們在死之前都表示出驚人的鎮靜與坦然，毫無恐懼之色。

蘇菲亞聽說，不覺長嘆，她很感痛苦。她想哭，但卻極力自制，然而一刻間她底眼裏便含滿了淚珠。

這時候謠言傳遍全城說利沙可夫洩漏了什麼秘密。然而「達官」卻極力否認。我記得我把這事向蘇菲亞提說時，我又附加道也許連「達官」本人也不知道。然而她卻回答說：

「不，我相信他底話全是真的。關於這一點，他也不會錯。我知道利沙可夫，我相信他不會招出什麼；米海洛夫也不會的。」

她便告訴我米海洛夫是怎樣的人，在恐怖主義者中姓米海洛夫的人很有幾個。她又叫我去警告我底一個朋友說，友朋中已經有人密告了他，要他留意。

差不多一直到中夜，我們才分別了。她願意先走，然而她卻是疲倦異常，幾乎站不起來。這時候她不大說話，她底聲音甚微，她底話也很短。

蘇菲亞和我約定明日午後兩三點鐘之間再到這裏來相會。第二天我於兩點半鐘到此，她已先來過，不及等我便去了。從此我們便無緣再見。

兩天以後她便被捕了……〔下略〕

自司特普尼克底地底下的俄羅斯中譯出。

## 五 薇娜妃格念爾

Vera Figner

今年讀到一本最好的書。幾月前寄友人君毅信曾說：『昨晚重讀妃格念爾底自敘傳，流了不少的眼淚。我在哭我自己！』可見這書感我之深了。實在這部書像火一樣點燃了我底獻身的熱望，鼓舞了我底崇高的感情。我每讀一遍，總感到勇氣百倍。同時又感到無窮的慚愧。我覺得在這樣的女人底面前，我實在是太渺小了。

妃格念爾是什麼人呢？她底名字在前章「關於蘇菲亞的一章」內讀者已經看見過了。現在且讓我詳細地把她介紹給諸位罷！

法國文豪法蘭士所稱爲『俄國革命之貞德』的妃格念爾於一八五二年六月二十四日生於俄國加善省的一個貴族家庭。她底祖父是一八一二年的一個有名的將軍，但她們四姊妹後來都投身於革命運動之中，她底二妹狄亞曾加入過一個革命團體，從事工人宣傳運動，被判處懲役罪，後來被元老院將判決減爲終身流放於西伯利亞；她底三妹愛屋金尼因牽連着冬宮炸藥事件在一八八〇年被判決流放西伯利亞；她底四妹阿爾加，也跟着她底丈夫到西伯利亞流放地做教育民衆的工作。

薇娜幼年時代的生活是很幸福的生活，她有和露慈祥的母親，又有很友愛的妹妹。她對於她們的愛情都是無限的。一八六三年她進了女學校讀書，在一八六九年就畢業出來。在學校裏時候她有一次讀了奈克拉索夫底長詩莎霞很受感動。她在自敘

傳中曾說過：

『人的性格常常是在人們，書報，和周圍的生活等等底暗中的影響之下造成的。然而有時候此等要素之一居然會在你底心靈中刻了一條很深的印跡，造成了一個新形成的性格之根抵。奈克拉索夫底莎霞，本來是教員波非葉夫掣給我們來分析的，這長詩對於我底發達卻留了一個這樣的根抵。』

奈克拉索夫原詩底內容是一般人所熟知的那個聰明而多才，善於言辭的阿加林從都會中去到一個寂寞的鄉村裏。在那裏他遇着了一個智性尚未發達的青年女子。他開始使她有了一種新的覺悟，和她說起社會問題以及爲人民謀幸福之工作。受了這種說教底影響，理想的渴望與問題就發生於莎霞底心靈中了。然而一兩年以後莎霞重遇見阿加林時，她對於他便感到了一種幻滅。在莎霞底眼裏這個如今在精神上智性上正繁榮的阿加林不過是一個虛浮的空言者，他『飄游各處，想做出什麼偉

大的冒險事業，到處散佈他底雄辯的話語，然而他祇限於空談，決不曾做過一件實在的事。這樣莎霞對她底『英雄』便感到很大的失望。她發現出他底言論是和他底行為全不符合的那麼，言論縱然是十分美麗，又有什麼用處呢？所以最後她便不再相信他，終於離開他了。

這首詩打動了十五歲的妃格念爾底心靈。她說『我反覆地沉思着這首詩，在我底這十五年中我從來不曾沉思過。這首詩教我怎樣生活，這首詩給我指示了一個值得渴慕的目的。牠所教給我的是：我底話語應該和我底行為一致；從我自己，從別人都應該要求這種言行一致來。這就變成了我底生活之標語了。』

薇娜畢業後就回到家裏。那時候她底父母都住在鄉間。恬靜的，樸素的，美麗的鄉村底環境對於這女兒底心靈之發展自然有很大的幫助。她由母親底介紹又得讀當時著名鼓吹新思想的雜誌如俄語，現代人等四五種。這時候的薇娜有了相當的學識，



又有富裕的家財，更有迷人的美貌，似乎在她底前面就有一個幸福的將來了。她底命運，誰個女兒不羨慕呢？

然而在她自己，事實卻不是如此。她說過：「有一夜我從夢中醒起來，這是夏天，人都睡了，不過我們底兩個親戚還坐在洋台上閒談。一個是母親底妹子瓦倫加，一個從加善來看我們的表姊。她們在談論我底二妹利狄亞和我自己。瓦倫加說：「利狄亞會變成一個很好的婦人；她會是有用的人。然而薇娜卻祇是一個美麗木偶。她倒很像那個掛在她底房裏的好看的紅燈籠。在向外的一面是很好看的，但在靠着牆壁的一面卻是空的。」我把頭埋在枕上，傷心地哭着。這時候一邊流着眼淚，一邊問我自己怎樣才會做一個好人。」

在這時候她已由叔父底介紹開始讀虛無主義之創始者巧爾涅雪夫斯基等人底著作了，但她還不能了解這些著作的。在鄉間過了幾個月安閒的無目的生活，薇娜

覺得厭煩起來了。她想至少應該找一點事做才行。做女伶去演戲麼？做女教員麼？她想了許久。做女伶她又十分願意；而做教員，她又覺得自己底能力不夠。她底三妹愛屋金尼在預備進女學校的時候，曾在她那裏補習功課，她由這個經驗明白自己還沒有做教員的能力。那麼又怎麼辦呢？

這時候俄國婦女要求高等教育的運動已經開始了。蘇斯洛瓦女士在齊利池得着醫科博士學位的消息傳到俄國，感動了不少的女郎，薇娜由此也找到了一個前進的方向，她決定到齊利池去遊學。

『在我底體內潛伏着的生活力之過度激動了我；在從學校圍牆內出來之後，一個快樂的自由之感覺便出現到表面上了。我走進生活之門時，我底對於生活的態度就帶着這種豐富的快樂；這種豐富的快樂就成了我底利他的渴望之真實的源泉。我底高揚的心情要求着活動，而這個無法使我有表現我底人格之

機會的生活便是難堪的。我又擊我自己和我底友人相比，我覺得我自己底環境是最幸福的，而且心身兩方面又都健全。加以及我覺得我比較我周圍的任何人都更爲人所愛。這兩件事都使我感動，並且喚醒了一個柔和的然而又是含糊的感恩之感情。感激什麼人呢？感激那般愛我而不妬嫉我的朋友，感激那些成功地幫助我得以名列第一的教員們，感激那在我底端莊的斯巴達式的童年時代以及後來以絕大的關心看待我，叫我得享受到足以使一個從學校出來的女兒心悅一切事物的我底父母。感激那以金色光芒來洗滌田野的太陽。感激那夜間在花園之上照耀着的明星……這不是爲某一件特別事情而感激某一個人，這是爲着萬事而感激萬人的。我願爲了世界之祝福，生活之祝福，而感謝某人。我願做一點好事……這件好事是應該同時利於自己又利於別人的。

『阿蔡斯科 *Eliza Orzesko* 波蘭女小說家』底一篇小說曾告訴過我們：聖母如

何立在寺院之頂，向着世界伸出她底手。這一雙手伸長達到了那些孤獨的人底不可見的淚珠上面，從這一隻手上又流出金線來，牠們帶來了光明和溫暖給與所有需要着愛和同情的人們。誠然這確是一幅圖畫，描寫出來每個健全的青年靈魂在快樂的庇蔭之下走進生活場中時所經驗到的幸福的心境。難道誰不曾經過這種時期：站在寺院底頂，不帶一點哲理的推論或憐憫心，單單渴望來散佈福善之黃金麼？難道誰不曾經過這種時期：願意周圍的一切都得與他（或她）相和諧，都是健全的，快樂的，美麗的與強壯的麼？

「在我底周圍是鄉村。在那裏是污穢，是貧窮，是疾病，是愚昧。然而從蘇斯洛瓦伸出金線來達到我身邊然後又繼續伸出去，到了鄉村，到了鄉村的居民，再伸出去又到了一般的人民，到了我們底本國，又及於全人類。」

「除了這種心境外我還受着別人底善言之影響。從我底叔父，我第一次知

道了功利論底學說，他給了我一篇關於這題目的論文。叔父說：「每個人底目的，應該是最大多數人底最大善。」這個思想會給我以深的印象。」

有了這種心境和影響，薇娜便不能再在鄉村中住下去了。她說：「一想起這一個無活動無高遠的目標之生活，我就不能夠忍受下去。那一份載着蘇斯洛瓦成功消息的雜誌便決定了我底將來。」她便預備去進大學，但還沒有決定或者進外國的大學，或者就進加善的大學。然而她底父親不贊成她底決定，覺得一個女子進大學不是一件好事。於是她底父母便把她帶到加善城裏去，想學社會交際的興趣來分她底心，使她把到外國求學的熱心冷淡了。他們底計畫也是多少有點效驗的，因為到了加善薇娜認識了她底父親底一個好友底兒子威克多洛維奇，他不到一年後就做了她底丈夫。威克多洛維奇是學法律的，這時在做檢察官。

汪加善，薇娜並不會進大學，卻進了跳舞場，她後來也感到了社交底興趣了。但不

久他們一家人又回到了鄉間。威克多洛維奇常來看她，他對於她底進大學的計畫很表同情，而且在思想上又和她相同，所以在一八七〇年十月薇娜便和他結婚了。

薇娜底生活在結婚後並不會變更，而她底求學之心卻是更切了。這時候她不必得着父母底允許就可以到瑞士齊利池去了，不過她自己須得籌一筆路費。她底丈夫又教她以幾何代數，因為她所學過的數學知識很淺。她那時候『已相信犯罪是從貧窮與愚昧中生出來的，又把一個檢察官底工作視為可怕的了。』她後來到底勸服了她底丈夫辭去檢察官，準備和她一起到齊利池研究醫學。但兩個人底旅費學費是一時不能籌到的。薇娜便先到加善，在那裏和她底二妹狄亞（她已在女學校畢業）同進加善大學。大學裏最好的教授是解剖學教授奈夏弗特，最得學生底歡迎。但後來奈夏弗特忽然被辭退了，因為他底同事嫉妬他，向政府密告說他有鼓動青年學生的嫌疑。奈夏弗特去職的消息使得薇娜姊妹憤怒異常。她們便離開了加善。在一八七二年春天，

薇娜夫婦便偕着利狄亞同赴齊利池去了。

## 二

到了瑞士，薇娜便進了齊利池大學醫科，同時又常常參加社會黨底集會。後來她底意見便和她丈夫底分歧了。他日趨於保守，她卻一天天走向革命的路上。她底二妹利狄亞先她而加入當時學生底革命團體，她本人在二十一歲也就加入了這個革命團體。她開始相信不公平的，掠奪的經濟制度是社會罪惡之泉源；要醫治這種罪惡，唯一的方法就是以推翻專制的，特權的階級爲目的，由猛烈的戰爭來把這種制度改變過。

後來這個團體的會員四處分散了，有的回到俄國，有的到法國等處。薇娜還留在瑞士，她又在伯痕大學醫科繼續研究了一年多。她預備將來回到鄉間做醫生。

同時她底同志們在國內異常活動。但在一八七五年秋大批的逮捕發生了。她底同志們大部份都進了監獄，然而革命的宣傳運動是要繼續下去的。柴可夫斯基團體重要團員拉丹係（Natanson）便要求薇娜回國繼續進行團體的工作。這時候薇娜已經和她底丈夫脫離關係了。然而她底畢業期卻在五六個月以後。『我已經想好了博士論文底題目，在一兩個月以內我就要開始動筆了。母親底希望，親友們底希望，自愛，虛榮！我已經明明望見了那目標了，然而我又不得不親手毀壞了這一切。我仔細分析過了這問題底兩方面，我分析了我底朋友們所站的那一邊，他們把自己底一切同着他們底全心靈一起一點不留地獻給主義了，他們完全輕視了這同樣的感情，同樣的幸福，他們也不屈從於親戚們底自私心，也不屈服於他們底個人的野心；我也曾記憶起那些還在監獄中受苦，先我們而經歷了艱難慘苦的命運的人們；我又明白我自己已經有了做醫生所必需的知識，祇缺乏一張正式的證書而已；在這時候我底明



白國內情形的朋友們說現在國內正需要着我，而且我對於我多久所預備來做的工作是能夠有用處的，所以我最後便決定回國去了，爲了使我底行爲不致和我底言論相反，我底決定是很謹慎而堅定的，結果我後來並不會有一次絲毫的悔恨。』在一八七五年十二月薇娜便離開瑞士回到俄國去了。

這時候她底二妹利狄亞早在莫斯科被捕，她底母親受此打擊後身體異常衰弱，正預備到瑞士去養病。薇娜回國的事是她底母親所萬料不到的。薇娜在彼得堡會見了母親，但幾天之後母親便帶了愛屋金尼與阿爾加到瑞士去了。

在她底母親去國後，薇娜便定居在莫斯科，她在革命團體中擔任的工作是和監獄中的同志暗通消息。『我一整天寫着暗號的信函，在晚上我便到污穢的酒店去會某一些品性可疑的人物；或者到大街上和陰暗的莫斯科側路上去和憲兵與警察會面，這些人隨時都預備賣掉某一方面，看見他們底樣子真使我討厭。我們計畫救出

幾個同志，但結果除了花去不少的錢外，什麼也沒有成功。」

這時候革命黨底內部很空虛，政府底壓迫又很厲害，她底同志們一時又無法嚴密地組織起來，因此工作進行得很少效果。薇娜很覺灰心，後來聽了一個拉甫洛夫派的同志底勸告，把她底工作交代給別人，離開了莫斯科，『到民間去』了。她先到Y地，在六個星期之後在醫藥局受醫生助手業之試驗，得到了意外的成功，後來她又到加善，和她底丈夫把離婚的事辦妥了，從此『我就恢復了我底處女底姓名了。』

『我回到聖彼得堡後，在內外科醫生學院通過了產婆業之試驗。在一八七六年十一月我底一切的私事都定奪了，我毅然決然地埋葬了我底過去。從我底二十四歲這一年起，我底生涯便完全和俄國革命運動底命運相關聯着了。』

『在一八七六年末俄國革命團體分爲兩大派：宣傳者與暴動者。前一派普遍於北部，後一派底勢力則在南部。前一派多少贊成拉甫洛夫底前進報底見解，而後一派則擁護巴枯寧底革命問答。兩派都同意於一點，即一切的活動都應集中在普通的人民中間。然而這兩派卻把活動底性質看得不同。宣傳者把人民看成一張白紙，他們應該在這紙上染上社會主義的色彩。他們主張把人民在道德上精神上提高到他們自己底水平線，在人民中組織成一個團結堅固的，有知識的少數人，這少數在一個組織的革命之時代中便應該負責來公佈社會主義的原理和理想……反之暴動者不僅沒有教導人民的意思，卻反而主張我們應該從人民學習。依他們底意見，人民底生活情形就帶着社會主義色彩，人民急盼着社會革命之發生，人民憎恨現存制度，正確地說他們無時不反抗牠；這反抗有時是積極的，有時又是消極的，但永遠是在反叛之狀態中。知識階級底責任就是在

把這一切個人的反抗和小的騷動結合起來，融合成一個大的激盪……」

南部的暴動者在作過了壯烈的犧牲之後就在監獄裏，在放流地中，在絞刑台上消滅了，一點遺跡都沒有，賸下的幾位『老將』也祇能加入到北部的新團體中，因為北部的革命黨很重視組織問題，而且正從事於嚴密的組織。在一八七六年秋天，新團體土地與自由社便成立了。領袖人物就是拉丹孫，薇娜也是一個發起人。這個新團體看出了以前南北兩派底缺點，所以又完成了牠自己底綱領。這綱領底基本思想就是每一個民族在其歷史的發達之階段上都有其自己底眼界，這是和他們在一個固定的環境中所形成的道德的精神的概念之水平線相符合；俄國人民也是如此。從這一點出發，我們就應該觀察人民對於政治的與經濟的問題之態度。在通常的情形之下要在變更統治的制度之先來改變這些已經確立的見解是很難的事。所以革命黨應該利用當時人民中間普遍的態度，渴慕，願望等等來做一個出發點，把在人民底

意識中已經成熟了的理想大書在革命的旗幟上。這種理想在經濟問題上就是農民在耕種時可永遠領有土地。土地公有以及由公社沒收一切土地之理想也是與社會主義原理相合的。在政治方面極力打破人民對於沙皇底信仰，用關係人民底切身問題的事實來給他們證實沙皇不是保護人民的。同時革命黨人又應到民間去，生活在人民之中，由此來幫助他們，鼓勵他們，教導他們。這樣的綱領就是後來所謂民粹派底綱領，在早年革命思想家赫爾岑，巧爾里雪夫斯基等人底著作中已有了根基了。

這個新團體取名爲「土地與自由」乃是紀念六十年代舊土地與自由社的意思。新團體成立後的一件著名的活動便是在聖彼得堡加善禮拜堂的示威運動，結果被捕去多人。薇娜一部分同志的活動中心地是在薩馬拉省，在一八七七年八月薇娜本人也到了那裏，做了一個醫生。

從這時候起薇娜便深深地明白了人民之疾苦了。她底心情，她底生活，她底工作

和其他無數到民間去的革命的男女青年底是相同的。在這裏我也無詳細描寫的必要了。這的確不是一個快意的生活。你聽薇娜自己說：『當我給這些不幸的人配藥的時候，我底眼淚常常一串串的，從眼眶裏流下來，失望捉住了我。難道這個真正可怕的貧窮會有終結的時候麼？難道這一切藥方在這四周圍的污穢之中不算是一個偽善麼？難道在這種情形之下還能夠有一點反抗的思想麼？難道對這般被物質的營養完全毀壞了的人民說反抗，說奮鬥，不算是一個反面的譏諷麼？』

薇娜這樣地勞苦了三個月之後，一個女革命黨人在薩拉馬被捕了，在她底行李中搜出了聖彼得堡朋友們致薇娜等人的信函，同時聖彼得堡同志派加特科夫斯基來召回薇娜，後來憲兵來搜尋薇娜的時候，她已經去了一個禮拜了。

此後薇娜便和梭洛維葉夫，加特科夫斯基二人在伏若奈次省從事宣傳工作。不久，一九三二案件底判決公布了，一部分的革命黨人被釋放出來。『土地與自由社』

因此增加了不少的社員，這般新出獄的青年雖然才受過了無窮的痛苦，而且個個弄得身體是異常衰弱，好似從死人的墳墓出來的一般。但是一出了獄，會見了他們底活潑的同志，他們自己又忘掉了一切的苦痛，重新鼓起了熱情，再來爲革命作一次犧牲。革命運動比較算有生氣了。薇娜便和另一個同志到彼得堡去歡迎新出獄的同志們。在彼得堡薇娜認識了不少七十年代初年便露了頭角的革命黨人。她和蘇菲亞相識也是在此時。她說：『我已經聽到了不少對於她蘇菲亞的熱烈的讚美。至於我呢，我被她底自由與大量的脾氣和性質，她底質樸，她底舉止之溫柔所迷着了。我們底友情一直繼續到她死，就是那時候在監獄中她還囑咐她底同伴要「保護蘇堪諾夫與薇娜奇加（即薇娜）」咧。』

不久薇娜又回到鄉間去了。這一次她在彼脫夫斯克縣得了一個位置。她底三妹愛屋金尼剛在沙拉托夫省醫藥局受過外科醫生助手業之試驗也跑來幫助她。她們

兩姊妹便很順利地開始工作了。

對於農民，女醫生倒是沒有見過的。他們認爲這是很大的怪事。他們甚至跑去問教士：女醫生是祇給女人治病呢，還是來醫療一切的病人呢？他們得到了回答後，便成羣結隊地去找薇娜。一天從早到晚薇娜底茅屋總是不斷着病人底足跡的。薇娜底名譽很快地傳到了她所服務的三鎮之外，後來甚至傳遍本縣，傳到別一縣了。她所需要的藥品都是從醫藥局領來的。她能夠盡量地把他們所需要的藥品施給他們。『有一個不幸的農婦流着血，走了四五十里路來找我醫治。她回到家裏向人說，我一觸到她底傷處，她底血便停止了。別的人又帶來水和煤油，請求我在上面念一遍咒語，』因爲他們聽說我用符咒治病，得了驚異的成功。他們又帶了班白的老人來，這些都是失了明十五年或二十年的瞎子，他們想求我幫助，使他們在臨死前得見一次光明。……第一個月我接待了八百個病人，十個月之內我一共接了五千個病人。……自然，要是



沒有了我底三妹底幫助，這個大工作是我底力量所不能夠完成的。

『我們不久開設了一所學校。愛屋金尼告訴農民說如果他們肯把孩子送來，她願意教授他們，不要一點報酬。我們備辦得有教科書和紙筆等等；父親們用不着花錢買什麼。立刻便有了二十五個男女學生聚集在我們底屋裏了。我們這三鎮裏沒有一所學校。有些學生還是從十五英里外的鄰村來的。有成年的學生，也有小孩。有幾個農民還要求我底三妹教他們學算術，這是計算各種村鎮的帳目所不可缺的。不久我底三妹就得着稱號道：「我們底黃金般心的小教員。」』

『我們把診療室和學校的工作做完之後便攜着我們出診的器具和一本書走到一個農家去。在那一家這晚上就會成了一個節日。這一家的主人便連忙出去叫他底鄰人和親友們跑來聽，我們開始誦讀帶來的書籍；到了十點或十一點鐘他們還要求我們再讀下去。我們常常讀奈克拉索夫底詩，有時候也讀萊芒托夫等人底詩，或者

雜誌上的論文，或者老莫夫等人底小說以及幾篇歷史的選文等等。我們常有機會談起農民生活狀況，談起土地，以及他們對於地主，對於官吏的關係。我們又論到農民底需要，聽他們底訴苦，他們底希望，同情他們底憂愁，分享他們底同情與嫌恨。有時他們還要求我們把書留下，以便自己可以重讀他們所喜歡的那一章，一節，甚至要把一讀熟，能够背誦出來。他們又請我們到村會裏去揭發書吏底奸謀，他底腐敗，他底貪婪，因此便可保護「密爾」。他們想叫愛屋金尼做村書吏，現在的村書吏齊某是農民所極憎惡的。他們請求我們到鎮法庭，而且常到鎮署裏面去，使書吏不能夠再詈罵他們，侮辱他們，虐待他們。農民們說：「他在你們底面前會羞死的。」當我們最後不得不離開的時候，我們常常不得不給了他們以莊重的約言，說一定會使他們底孩子們也像我們現在這樣「博學」。

「我們底生活，以及我們和那般覺得光明就在眼前的質樸的農民間的關係有

一種迷人的美，就在如今，我每一回憶起，也常感到莫大的快樂；每一刻我們覺得我們還是需要的，我們還不是多餘無用的，自己也感到一種慰安。這種覺得自己還能够是有用於人的意識便是把俄國青年吸引到鄉村去的磁力。祇有在那裏一個人才能够有一個純潔的心靈和平靜的良心，如果牠們就把我們從生活，從活動拖開了，我們也無一點怨恨的。」

#### 四

然而這樣的幸福，薇娜姊妹們也是不能夠享受多久的。後來本縣的書吏和教士們已開始對她們姊妹採取攻擊和誣陷的態度了。薇娜們已有了革命黨的嫌疑了。她們底位置也很難繼續下去。不久，梭洛維葉夫特別來鄉間和薇娜商量一件重大的計畫，他抱了絕大的決心要到聖彼得堡去刺殺沙皇。這時候虛無黨的運動已開始進到

恐怖主義時代了。沙蘇麗奇向特列頗夫放過了槍，司特普尼克殺過了麥孫采夫將軍，而且暗殺沙皇的事在一八六六年加拉考左夫就實行過了（雖然得了失敗的結局。）

「到民間去」的運動有什麼效果呢？一八七三—七五年的成績明擺在革命黨人底眼前：——監獄，流放，死刑。俄國青年中的菁英都這樣地白白犧牲了。恰如司特普尼克所說：「這些人又過於理想化了，……他們與其說是革命的，不如說是宗教的。他們底信仰是「社會主義」，他們底上帝是「人民。」縱然他們所見的爭實和他們底理想相反，他們依然堅決他相信有一天革命會爆發的，恰像生在中世紀的人迷信着世界末日底裁判快要到臨了那樣。然而殘酷的實際對於他們底熱誠和信仰給了一個大的打擊，把他們所崇拜的上帝（人民）底真面目顯露出來，這和他們從來所夢想的並不相同。這時候，他們依然願為人民犧牲一切，不過他們在這第一次失望之後，已經失掉了奮鬥的熱狂和勇氣，看不出前途有勝利的希望，於是寧願拋棄了月桂冠去。

戴那荆棘冠，他們便走向殉道的路上……以至誠博愛之心，嚴格的態度與溫和的微笑走上革命的祭壇，和斷頭台上的露水同消了。」

和平的「到民間去」的宣傳運動底結果證明出來這無異乎以人頭來碰銅牆鐵壁，是不能夠摧陷敵入底營壘的，而且反把俄國青年中的精英當作孤注一擲送到政府底血盆大口中做魚肉而已。專制政府在一陣狂亂的畏懼之際，使大行恐怖政策，舊有的監獄容不下無數的傳道者，又建造起新的來。『稍有一點嫌疑便足以被逮捕了。』一篇演說；一封從「到民間去」的友人處來的信函；從受着驚嚇不知所措的十二歲小孩底口中供出來的一兩句話也足以使嫌疑者陷身囹圄。在那裏，俄羅斯國民中的精英被嚴酷的監獄制度摧殘殆盡；在那裏人間的青年之花被無情的暴風雨打得枝葉凋零。』【司特魯尼克語】

過去是慘痛的；未來又是黑暗憂鬱的。然而革命運動也不能停止的，於是那一般

懷着激昂的心情急欲行動的革命黨人便不得不找尋一種新的方法。『實在另一種人已經起來了。在遠處的天邊突然現出了一個幽暗的人形，被一股地獄之光所照耀着，他有一個驕傲的態度，還有表示着憎恨和大膽的相貌，在驚嚇着的人羣中走過，以堅定的脚步，走進了歷史底舞台。這就是恐怖主義者！』【司特普尼克語】

梭洛維葉夫便是一個先鋒！他對薇娜說：『皇帝底死會使得社會生活起一個變動；空氣會變成清潔；智識階級不會再徘徊觀望，他們會開始在人民中作廣大而有效的活動。一大串少壯的生機和精力會流入鄉間。要實際地影響着全俄農民底生活，祇有靠着這種大的生機和精力，單靠着我們個人底熱心是不夠的。』

同時使得梭洛維葉夫底此種決心更加堅強的就是沙皇日趨反動的事實。當全俄人民爲沙蘇麗奇底放免而歡呼的時候，沙皇一家人卻去慰問特別頭夫。『一九三〇年案件』判決後，元老院要求沙皇減刑，而沙皇反把刑罰加重了。把被釋放的人又

重新逮捕起來，放逐到西伯利亞去。在這種情形之下若放過了沙皇，單暗殺一般官僚豈不是可笑的事麼？梭洛維葉夫底決心是和磐石般堅定了。薇娜說：『我想縱然我們大家都反對他底計畫，他也一定會去實行的。而且他絕對地相信他底成功。當我向他說這次暗殺一旦失敗就會產出更厲害的反動的時候，他便以如此的信仰和熱誠向我確說那失敗是完全想不到的，他自然不能在失敗後逃命，他常用全力量，用全機會來求成功；因此我也祇能願望他底希望得以實現了。這樣我們就和這個人分離了，他把英雄底勇敢，禁慾主義者底自己否定和兒童底溫良三種特性結合在一起而成了一個殉道者。』

四月二日梭洛維葉夫向沙皇放了數槍均未命中，沙皇安然無恙，而梭洛維葉夫在絞刑台上把性命犧牲了。政府底反動是更加厲害了。不久警察們知道了薇娜與梭洛維葉夫的關係便去逮捕她，幸而薇娜姊妹已得同志們底警告先一日逃遁了。但薇

娜在鄉間的工作也不是完全沒有效果的。『後來書吏散佈謠言說我們已被捕，愛屋金尼已受絞刑的時候，農民們常常夜間去會我們底朋友，探聽這消息是否真實的。他們安慰的，快活的，回到家裏。在幾個月以後我遇見一個曾住在我們附近的女郎，她抱着我底頸項熱烈地祝賀我：「你們並不會在那裏白白地生活了！」……』

從此薇娜便終止了『到民間去』的和平的宣傳運動，而決心到土地與自由社本部中去幫助同志們繼續進行暗殺沙皇的工作。

然而梭洛維葉夫底槍彈引起了一部分傾向馬克思主義的黨員對團體的戰略之疑惑，在伏若奈次的大會後土地與自由社分裂為兩個團體：即「民意社」與「黑分派」。薇娜自然是屬於「民意社」。這在本書前章內已說過了。

## 五



伏若奈次大會還沒有把「土地與自由社」底命運完全決定，因為到會的人大部份都傾向於恐怖主義的。就把馬克思主義者蒲列哈諾夫氣走了。當時薇娜會叫道：「朋友們，應該把他叫回來！」然而米海洛夫說：「不！」蒲列哈諾夫派的四個同志也起來跟着他去了，然而在低聲商議了一陣之後又回到會場裏來。當時有人提議表決蒲列哈諾夫是否還屬於土地與自由社，結果多數表決承認蒲列哈諾夫已脫離了。伏若奈次大會就此完畢。加特科夫斯基保護着薇娜到聖彼得堡。土地與自由社又在奈斯諾開會，蒲列哈諾夫派的重要人物都沒有到場。這會議中便決定將土地與自由社名稱取消，兩派另組織新團體。兩派舉出代表商議舊團體遺物底處置，結果商定把印刷所撥歸黑分派，黨中存款由兩派平均分配。然而這時候擔任舊團體經費的同志利索加布已被捕，因在監獄中，他底財產已被告發他的人狄利可吞沒了。所以兩派都不能分款。

民意社成立後不久便得着同情政治恐怖之綱領的『死之勝利團』同志捐款二萬三千盧布，同時米海洛夫底小團體又把印刷部立刻組織成功了。薇娜這一派的新團體因爲主張先推翻貴族政治，以人民底意志來代替獨夫底意志故取名爲『民意社』。

民意社執行委員會也就成立起來了。委員會底一件工作就是殺亞歷山大二世，同時又在工人與智識階級二者中間從事積極的宣傳。熱利亞博夫在哈可夫，科洛吉維奇與薇娜在阿德沙；米海洛夫在莫斯科；加特科夫斯基等在聖彼得堡進行這種工作。

執行委員會會員自勵的章程是異常嚴厲的，重要的條文是：第一，會員應允許把本人底心力，智力完全奉獻與革命工作，爲了革命工作的緣故，應忘卻一切親屬底關係，一切個人的同情，愛與友情；第二，在必要時應犧牲本人底生命，不得念及一切，不得

顧惜一切；第三，會員不得有私人的財產，一切應該與團體相共；第四，完全獻身於秘密結社，拋棄一切個人的慾望，服從社內大多數底意志；第五，會員對於團體之計畫與提議及其他有關事務應絕對保守秘密，第六，「不重要故畧」第七，退出團體時，對於團體活動之性質以及退出人以前所參與所目視的工作應嚴守沉默。

薇娜對於這章程的批評是：『這些要求是太大了，然而對於那一個燃燒革命的精神帶着不畏一切，但知前進，決不退後或左右顧的那種強烈的感情的人，這也是容易實行的。如果這些要求不是十分迫切，如果牠們不會如此深刻地激動了人底精神，我們決不會以牠們爲滿足的；然而現在牠們以牠們底崇高而嚴格的性質把我們提高了，而且使我們去掉了一切瑣碎的，私人的考量。一個人更活鮮地覺得在他（或她）底體內已有了一個理想存在着，而且應該有一個理想存在着。』

刺殺亞歷山大二世之幾次計畫，其失敗及其最後的成功，我在前一章內已敘述

過了。現在祇把薇娜底工作略說一說。薇娜把她底三妹找到聖彼得堡來代替她底職務，她本人便帶着炸藥到阿德沙去，原來當時委員會在莫斯科，哈可夫、阿德沙三處安置炸藥，預備炸毀沙皇從克里米回京的專車。她底三妹從了薇娜底主張便和加特科夫斯基同住，誰知竟因此送了加特科夫斯基底性命。愛屋金尼把民意雜誌許多份給了一個女學生，這個女學生後來被她底未婚夫告發，在警察署供出這是某某人給她的。於是在一八七九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愛屋金尼與加特科夫斯基一起被捕。在屋子裏憲兵搜出了炸藥和一張地圖〔冬宮圖〕在地圖上某一個地方畫了一個十字，後來他們才知道這是沙皇用餐之地。加特科夫斯基在第二年受了死刑，而愛屋金尼也因此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

薇娜、啟巴爾次奇、福洛倫科、科洛克維奇和女同志奈伯德瓦等人在阿德沙掘地道，埋炸藥，但未到成功的時候，一個同志哥登堡帶了委員會底命令來說莫斯科一

處的炸藥不夠，叫把這裏的炸藥運一部份到莫斯科。哥登堡在阿德沙住了兩天便回去了，但在路上就被捕於瓦地，不久薇娜們又得到消息說沙皇底專車不過阿德沙了，於是福洛倫科和奈伯德瓦先離開阿德沙。十二月啟巴爾次奇，次年正月科洛克維奇也先後去了。薇娜還留在阿德沙和幾個本地同志一起進行宣傳工作。

莫斯科地雷到底爆發了，但沒有炸傷沙皇，反失了西利亞夫。哈杜林炸毀了冬宮，而不幸沙皇又居然脫險。

一八八〇年三四月間沙布林和蘇菲亞先後到了阿德沙，說沙皇夏天到克里米時大概會路過此地，預備再作安置地雷之舉，費了許久的功夫，結果仍是失敗。薇娜等又圖謀刺殺以殘暴著名的阿德沙總督多某，但在垂成之際多某忽然被調開了。革命黨人爲安地雷而開設的店鋪也關了門，同志又先後走了。薇娜在一八八〇年七月也離開了阿德沙。到了彼得堡，薇娜受委員會底委派爲外國通信的書記，她對於外國宣

傳方面盡了不少的力。

過後一八八一年三月一日暗殺沙皇底計畫終於大功告成，詳情我在前章已經敘述過了。

## 六

薇娜並未參加擲炸彈的工作。『依着委員會底命令，我留在家裏一直到三月一日午後二鐘，以便接待乳酪店的同志們，因為波格達洛維奇應該在沙皇一行人經過那條街一小時以前離開店鋪，而雅基莫瓦則應在得到信號知道沙皇已經到了奈屋斯基時立刻離去。』第二個人福洛倫科應管着通電流的事，如果工作已完成，他僥倖還不至於同歸於盡，他就應該裝作一個顧客的樣子離開店鋪。

『在午前十點鐘福洛倫科來看我，使我大為驚訝，是我看見他從他帶來的包

裏裏取出一瓶紅酒，一根蠟腸放在桌子上，預備用早餐。在經過了我們昨天的決定以及一晚不睡眠的預備之後，在我底十分激動的狀態之中，吃飯喝酒的事在我看來實在是是不可能的了。「你在做什麼？」我差不多帶着恐怖地問道。我看見這個命定了在幾點鐘後就會與地雷同歸於盡的人，居然如此從容不迫地吃喝，真是不能不吃驚了。「我必須完全據有着我底精力才行。」我底同志安靜地答覆道，他就沉默地吃起來了。」

你看，這個人對於那不可思議的死居然能如此地蔑視，而且能壓抑下一切熱烈的感情，明白地認識要實行他所擔任的職務他必須完全據有着自己底精力，而且也能做到了這樣鎮靜的地步，在這種人底面前無怪乎薇娜「祇能帶着沉默的讚嘆而低頭了。」

然而亞歷山大二世沒有走過乳酪店，福洛倫科也沒有死。到底是洛林奈屋斯。

基一炸彈斷送了沙皇底性命。但這次計畫底變更全靠蘇菲亞底臨機應變之力。薇娜這時還不知道，當伊沙列夫等來報告沙皇未走過M. S. 街的消息時，薇娜以為這一次革命黨人又大遭失敗了。薇娜便出去打聽消息，這時候一切都是很安靜的，然而在一點半鐘以後薇娜到了烏斯彭斯基家，I. P. 君便來報告說曾有炸彈爆發，盛傳沙皇已被刺死了。

「我跑回家街上議論紛紛，人們非常激動。人們談到沙皇，他底傷，談到血和死。我走進我底房屋，看見那些毫不知道這事變的朋友們的時候，我是十分激動，我差不多不能發言報告沙皇底死了。我哭着，我們中許多人都哭着，那個十年來在我們底親眼前殺了青年俄羅斯的可怕的夢魘現在消滅了；那些我們底千百個同志們所身受過的監禁，流亡，死刑，拷問，虐待之恐怖，我們底殉道者之血都被這個由我們親手所流出來的沙皇底血所報償了，我們底肩上的重擔現在落下來了；反動應該消滅而讓步



於一個新俄羅斯了。在這個莊嚴的時刻之中，我們底一切思想都集中在俄國底較好的將來之希望上面了。不久蘇堪諾夫便來了，他又是快樂又是激動，他擁抱我們，以將來的名義祝賀我們大家……」

三月一日事件以後，參加這事件的主要人物相繼被捕，執行委員會命令薇娜等人暫時離開彼得堡躲避一下，然而薇娜不肯聽從。四月二日警察居然來到她家，但幸而她已在一點多鐘以前搬開了。民意社底重要文件也因此得以保全。

「那一天，四月三日是我們底暗殺皇帝的同志被處刑的時期。天氣非常之好，清明的天空中有一個光輝的春日之太陽照耀着；在街上雪正融化着。當我出門的時候，這景象已經完畢了，然而到處都有人在談論處刑之情景。我底心爲思念蘇菲亞與熱利亞博夫而痛楚着，這時候我走進一輛車，在車上都是些看完了處刑回來的人。許多的臉都是激動了，但是卻沒有一點悲哀和憂愁之痕跡。一個穿着藍色大衣的體面的

市民恰恰坐在我底對面。他有黑髮，和暗黑的臉，他有豎起的鬍鬚和發紅的眼睛。他底體面的面孔因激情而扭曲了，他真像是一個「阿卜利奇尼克」，預備來砍掉別人底頭顱。」

【註】「阿卜利奇尼克」，乃暴君伊凡之一種特別階級。

就在四月三日這一天委員會又命令薇娜離開聖彼得堡赴阿德沙經營地方務。十月下旬薇娜得着莫斯科同志之邀請，在次年三月十五日她便到了莫斯科，但不久爲警察所追迫又去哈可夫。在六月裏執行委員會贍餘的委員又大半被捕了。狄可米若夫，阿香利娜早去外國，執行委員會在俄國的代表如今就祇有薇娜一人而已。所以十月十五日一個同情革命黨的著作家米海諾夫斯基（*N. M. Michajlovsky* 1842—1904）便從彼得堡代表一個學者尼可拉知底意見和薇娜交涉，說新政府願與革命黨人議和，要求革命黨人放棄恐怖主義之戰略。薇娜自然拒絕了政府底提

議，但她從此卻和米海諾夫斯基成了好友。

在十二月下旬一個消息從阿德沙傳來說該處的秘密印刷所被抄，同志德加葉夫等五人被捕。這個消息算給了薇娜當頭一棒。她自述道：『我看見所有我底預備都等於零，所有我底工作都無效果。我所擬出的任何計畫都被毀壞淨盡，同時還損失了那些與我共合作來實行這計畫的人。我還保存着，但是一切都沒有用處了。然而這時候青年的靈魂從遠方帶着希望在守着，我尋求道德的支持來維持他們底信仰，我能够後退麼？我卻能够灰心麼？我記着我當時所接到的一封信，我所認識的一個青年女兒，她是政治的亡命者，正受着警察底壓迫，她寫信給我說，在她底憂鬱的靈魂之黑暗裏祇有一顆明星——這就是我。在我被捕以後她便倒臥在火車下自殺了。在我底周圍萬事都消滅，都毀壞了。祇剩下我一個人像，尤敬西底小說中的永久飄泊者那樣，走着我底無盡的憂愁之路。』

「現在我還過着一種兩層生活，甚至較前幾月更苦了，我一方面過着為他人的外表生活，一方面過爲着自己的內心生活。在外表上我不得不保持一個安靜勇敢的面目，這我做到了；然而在夜之沉寂裏我便會以苦痛的焦慮來思想：「末日」會到來嗎？「我底末日」到了早晨我就會戴上我底面具開始我底工作。當米海諾夫斯基爲了上述的目的來訪我的時候，臨行時曾問起我底計畫。我以象徵的語句回答道：「我要把斷了的金線集起來繫在一起。」米海諾夫斯基用雙手捧着我底頭，頻吻我底臉，祇有後來我讀了在他死後發表的他底遺詩，我才明白他常時爲什麼要吻我，我想這是因爲他被我底堅守着目的之那種堅定的態度深深地感動了。」

一八八四年二月十日薇娜被捕了。她之被捕完全由於德加葉夫底告發。德加葉夫很早就爲警察所收賣了。阿德沙秘密印刷所之被抄，德加葉夫不能無嫌疑，他本人雖然也被捉去了，但這是警署底一種策略，不久就把他放了出來，使他們再有一次機

會來賣掉薇娜（德加葉夫在一月二十三日見薇娜時，假稱自己是逃獄出來的。）雖然德加葉夫後來向同志們深表懺悔，並殺死那個和他接洽的政府方面代表蘇德金（憲兵隊官）以贖罪，然而薇娜卻因了他，被活埋在人間地獄中過了二十三年。

## 七

亞歷山大三世得到薇娜被捕的消息常非高興，他大喊道：『謝謝天，那個可怕的婦人居然被逮捕了！』

在警察總廳中，內務大臣脫爾斯道和薇娜討論許多問題，最後他說：『可惜我沒有時間，否則我定會說得你明白你底錯誤。』薇娜冷然答道：『我也可惜，我希望我能夠說得你相信我們民意社底綱領。』這句話傳到了檢察官底耳裏，他後來便問薇娜：『你能真正相信你可以說服脫爾斯道伯爵來改信你們底信條麼？』薇娜微笑地答

覆說：『爲什麼不呢？』

從此薇娜就被囚在彼得保羅壘中，一直到這年九月二十一日才被提到第一拘留所，第三天便受審於軍事法庭。被告一共十四人，都是民意社底黨員。『在每兩個人中間站着一個拖刀的憲兵。互相擁抱或握手都是不可能的事。這倒很好，因爲就單是他們底臉上的改變就足以使得人哭了。誰能夠以安靜的眼光看那些灰白，淡黃的臉呢？牠們在從前也會是如此勇敢而充滿着生命與快樂。……』

『當我在候審的監禁期中我底四妹阿爾加知道我愛花，曾幾次要求送花與我，但格於彼得保羅壘獄例祇得作罷。如今在這審判之日她給我帶來一束美麗的薔薇。這些奇異的薔薇給了我一個最溫柔的回憶，牠還伴着我到席魯塞堡中。』

當裁判官問薇娜有無最後的話要說的時候，她在衆人注目之際，在死一般的沈靜中作了一篇動人的長篇演說敘述她底生平，她底活動，她底理想。因爲這一切我已

在前面略略述過了，爲避免重複起見，所以祇把開端的兩節譯出來：

「法庭已把我一八七九年來我底革命活動考察過了。檢察官在他底公訴狀裏已表示出對於這些活動底性質以及其範圍之廣大他是非常驚奇的。然而這些犯罪也和一切其他的一樣有牠們自己底歷史。牠們是和我底以前的生活有密切的關聯。當我被囚在堡壘中候審的時期內，我常自問，我底生活是否能夠走着一個與這異樣的道路，我底生活之歸宿地是否能夠不是這法庭而是其他的地方。每次我自己底答覆都是不能！」

「我底生活是在一個非常幸福的環境中開始的。我對於自己底性格之形成並不缺乏導師。我底家庭是聰明而慈愛的，所以我決沒有經驗過新舊兩代人之間常常發生的那種衝突。我沒有過物質上的缺乏，也從不曾爲着日常用品或維持生活而操過心。在十七歲，我在女學校畢了業，於是我才第一次知道像我這樣在如此幸福的環

境中生活的，祇是少數的人。我是屬於受過教育的少數人之中——這一個空泛的觀念喚起了我底義務思想：我既然幸而得屬於有智識的少數人中，那麼我便有一種義務來幫助那般終日勞苦完全享受不到一點所謂文明之祝福的無智識的羣衆。這種思想又使我感到應該爲我自己創造出一個趨於利他的生活目的之必要。……」

『我底演說完畢時以及隨後的休息時間中，我底同志們與辯護士們底同情的眼光，握手與祝賀使我相信我底演說也曾生出了一個印象。……』

『判決下來了：我和七個同志（其中有六個是軍官）判處絞刑。』

『審判完結後我回到我底囚室裏，獄中監督（一個退職海軍官佐）來向我說：「被判處死刑的軍官們決定上呈文請求減刑，然而司特龍堡還未決定，他想知道你底意見，你以爲他應該怎麼做，他究竟順着他底同伴底意思也請求減刑呢，或者他應該不加入他們底行動呢？」』



「告訴司特龍堡說，我決不勸別人去做我自己同樣情形中所不會做的事。」

「那監督責備地望着我，他說：『你是何等殘忍呵！』」

「我底母親和四妹在判決後的星期六那一天來看我，我相信這是我們底會面最後一次了。」

「我底母親希望再把我底臉看一次，

她又轉過身來，她又慢慢兒走回去；

我底妹子在開着的門前徘徊着，

從她底眼睛裏露出了她所說不出的言語。」

「受着這長久的悲哀的凝視，是何等地痛苦。她是否知道這就是我們底最後的相會麼？再過一，我就不能忍下去了！然而門很重地關住了，永遠關住了……」

薇娜並不會被絞死。在第八天傍晚典獄長便來向她宣讀一紙公文道：『皇帝陛下開恩將汝之死罪減輕爲終身懲役。』從此她就被活埋在人間地獄席魯塞堡中了。

## 八

薇娜進席魯塞堡的第一日便受着一件意外的侮辱。

「……」作底手，獄卒說。

「我伸出手，在一陣響聲之後，他打開鐵練，取去了。所有的人都走開了，祇贖下一個青年的軍醫，一個突然出現的中年婦人和我自己……」

「醫生在桌旁坐下，背向着我，那女人便開始脫我底衣服。」

「幾分鐘以後我站着，全然是裸體了。」

「我感到苦痛麼？不！」

「我羞愧麼不！」

「我覺得——完全沒有關係，我底靈魂飛開了，祇賸下我底肉體，牠感不到羞愧與道德上的痛苦。」

「醫生站起來，在我底周圍走着，記錄下一些什麼，然後去了。」

「他們帶我到這裏，要我在此住一生，是永不會離開這地方了！然而他們還以為應該把我底衣服脫光，應該記錄下來我底身體上有無特別記號。」

「四年以前他們在我底三妹愛屋金尼受過審判後，曾這樣對待過她。當內務大臣脫爾斯道在我被捕後和我會面時，我曾憤怒地把這件事告訴他，他說：「這簡直是獸行，決不會有的事。」」

「然而如今不管那個，他們又使我受着這同樣的待遇了。我並不反抗，也不叫喊。我並不抓，也不咬。」

「在我底童年我讀古羅馬的歷史時，知道羅馬皇帝爲了娛樂亂民的緣故，把青年基督教處女放在馬戲場中，然後再放進獅子來吞嚙她們。這讀本怎麼告訴我們呢？那些女子並不叫喊，也不抵抗。」

「然而我也有我底上帝。我底宗教自由，平等博愛之宗教。爲了這個教義底光榮，我也必須忍受一切……」

被囚禁入第二十六號囚室內以後，薇娜開始了一個新生活。生活在死一般的沈寂的「活葬墳墓」中是多末可怕呵！小小的一個黑暗囚室就是她底天地。自由新鮮的空氣對於她是無緣的了，人間的聲音形色，她也是無福再接觸到了。夜深夢回時躺在冰冷的鐵牀上，回想過去的夢景，回想生生地被人隔離了的母妹，我們底薇娜不知流過若干的眼淚了。然而她並不灰心，並不絕望，她還白勵道：

「薇娜，你要鼓起勇氣，要堅定！不要忘記俄國人民，他們是怎樣地生活着！記着世

世界上不幸的人記着他們底摧殘自身的苦工，他們底沒有一點快樂的生活；記着屈辱，饑餓，疾病，與貧苦。

『要剛毅，縱然他們把你底母親帶走了，你不要哭，也不要為戰鬥之失敗而哭，不要為滅亡了的同志而哭。更不要為你底生命之戰場上的斷井頽垣而哭！』

『不要怕。不要怕。在這神秘的靜寂之中，在這聾啞的石牆之後，你底朋友們還是無形地存在着。在這裏受着壓迫的不單是你一個人；他們也在受苦。你要想到他們。他們雖是看不見的，不過他們總是在這裏。你雖然聽不見他們底聲音，不過他們總是在這裏。他們像脫了軀殼的靈魂一樣，在守着你，保護你，沒有什麼事，沒有什麼事會發生的。你不是孤獨的，你不是孤獨的！』

在第一年中，被娜底囚者就死了十五個，有的是因侮辱獄官而被槍決的；有的是白縊的；有的是自己燒的；有的是瘋狂而死的；有的是患病而死的。薇娜自己也很悲

哀。有一次他底鄰人用叩壁法問她在做什麼事，她便答覆道：『我在想我底母親，我在哭。』

事實上『我決不悔恨我會選擇了把我引到這地方來的一條路。這條路是我底意志選擇了的，沒有悔恨之餘地了。我被剝去了錦衣華裳而穿上粗布的囚服，我從不曾有過一次的後悔。我也不曾因我受苦而後悔過。祇有我每一想起了我底母親（祇有她一個人底影像在我底心頭，）我就因和她分離這件事而感到絕大的悲哀了。』然而她底朋友們幫助她，使她得鼓起勇氣征服了悲哀，而屹立地繼續生活在人間地獄之中。『痞啞的牆壁開始說起話來；我能和我底朋友們通信息了。他們溫柔地談着，送了許多慈愛的音信來，席魯塞堡底冰層在他們底愛憐之熱度中融化了……』

『在我底監禁之第五年中在一次未到預定的期間就失敗了的同盟絕食之後，我差不多更逼近了死路，而且也渴望死，然而又不由自己地被人強迫來生活着。我底

精神充滿了失望，我底神經完全震動了，那時候，我聽見了一個同志（他是我們中天賦最高的人）說出的這些話語。他不是在和說話，不過是在向別人說起我，我偶爾聽見了他說：「薇娜不單是屬於她底朋友們的，她是屬於俄國的。」……

「這些話語放了一個理想在我底面前，這是一個達不到的理想，然而我卻不得不去渴望他。這些話語給了我一個事業：努力做一個有價值的人，製造自己，奮鬥，征服自己，要努力，要征服，要戰勝自己！要戰勝疾病，瘋狂與死亡。」

「然而我應該怎樣奮鬥，怎樣克服呢？要克服，這就是說要驅散那常常來威逼我底精神的黑暗，要驅逐開一切阻礙着我底眼睛使牠們見不着光明的東西，這意思就是要忘掉一切。我力求忘掉一切。我驅散了一切的回憶，把牠們全葬在一個墳墓裏十年來我埋葬了牠們，十年來我努力忘掉了一切，十年來在我底意識中我底母親已等於死了；我對於故鄉，活動，自由等等之渴望也都死了。悲哀死了，愛也死了。雪落了下來，

以牠底白色大氅掩蓋了過去的一切。我呢？我還是活着，我還很好。」

## 九

三年過去了。有一天獄中監督給了每個犯人筆墨和一本抄本，說：『你們寫滿後交進來，他們會另外給你們一本新的。』於是薇娜們便開始寫起來了。

『我記得我第一次寫在抄本上的是奈克拉索夫底名詩在俄國誰能是自由和幸福的中之一節。後來又寫出我所記得的其他的詩。然而不久一個材料底新寶庫發現了樂巴丁（H. Lopatin）由朋友們輾轉幾次把他自著的詩敲與我。

*Accursed be the day that lighted up my way.*

*To these g. in walls, where I have said farewell to*

*Freedom's shade;*



*And curst the day of birth that brought me to this  
earth*

*And would not wisely let my mother kill the child  
she made.*

「其餘的五六節都是以這同樣的「詛咒」開始的……在我自由的時候，我從沒有寫過詩，但我這時忽然也想用詩句來回答他，又由朋友們做傳達人把我底詩啟與樂巴丁：

*Fortunate are we to give our strength that Libe-  
ry may have,*

*And though we suffer, though we die, we shall  
not shrink from destiny.*

薇娜妃·格念爾

一五三

*We shall endure, and not reproach but humbly*

*peacefully approach*

*The kindly darkness waiting near.....our strong*

*young brothers, they will hear*

*Our silent call to battle: new, for freedom and for*

*justice too.*

『所有的同志都稱許我底答詩，而樂巴丁又把其中使得他感動而至於流淚的句子，敲回來給我。在這樣的成功之後，我就有了要用詩句來表明我底情緒的慾望，我不得不常常把牠壓抑住。我便寫了獻給我底母親，我底妹妹等詩。我底朋友們也做我，於是大家都寫起詩來。四面八方都有人在吟詩。立刻有十六個詩人出現了……人間地獄的席魯塞堡就成了詩神所居的仙山。每一個詩人都忙着敲出他底詩來……』

……他們中最嚴肅的人也被鼓舞起了，甚至我們底實在論者頗博夫與彌洛倫科也各寫出了一首詩……在誰底生日或命名日，他，有時便會得着感人的禮物如樂巴丁在九月十七日送與我的：

*Though buried in this friend's tomb,*

*Our love surrounds you, close and dear,*

*And though deprived of light and room,*

*And kindred, yet your friends are near.*

*you are not utterly bereft,*

*For friendship's loving words are left.*

\* \* \* \* \*

『在我所寶愛的物件中有一個廉價的小磁像，這就是在審判後我們母女分別

薇娜妃格念爾

以前，母親掣來祝福我的，我最小心地保藏着牠，勝過我底其他的物品……磁像底一面刻着一巧精巧的人形跪在所謂上帝底母親之前，另一面刻着一行字：「意外的快樂之最神聖的處女。」

「我底母親在祝福我的時候，說：『也許有時候甚至連你，也會明白一個意外的快樂的。』」

「當母親在我們分別以前說出這些話的時候，她底心情究竟是如何的呢？難道她是在說我如果有了再見着她的快樂，我底命運就<sup>會</sup>改變麼？抑或她願意掣她底祝福之話語來鼓舞我激勵我麼？抑或她要使我明白縱然生活受着殘酷的摧殘，而生存也不能夠是完全沒有快樂的麼？」

「歲月一年一年地逝去了，然而快樂，再見着母親的快樂依然不曾來，我漸漸地離開現在，不再向前看，祇是回憶過去，我要在我底監獄生活之事實中找出母親底祝

神之應驗。難道在席魯塞堡中還有快樂麼？是，果然有。實在，如果那裏沒有了一點快樂，我們還能忍受下去而得生存至今麼？最初的幾年是初入監獄的人底最大難關，那時候我們底唯一快樂就是互相交談。用敲壁法來彼此祝賀，來傳誦彼此底詩，慶祝彼此底命名日；寫幾句溫柔慈愛的話語秘密地夾在書裏，藉此傳遞——這一切鼓舞起我們，怡悅了我們底心！然而在這些快樂中都含得有苦味，含得有可以使人落淚的東西。……年華逝去了，又帶來一些純粹的快樂，這些快樂之第一個便是一份報。』

我們這些人，住在廣大世界中的人隨便花幾個銅子就可買得一份報，如果在報館或報販處訂了一個月，每早晨還有人把報送到家裏來。在我們看來，報實在不是什麼寶貴的東西，然而對於那艘終日被活埋在窄小的囚室裏與人間完全隔絕了的人，報底價值自然就很大了。無怪乎薇娜們要如此地看重牠呢！

不久薇娜們又得到了一種快樂，由一個醫生底幫助他們居然得從聖彼得堡流

通博物院借了不少的標本來，大家開始研究自然科學，其中莫洛索夫諸人對於自然科學本來就有根柢。薇娜也開始重溫舊課。爲什麼警務部允許他們向博物院借標本呢？這是很奇怪的。莫洛索夫滑稽地上了一張呈文說他在著一篇關於物質之組成的論文需要標本參考。這滑稽的理由居然瞞過了那般官僚。從此在四年之中席魯塞堡的囚犯居然得飽覽博物院底關於礦物學，古生物學，地質學的豐富的採集，物理學的用器，動物學與組織學的標本了。

在這幾年（十九世紀的九十年代）中席魯塞堡居然變成了學院，囚人也變成學者了，獄吏對他們自然也很寬待，單獨禁錮也廢除了。囚人可以討論學術上的問題，可以在外面訂購科學書籍，可以從事著述。薇娜這時候也很潛心研究科學。莫洛索夫底大著之一物質之構造就是在這時著成的。路加雪維奇寫了一部大著地球之無機的生活，他出獄後將此書分兩冊出版，曾得地理學首底金獎牌與科學院底阿馬托夫

獎金。雅洛維奇專心於統計學的工作。其餘的人有的在寫回憶錄，或小說，然而這種生活也是很苦的。譬如路加雪維奇畫他底地質學上的圖表時，他就沒有顏料，祇得用燈上的煤烟來代替黑色，用囚室牆壁的灰泥來代替藍色，用自己底血液來代替紅色。古今的科學家從沒有一個人苦到這樣的，然而路加雪維奇畢竟成功了。

## 10

在一九〇二年監獄裏又發生了事變，薇娜幾乎因此送命，這是不可不詳述的。

「三月二日在傍晚五點鐘光景我們散步歸來忽然被鎖在各人底囚室裏。過後我聽見每個囚室底門依次開了，這表示出有什麼非常的考察發生了。我底門上的鎖也開了；監督帶了兩三個憲兵進來。

「典獄長對於獄中的紛亂很覺不滿，」他用沈悶的低聲說，帶着一個莊嚴的

表情。「紛亂就應該終止了，從今天起舊的規則要完全應用了。」他說完了預備走出去。

「這有什麼事？何種的紛亂呢？」我問道。「我們並沒有一點錯處。我完全不懂得你們這通告底理由安在。」

「——典獄長不滿意。從今天起舊的規則要完全應用了。別人不許我多說話。」

「——這命令從聖彼得堡還是從本地官吏來的呢？」

「——從本地官吏。」他說罷向着門走去。

「當他離開時，我向他說：『我們不能夠服從規則。他們要縛我們底手足。他們甚至不要我們呼吸。我們是要違犯規則的。你們快預備懲戒室好了。』」

「他安靜地回答道：『我們要預備的。』……」



「在十點鐘的光景我們聽見在走廊的遠端，第二層樓一間囚室的門上小窗開了，過後又大聲關閉了。十分鐘後又聽見同樣的響聲，有人在說了幾句話。第三次這樣的事又發生了。忽然下一層又發出了騷動，過後，那第二層樓的囚室打開了，憲兵從裏面拖出了一個很重的東西來。這顯然是在拖一個人底身體；一羣憲兵拖着一個人底手脚，接着又是沙啞的呻吟聲。全監獄的囚人都各站在囚室門前靜聽着，大家都以為誰在自殺了，都叫着禁卒，問他發生了什麼事。一個憲兵答應了他打開窗洞看了一下，不作一聲。」

「突然典獄長叫道：『放開他！』」

「一定有人自殺了。……每個人都用手，脚，書，布帶，打門，一面大叫『什麼事發生了？』」

「典獄長答道：『二十八號違犯了獄規。』二十八號是伊凡諾夫。」

「什麼！別人要自殺，他們叫做違犯獄規！所有的門都大響了。有人在大叫『援救！』左右上下都起了震得人耳聾的敲門聲。全監獄瘋狂起來了。」

「第三次典獄長底聲音又聽見了他高聲發命令道：『叫醫生來！』一陣暴亂的癡狂占有了我們；監獄變成了瘋人院了。」

「第二天早晨薇娜們照常出去散步時，伊凡諾夫底最隣近的同囚者便告訴他們昨夜事變底真相。伊凡諾夫因為討厭監督常常從窗洞看他，他便貼了一張紙在窗洞玻璃上。監督叫他撕去，他不肯，因此發生衝突。監督叫了憲兵來縛住他底手足，給他穿上「緊背心」，拖他到「懲戒室」裏去。剛把他拖出去，他便發了癡癩病（據醫生後來說）典獄長便叫「放開他」，薇娜誤以為是伊凡諾夫自殺了。」

「我們懷着悲憤的心情，聽完了這故事。我們能够做什麼？這樣的事情在明天，在後天在——是會再發生的。要忍受下去是不可能的了，我們既沒有體力，也沒有心力

來忍受牠們。我們應該抵抗，然而應該如何抵抗呢？要放過這件事，一點也不抗議實在是想不到的。我們會被壓倒，悶死。我們必須行動，付出任何代價都可以。一天苦痛的日子過去了。每個人都想在想：還要發生什麼事呢？我們要怎麼辦呢？在傍晚我想着寫一封短信給我底母親，這封信的內容要使得警務部不肯把信送去。不過他們那般人總會因此關心席魯塞堡底近事，自然不會不派人來考察這件事的。我寫道：

『親愛的小母親：我正要給你寫回信，然而獄中發生了一件事把全監獄鬧得天翻地覆，請求內務大臣和警務部部長立刻派人來考察詳情。

你底薇娜 一九〇二年三月三日』

這封信監督自然不肯送出去，因為送出去就先要經過警務部。監督便掣回來叫薇娜改寫。薇娜一定不肯。監督便說：『你如果不重寫這封信，我們便把你以後通信的特權剝奪了。』

「——那麼你真要禁止我通信麼？」薇娜問。

「不錯」這是監督底最後的答覆。

忽然一個思想來到薇娜底腦裏，好像有人在向她說：「祇有由你底行動，你才會知道你底力量。」

薇娜舉起雙手，猛力按着監督底兩肩，扯落了他底肩章向地上拋。監督叫着：「你在做什麼？」便鼠竄而去。

舊俄監獄例規，凡獄囚侮辱官長就應該判處死刑，而受侮辱之官長也當遷調他處。薇娜此舉也含有捨身救同志的意思，因為她曾在席魯塞堡中親見過兩個同志（米拉科夫與麥秀根）因此而被槍決。

事實上薇娜底舉動果然有了效果。內務大臣派了代表考察監獄，訪問薇娜諸人。他底報告上去，席魯塞堡底典獄長和監督被撤換了。薇娜尚未受懲罰，她底同志們在

日夜焦慮，恐怕她會被處死刑。第而在五月開始監獄裏建起斷頭台了。

憲兵抬了很多的木板和木條到老獄底天井中來，在那裏要建造什麼東西。忽然福洛倫科報告說他從窗子裏看見憲兵抬進斷頭台底架子。全監獄都驚了……安多諾夫說：「我們必須和薇娜訣別了。」

「在監獄的霧中，萬物都帶着一個誇張的曲解的形狀；生活充滿了怪想，——我們底生活是一個連續的怪想。現在我們又是彷徨莫定；我們又是沒有了引導人的「羣盲」，閉着眼睛，伸着手四處飄流摸索，每走一步！我們底脚都會踏入一個深淵之中。」

「不錯，憲兵搭了一座斷頭台，沒有人知道這是爲着誰的，然而既有了一座斷頭台，當然要殺掉一個人。誰應該被殺呢？這斷頭台是爲誰而搭的呢？這疑惑一直到五月四日破曉才消滅了。」

(註) 「羣盲」典出自比國梅特林克戲劇。

被絞殺的人不是薇娜，而是刺殺了內務大臣西皮雅金的巴爾馬雪夫，他在臨刑前一日才被帶進席魯塞堡，這無怪乎別人要疑心斷頭台是爲薇娜而搭的了。

一一

一九〇三年薇娜和平地坐在囚室裏忽然典獄長帶了幾個憲兵進來向她宣告說：『皇帝陛下聽從你母親底哀求……開恩把你底終身懲役罪減爲二十年徒刑。』在一陣沉默之後，他又說：『你底刑期是在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截止。』

『——這是一個普遍的勅令，還是祇適用於我一個人呢？』

『——祇適用於你一個人。現在你可寫信給你底親人了。』……

『囚室又被鎖住了；我一個人留在這裏。』

『我懷着深深的悲哀把這不幸的消息用叩壁法報告與我底同志們（因爲這

開恩對我算是很大的不幸。這災禍是從什麼地方來的呢！我底堅決而勇敢的母親如何能够「哀求」沙皇對我開恩呢？她曾經不流一滴淚，不示一點弱，先後送別了她底流放到西伯利亞去的兩個女兒，而且當她和我告別的時候，她不是曾允許過我決不向沙皇要求減刑麼？我相信她，猶如相信我自己。她如今怎樣了？什麼事會使得她違背了她別我時所給我的莊重的約言呢……

「去請求沙皇開恩；我底母親便破了我底意願；我不要誰開恩；我願和我底民意的同志們同受艱苦，支持到底。如今母親不問過我，不商量我底同意，也不使我知道，就去哀求沙皇開恩，破壞了我底生涯。難道世間還有更大的侮辱麼？她怎麼能够這樣做了？她會尊重過別人底信仰，別人底個性，而且會把這種尊重教給我，她怎麼能够這樣做了？如此粗暴地，如此專斷地破壞了別人底生涯！摧毀了別人底意志！沙皇底開恩這是我一生的奇恥大辱。然而誰使我至於此呢？我底母親，我底可愛而可敬的母親！她

屈辱了我，而她也屈辱了她自己。我底同志們勸慰我說：「這不是你底錯！」聽見這樣的話，我底心是何等地難受呵！

「三天以後，解釋來了。這是母親底一封信，一封訣別的信：她快要死了；她已臥病三月；她被割治了兩次（四妹附筆說，因患毒癰而受割治。）我曾是如此憤怒；我曾預備和我底世間最親愛的人決絕，然而她現在已經一隻足踏進死之門限了！我還能夠做什麼呢？難道一個女兒還能夠把責備與抱怨送給她底垂死的母親麼？我要回答她，我底信也許就是她所能見到的最後的信了。」

「我底殘酷的心軟化而謙卑了。在我底記憶中抱怨與責備都消去了，代之而起的，是我對她所做過的一切的犯罪，和她對我所做過一切的好處。我記起在我底孩時，她給我建立起了我底人格之根抵；在我被捕前的可怕的時期中，她又給了我以道德的支持；在監獄中候審時候我們偶爾的會面給了我以絕大的快樂，在審判時候我們



底聚會又給了我以無限的安慰。我記起了一切。她所給與我的是太多，太多了。而我，我曾給了她什麼呢？最初由於早婚，其次由於革命活動及其結果就把我和她永遠分離了，我曾給了她什麼呢？祇有憂愁，而且更有甚於憂愁的……我一生所給與她的，除了憂愁外，再沒有其他的了。如今結算的日子來了。我所能做的祇是懷着悔恨之心，記起她所對我做過的一切，跪下來懺悔一番；跪着用熱淚來洗她那一雙親愛的手，哀求她底饒恕……我真正在哀求饒恕了她底回信中來了這一句永不能忘掉的話：

——「母親底心是記不起任何悲哀的。」

——「母親死於一九〇三年十一月十五日……一九〇四年二月獄吏給了我幾封四妹底來信，從這些信中，我知道他們依着母親底遺命葬她底遺體於M地。」

## 一一一

『在一九〇四年九月二十八日，我底二十年的刑期已滿，就在這一天我應該離開席魯塞堡了。然而在二十七晚本地官吏來通知我底出獄期改在二十九日。而我在二十七日已和留在獄中的九個同志辭過了行。我們極力自持，極力鎮靜，雖然明知分別後也許就會沒有重見之日，但大家都不願在臨別時現出傷心的樣子。有的，眼含淚珠；有的，聲音嘶啞。』不要這樣，你們不要這樣！』我一面說，一面掉過身子避開了，免得我哭出聲來。

『在我臨行前數日一個同志對我說：「你離開席魯塞堡時，一定會哭的。」

『我熱烈地抗辯道：「這是什麼話？！爲什麼離開這地方還要哭呢？」

『呵！不在臨行的時刻，而在出了席魯塞堡以後在汽船上，當席魯塞堡底圓塔和白牆看不見了的時候，我真絕望地哭起來了。我向同志們說那樣的話時，我祇想到那個地方，祇想到我在其中憔悴了多年的石壁，卻不會想起那般還在那裏憔悴着的活

人。我不會想到我底同志們，我本是違背了自己底意願而不得不離開他們的。我底思想一轉到他們時，我對於那摧殘精神的堡壘之反抗的感情就消滅了，被憂愁與絕望之感情代替了。我爲那些還留在堡壘中永無出來之希望的人而憂愁；我因我自己所受的損失而絕望。不錯，我失掉了這二十年來在非常的環境之中和我親密地同生活，同受苦的人們。這二十年來祇有這些人是和我同處在平等，休戚相關，愛與友誼之地位中的。祇有從他們那裏，我才得着了扶助，安慰與快樂。全世界把我關在門外，所有人間連鎖都破斷了，而他們，祇有他們代替了我底家庭，社會，黨，俄國，進而至於全人類。非常的環境用非常的連鎖鎖住了我們。而如今這些連鎖都被打斷了。我底眼淚，我底絕望，我底哭泣都是有原因的……」

薇娜出獄了，二十二年監獄生涯就此告終了。

「……突然！關住的門上起了叩聲……這一次是生命自身在叩門了，牠叫道：」

起來去！……呵！這是何等的悲劇呵！當我已經放棄了一切，不預備再生活，而且服從了我底命運了，那時候忽然被一個叫聲驚醒了：「來，生活！」這不真是一個悲劇，一個苦悶麼？就是在如今，我也不把牠擺脫掉的。」這是一九〇六年出版的薇娜底詩集中一封代序的信函裏的話。英譯本（節本）的薇娜底自敘傳說到她出獄時就收場了。

### 一一一

薇娜是和伊凡諾夫，亞新布勒二人同時出獄，被放逐到西伯利亞一個小村。一九〇五年十月沙皇底「立憲宣言」公布後，薇娜等得着了特赦。她後來就到外國去了。

一九〇七年在德國開會的萬國社會黨大會中她會以俄國代表的資格出席。

一九〇八年社會革命黨中發生亞柴夫事件。原來黨員蒲爾切夫揭起了同志亞柴夫底假面具，證明他是政府方面底偵探，先提議於中央委員會，中央委員會委員及

大部分同志皆深信亞柴夫爲忠實的革命黨，然而蒲爾切夫也是一個卓絕的黨員。他底告發也是有理由的。於是中央委員會決定在巴黎組織革命法庭審判這事件。革命法庭在十月裏開庭，請了三個著名革命黨人做裁判官。第一個裁判官是克魯泡特金，第二個是樂巴丁，第三個便是薇娜妃格念爾。在這次的審判中蒲爾切夫是出席的，他底演說極其雄辯。亞柴夫未出席，但大部分同志都幫助他，所以沒有結果。薇娜當時也相信亞柴夫。據蒲爾切夫自述，當他陳述他底理由的時候，「薇娜妃格念爾臉色青白得像死人一樣，她底一雙美麗的大眼表示出恐怖與痛楚，而克魯泡特金與樂巴丁兩人臉上顯出注意集中的樣子，把他們底坐位移近我，不願聽落我所說的一個字。」

後來經過中央委員會底考察，中央委員薩文夸夫（即灰色馬之著者）等三人親赴倫敦與前警務部部長洛甫興會面，證實了亞柴夫是政府方面的偵探。中央委員會便發出宣言公布亞柴夫底奸狀，所謂亞柴夫事件便結束了。

此後烈娜底生活還是富於革命的活動。俄國革命後她回到了俄國，參加革命的建設工作。友人抱朴一九二二年在莫斯科赫爾岑街克魯泡特金二週年紀念會會場中見過她。他在赤俄遊記中寫道：『會場在戲院裏面，到者數千人，講壇上有克氏底半身石像與畫像兩種。當場有妃格念爾女士……等演說。女士……現在雖已老邁，但革命精神仍極奮發。』一九二三年社會革命黨左派與最高限度派舉行拉甫洛夫百年紀念大會，她被聘請為大會主席。莫斯科克魯泡特金博物院委員會從成立以至於現在書記底職務都是由烈娜擔任的。於是證明自敘傳底英譯者所說的話是不錯的了。

『就在七十五歲之高年（今年七十六歲了）妃格念爾還顯示出來五十年前使得她在革命黨中大露頭角而得為領袖的那種這樣崇高的精神，同樣堅決的性格與信仰，同樣人格底吸引力。

米海諾夫斯基從前曾批評烈娜說：『她所發射出來而且如此引動了她周圍的

人的魔力與動人處是由什麼東西構成，這是很難說出的。她自然又聰明又美麗，然而她豈祇聰明而已！至於美麗，是革命團體中所不大注意的。但此外她並沒有特殊的才幹。她之所以動人在她底全身是非常諧和，非常一致，她底一言一動都表現她底全個自我；疑惑與猶豫是她所不知道的。通常這類的人總是非常刻苦，端肅的，然而她完全不是這樣。反之，當黨事進行得很好的時候，她便是十分活潑，十分愛戲謔，恰和一個小孩子相似。」

本文寫成正值薇娜妃格念爾底七十六壽辰，我願把這一章獻給她做生日之禮物，同時在我放下「萬年筆」之前，我願誠心誠意地祝她：「福壽康寧！」

## 六 路狄密娜福爾鏗席太因

*Ladunia Volkeus: ein*

俄國女革命黨人中有兩個著名的猶太女子：一個是海富孟，一個就是路狄密娜。關於路狄密娜底身世，我還不能夠找到相當的記載，雖然她底名字常見於俄國革命運動的書報中。我從薇娜妃格念爾底自敘傳裏知道路狄密娜還是十四人案件中被告之一，她是和薇娜一同受審的。在審判中她底態度很勇敢，並不注意法官底問話，她不斷地和她底鄰座同志談話，所以庭長常常干涉她道：『被告福爾鏗席太因！不要和你底鄰人談話。』『被告福爾鏗席太因！我請求你——停止私語。移到槌子底末



歸去』審判結果她被判了二十年徒刑。

薇娜和路狄密娜成爲好友是在席魯塞堡獄中的事。薇娜在一八八六年正月曾要求獄中監督在她每日照例在天井中散步時允許她找一個同志作伴。她底要求到底被允許了。據薇娜自述：

『在正月十四日他們帶我出去散步時，我們所稱爲「第一囚籠」底門忽然開了。我看見一個穿着粗布短衣，頭上包着麻布頭巾的女人，她迅速地抱着我，我費了大力才認出來這是我底同志福爾鏗。……我們站着，彼此擁抱，不知道該笑呢，還是該哭。

『在這時以前我僅在審判時期中見過她。我們以前並不會相會過，祇彼此常聽見別人說起。路狄密娜底誠實，她底質樸，她底熱心立刻感動了我。我們在這種監獄的情形之下，並不需要很長的時間便成就了我們間的親密的友誼。我們好像是飄流在

無人跡的荒島上的八一般。我們在這全世界中所有的，除了彼此而外，什麼都沒有了。

.....

「我不知道我會給了什麼給路狄密娜，然而她卻是我底安慰，我底快樂，我底幸福。我底神經和一般的組織已完全鬆弛了。在體質上我很衰弱，而在精神上我也是完全竭盡。我底一般的心情也是反常的；呵！看我找着了一個朋友，她並不會像我這樣被監獄磨折到這末厲害，這末深刻。這個朋友又是溫柔，善良，慈愛之化身。她底可愛的精神底一切寶貝，她都十分慷慨地盡量給與我了。不管我們相會時我底心情是如何地憂鬱，她總會想法子來驅散我底憂愁，千方百計地來安慰我。祇有她底微笑，她底可愛的面貌使我一見就忘掉了自己底悲哀，歡慰了我底心情。我和她散步一次之後，就恢復了我底勇氣，好像另變了一個人，回到囚室裏，那黑暗的小屋也不是如此陰鬱了，生活也不是如此難堪了。我立刻便夢想着我們下次的相會。我們每隔一天才能見面一

次……

「凡遇着監獄裏發生了不幸事的時候，（譬如我們底同志們之死，他們底呻吟聲和臨死時苦痛之叫號，我們聽得清清楚楚）我們兩人臉色都變成了灰白，非常激動，沈默不語。我們極力不要看見彼此底臉，便接吻，擁抱着，然後無言地在小路上走來走去，或是坐在地上（因為沒有凳子）背靠着牆，極力避開那從小的守望塔上監視我們底行動的憲兵底視線，愈遠愈好……」

「在這年春天他們給了路狄密娜和我二人菜園中的兩塊小地（每塊土地約長二英尺半，寬九英尺。）獄吏把菜園用竹籬隔成了六個小花園。這些花園毘連着堡壘的高牆……」

「我們底土地是小的，長方形的，而且位置得很不好，差不多全得不着太陽光。一邊是高的石牆，其餘的三面各有一個九英尺高的竹籬，總有東西把陽光遮攔住。然而

就是這四面高牆圍着的井一般的地方，在我們看來已經是天堂了……

「當草木開始發芽的時候，到處出現的綠色幼苗給了我們以說不出的滿足；夏天憲兵們以前沿着邊牆種下的花一齊開放時，我們竟狂喜得像小孩子一般。我們渴望碧草，我們渴望田野和草地；一叢叢的碧草居然從我們底枯萎了的心靈中喚出了一個全然意外的感情之波浪。每一片小草底綠葉都是我們底寶貝……」

「然而路狄密娜更特別鍾愛昆蟲和偶爾來到園裏的少數的雀鳥。她把麻雀養得非常之馴，她們常常成羣地站在她底膝上，從她底囚衣上啄食麵包屑。當我們手挽手地散步的時候，我常常忽然注意到她拉着我向旁邊走。我曾幾次猜想這是什麼緣故。但她後來把她底理由向我解釋了，我不禁笑起來，過後也深為感動。原來這個恐怖主義者看見了一個甲蟲或爬行的蝶蛾類之幼蟲，恐怕她會把牠踏死！後來我們有了覆盆子樹，小蟲常來吃覆盆子葉，我勸我底朋友把這害蟲捉下來淹死在水盆裏，她總

不聽。她寧肯讓覆盆子全樹都死掉，不肯殺死一個生物。有一次她對於她在囚室裏發現的木虱的待遇，更引起人發笑。路狄密娜用一片紙把木虱小心地包起，當她出去散步的時候便帶了牠出來，又小心地打開紙包放出木虱。

「這種對動物的待遇很感動我，我曾問過她是否從來就這樣對待動物。她回答說無論何種形式的生命，她永遠是這樣愛惜的。在她，這種態度實在不是暫時的監獄生活的「情癡」，乃是一個真摯的感情，而且完全和她底一切可愛的天性相合的。她待人之溫柔與慈愛是無人能及的。……路狄密娜深知生活，深知人們，她並不把生活或人們加以理想化。他們是怎樣，她就把它們當作怎樣，她知道他們有光明處，也有陰暗處。她愛光明處便把陰暗處寬恕了。她能夠找出來，而且永遠不會忽略過，一個人底好處；她確切地相信每個人身上都潛伏得有一種基本善。她堅決地相信善與愛能夠征服一切的惡；因此要糾正邪惡；最有效驗的方法便不是嚴厲的斥責，與壓制乃是

慈愛的話語和同情的友誼的批評。她和別人的關係，都可用「一個無限的仁愛」幾個字來概括之。她最愛說的一句話就是：「我們應該大家都生活，而且讓大家生活。」

「……觀察路狄密娜，靜聽她底話語，尊重她底人格，那麼誰都會自問道，她底仁愛與溫柔怎麼會和革命運動底暴力與流血相調和呢？自然，發出光與熱，使人民幸福，乃是這類酷愛一切的天性之天然的事業。然而另一方面，政治的與經濟的制度之不平與罪惡又逼迫着她選擇了另一條路。對於勞工階級之殘酷的掠奪又使得她變成了一個社會主義者。在俄國自由的公開的活動之不可能以及對於個人之野蠻的壓迫，又把她造成爲一個恐怖主義者。祇有在革命的反抗中，她底酷愛一切，自己犧牲之精神才尋到了能夠以清白的良心表示出牠底利他的熱望之唯一的形式。所以她甘願犧牲自己底生命來掃清了生活之大道讓後人來走，——這事業是祇能求之於革命的反抗中的。

「雖然我們兩人相伴散步是何等地快樂，而且是我們底唯一娛樂與慰安，但在同年（一八八六年）秋季我們便不得不把這種相伴散步之特權放棄了……」

原來獄中向例，凡「品行良好的囚人」才有相伴散步與種花園之特權。當時她們底大部分同志都因被獄吏認為「品性不良」不會得着這種特權，而且有幾個同志如何比運斯基，熱拉拖頗斯基竟不會見着一個朋友底面孔就死去了。別的人還癡等着這種特權之降臨。她們因此覺得這是很不公道的。

「然而路狄密娜別有一種見解。她想我們可以用各種方法來反抗獄中規則。監督之分配特權既是如此專斷，如此不公，因此我們便不應該承認這種特權。路狄密娜提議採用一種消極的反抗；她底方法是我們這時候正享受着這種特權的人實行自願的放棄特權之舉。我們底放棄自然應該有一個理由的，那麼，我們便說所有囚人底品行都是多少相似的，而我們獨享着特權，因此我們底同情與友誼之感情，使得我們

不能夠在別人寂寞受苦的時候，自己安心享樂。經過長久的時間，我還不能決定作這樣的一個犧牲。自然我每一想起我在享受着一種利益，我底同志們卻正因為享受不到牠而悲哀着，這時候我也感到很大的苦痛。然而我一覺得我是生活「在深淵中」，我和路狄密娜的會面乃是我底唯一的快樂……並且我又相信獄吏不會因此屈服……加以現在享着這種「特權」的同志中有幾個是非常病弱，極端需要朋友底幫助的。

「路狄密娜看見分離之思想使我非常害怕，她便過了一些時候不提這件事。而後來這惱人的問題，又時時在我們底談話中發生了。路狄密娜堅持地把這問題底新面目指示給我。她說我們應該不僅看重這次反抗底直接結果，除了牠底直接目的（使種花園以及與同志相伴散步二事成爲囚人之普通權利，人人都可得着的，不再是一種特權）而外，這反抗本身還是有着一種意義的。在一般的沈默與屈服之中，獄



吏也會看見我們並不完全被動地忍受別人給我們安排定了一切，而且我們也不僅如獄吏們所命令的祇想到我們自己。我們還要同情於我們底同志們，起來發言援助他們，防護他們……」

『漸漸路狄密娜底議論居然說服了我，我們便聯合了幾個同志實行拒絕享受這種特權，我們說非等全體囚人都有了這種權利時，我們幾個人是不願享受的……整整有一年半之間我們不會種過花園也不會相伴散步。』後來新監督就職後，這種特權就成爲人人都可享受的普通權利了。

在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內，有一天典獄長忽然通知一部份囚人說沙皇已將他們底刑罰減輕，其中路狄密娜等三人應立刻出獄。『路狄密娜得着這個消息異常憤怒。而我們一想起我們中有幾個人居然得生還於人世，也很覺寬慰，便急忙慶祝她，但她氣憤着，聽也不聽，到後來才慢慢兒氣平了，急忙作出獄之預備。』

「路狄密娜在和我們同住，了這許多年經過了各種人事變遷之後，要離開我們確是一件苦事。她愛我們，而且知道對於我們中有幾個人簡直離不掉她，恰像她就是光與空氣一般。在我和她的最後的談話中，她屢次表示出對某幾個同志之慈愛的關切，要求我不要忘記對於某幾個同志她底分離是特別地苦。」在十一月二十三日路狄密娜更和其他四個同志離開席魯塞堡了。（有兩個同志底十二年徒刑期恰在這時候滿了，所以和這三個遇特赦的囚人一起出獄。）

「路狄密娜臨行前的最後一點鐘是在我底囚室裏度過的。她不斷地哭，我安慰她。臨別時，她帶着深的情緒說她把她一生中所遇着的最好的人們留在席魯塞堡而去了。」

「在一點鐘時分我們底出獄的同志們相繼離開了他們底囚室，然後再被引出監獄。他們正走出獄牆而進入堡壘底天井中時，他們便止了步，爲了要默默無言地和

我們「訣別。」我們從各人底囚室底窗戶裏，注視着他們底退去的背影，他們大家都轉過身子，向着我們深深地曲着腰，脫下帽子揮舞着，表示祝福底意思，而路狄密娜卻停了兩三次，揮着她底手巾。我們也都擎着白手巾，這是我們囚室底兩重的窗戶和鐵格子所不能遮攔住的，他們也很能容易地看見了……」

路狄密娜出獄後仍從事革命運動。一九〇六年正月海參崴水兵叛亂，舉行遊行示威運動，路狄密娜也參加其間。政府軍隊用機關槍向遊行的水兵與羣衆猛烈地射擊，死傷多人。路狄密娜立刻受傷身死，作了一個革命之殉道者，很得後人底敬仰。

## 七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亞

*Catherine Freshkovskaya*

今年正月三十一日巴黎 *L'oeuvre* 報上載了一節莫斯科電訊如下：

『莫斯科，正月二十九日——此間準備今年慶祝俄國革命之祖母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夫人底八十五歲生辰。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夫人現居布拉格。』

我預料在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底八十五壽辰的慶祝會裏定有一番盛況，可惜我是無法「躬逢其盛了。」那麼我就拏這一篇短文獻與她，做一個上壽的禮物罷！

這號稱「俄國革命之祖母」的布列斯科夫斯加亞究竟是什麼樣的一個人呢？且我聽道來。

一八八五年佐治克倫 (George Kennan) 受世紀雜誌之委派，去考察西伯利亞底荒僻的部分，並研究流放制度，後來他寫了兩冊四伯利亞與流放制度。這是一部極有名的著作。在這部書第二卷第一二一至一二二頁中，有一節動人的文章，描寫他這年十月在外貝加爾區的塞倫金斯克和一位女政治犯會見的情形道：

「當馬林和我談話之際，布列斯科夫斯加亞進房裏來了，我被介紹了給她。她是一位約有三十五歲的太太，有一個強健聰明但並不美麗的面貌，又有一個直爽坦白的態度，還有那熱烈的大量的，鼓勵人的同情。她底面容帶着無窮的受苦之遺跡，她底豐富的暗黑色的，飄飄的頭髮已到處染上了灰色，不過這在礦

山的監獄中被剪短了，然而任牠困苦也好，流放也好，懲役也好，這一切都不能夠摧毀她底勇敢的，鍛鍊得很好的精神，也不能動搖她底對於尊榮與義務之信仰。她是一個受過完備教育的女人，起初在本國女學校讀書。她能說法，德，英，俄四國語言，又是一個精美的音樂家，她給我的最大印象，就是她在各方面是一個動人的，有趣味的女人，她曾兩度被送到加拉礦山裏，而且在第二次刑期滿後她又被迫住在這個苦寒的，少人跡的塞倫金斯克的博牙特人殖民地，並受着地方警察領袖嚴厲的監視。據我所知，在這裏一百英里以內，再沒有第二個受過教育的女人。政府每星期給她一元又四分之一的美金，做她底生活費；她底通信也要由警察檢查。她永遠和她底家族，她底友人分離了。在我看來她底前途祇是多多少少的幾年的貧窮和艱苦，到後來那塞倫加河邊的寂寞的墳場便是她葬身之所，在那裏一個不會油漆的木十字架簡略地記載着她底生與死，沒有一滴同情

的眼淚會落在那十字架上的，然而那無可動搖的勇氣，（這不幸的女人靠了牠便輕視了她底可怕的將來）以及她所表示出來的對於在她底本國內自由底最終的勝利之信仰都是令人萬分感動，也是異常英勇的。她向我說過的最後的話大意是：「克倫先生，我們會死在流放中，我們底兒女會死在流放中，我們底兒女底兒女也會死在流放中，然而到底會從此生出一點結果來。」從那天以來我便不會再看見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夫人了。她從我底生活中完全消去了，好像在我和她告別的時候，她就死去了一樣。然而我每一起她對我說的最後的話，我未有不確實地感覺到所有我底勇敢，毅力與英勇的自己犧牲之旗幟都是被舉起來了，而且是被一個女人底手所舉起來了。」

克倫君一八八五年在西伯利亞荒原上所分別的那個女人，被拋在窮困與隱晦中，似乎『死去了一樣』的女人，就是今年要在莫斯科被慶祝八十五歲生辰的「俄

國革命之祖母。」多年的監獄和放逐生活也不會把她底身體損壞絲毫。現在就在八十五歲的高齡她在身心兩方面還是異常健強。她和妃格念爾兩人算是民粹派老將中之僅存者了。我想她在她底八十五歲生辰的那一天，撫着她底稀少的銀髮，回想過去八十幾年的歲月，以及她所經過的六十餘年的革命運動，她一定感到滿意而微笑了。以一個身體病弱的女子，爲俄國人民底自由奮鬥了六十多年，受盡了種種殘酷的壓迫，卻能够屹立不動地保持着自己底信仰，完成了自己底人格之一致，她底敵人亞歷山大二世被革命黨人底炸彈炸死了，亞歷山大三世病死了，尼古拉二世也死於革命黨人底槍彈之下，俄國的專制獨夫——沙皇就這樣地滅亡了。然而以赤手空拳和那般專制獨夫戰鬥的她到今天還是活潑地生存着，光榮地生存着。她現在是退隱了，光榮地退隱了；回來了，光榮地從革命的戰場上回來了。雖然她所寶愛的理想在俄國依然並未曾實現，可是現在她已經是精力竭盡了。難道這一個八十五歲的老婦現



在還有力量來和那統治全俄的大黨戰鬥麼？就拿她僑居捷克斯拉夫京城布拉格這件事看來，就可以知道至今她還是一個亡命者，還不能夠回俄國，因為她是反對布黨政府的人。

## 二

加塞林是一個貴族女兒，於一八四四年十一月二十三日生於小俄羅斯維特布司克縣別墅中。她幸而有賢良慈愛的父母。她每一次對人提起她底父母，她底臉上便發出光輝，她說：『我真有奇異的父母，如果我有一點好處，這都是從我底父母那裏來的。』她底話是不錯的。她底父親是一個心地寬大具有自由思想的人，常常教他底小女兒讀科學與旅行的書。她底保姆有德法兩國的女人，所以在地底幼年，她就可說德法兩國語言了。加塞林底母親對於宗教信仰很深，但她不贊成希臘正教底繁重的儀

式；她所注重的是行善的精神，所以她常常教她底女兒要待僕婢如待自己底姊妹兄弟一般，要把自己多餘的東西分給鄰人。

她底父母是能够互相了解的，他們夫婦間恩愛甚篤，從沒有爭吵的事。她底母親是一個很有禮貌的人，對人從沒有粗暴的舉動。她永不會鞭打過小孩，母親時時告訴兒女們說：「人生中最好的東西就是『金言。』」如果小孩犯了過失，母親就用「金言」諄諄地向他們勸導幾點鐘。家庭裏充滿了和樂的空氣，加塞林就在這種空氣中生長大的。

在加塞林四歲的時候她底父親在切尼哥夫縣置了很大的田產。他們便移到那邊去，她底兒時就是在切尼哥夫縣度過去的。

從小的時候，加塞林就感到現社會制度底不平等，她每拏她底家庭和父親底幾百個農奴底生活情形比較起來，小小的心就感到大的痛苦。有時候她和一個衣服破

爛不堪的農家孩子手牽手地走進母親底華麗的客廳來，請她底母親看這個瘦弱可憐小孩子，他底臉是如此的瘦，如此的髒，腿瘦得和木棒差不多，肚腹又是那麼大，然而在母親看來，這種舉動是不對的，因為富家小姐不應該和貧家孩子玩耍。

在八歲的時候尋求正義的問題就開始來困惱加塞林了，我們且讀她底自述：  
「我們住在一所裝飾得極其華麗，陳設得極其精美的大屋，在大屋底周圍有許多花園和菜園……」

「然而對於一個有活潑的想像，溫暖的心情，與活動的精神的小孩，引起她注意的不僅是府邸中的生活。在我底父親底別墅四圍，和其他地主底住宅周圍一樣，都有所謂「鄉村」者圍繞着，這就是立滿了破漏的茅屋的長街，在那裏居住的盡是些穿着粗布衣服，頭不梳，臉不洗的壯健的生物，這些人看見他們底地主或地主底家庭中的一個人走來的時候，就會快地摘下頭布來，而且把頭

俯下，差不多俯在地上了。他們是耕種土地的農夫。他們在日出之前就起身，直到深夜才能上床，因為他們不得不把所有的時間花費在田間，草地上，樹林裏，倉廩裏，馬房裏，花園裏，牧場上工作。他們無論在什麼時候，什麼地方都在工作。祇要犯了一點小錯過，遇着主人不高興的時候，他們就要被罵，被鞭笞，甚至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他們底妻女都被擊去做主人底或小主人底小老婆；他們底兒子不得他們底同意就被主人帶去訓練來做奴隸或在主人家中做賤役。男子們跑來主人處哀求點麵包，因為他們家裏的人餓得快死了；婦女們也跑來哭告主人，要回他們底被奪去的孩子們。我親眼見着這樣屈辱，墮落，慘痛的事，而受感動，甚至失了知覺，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投身在父親底脚下懇求他饒恕那些爲了在牧羊時睡覺而被認爲罪人的人們。這也不知有多少次了！我看見數百個農夫在天井中等候着主人底吩咐。光着頭，赤着足。冷得渾身打戰，而那主人叫他們等候了一天，

一句話也不說就遣他們回去，因為他自己在和別的地主打紙牌，這些地主也是一樣，自己玩得很舒服，叫他們底車夫寒天裏在車箱上等候着，把手都凍壞了，我看見這樣的事氣壞了我底肚皮，也不知有多少次了！

「這些事情苦惱着我底孩子的心，甚至當我睡在牀上的時候，牠們還來相迫，我睜着眼在牀上躺了幾點鐘，因為想着我底周圍的這一切可怕的事情，我實在不能熟睡了。」

「我有很多的機會來觀察農底生活，因為他們時常成羣結隊地跑來我家，和我底父親討論關係着他們底共同生活之每一件事，在這些時候我總是在他底旁邊，可以聽得見那些農夫要說些什麼話。這盡是些關於田地，牧場，樹林，茅屋之建造，他們應繳納的租稅，應修築的道路，應排洩的沼澤等等的事。然後再說當兵的問題；因為在當時的俄國祇有農底兒子才被徵去當兵。我雖然還是一

個小孩子，我也就已經不能夠明白爲什麼這些忠厚的人應該把工作 and 租稅底全個負擔放在自己底肩上。我又看見，我底父親雖是一個好人，但他總是重視他自己底利益過於他底農奴底利益，我於是痛楚地感到貧富間的不平等。

『我常常從家裏逃出來，一個人跑到鄰近的村莊去，拜訪我們底農奴底茅屋；在那裏我會看見老年人躺在乾草上，餓得異常之瘦，又沒有人來理他，因爲在那夏天的長日子裏祇要能作工的強壯的農人都是在田地上工作，一直到夜間才能夠休息。那些污穢瘦弱的孩子們便在污泥或塵埃裏爭吵，吃着豬狗底飲食。每逢禮拜日我看見許多的農夫走進教堂虔誠熱心地祈禱，爲了上帝的緣故施捨出他們底最後的銅子，爲的是想在來生過着一個較好的生活，因爲他們底幸福之希望除此而外，便再也不能有什麼了。』

『從八歲以來，』如何尋得正義』便成了苦惱着我的問題了。』

平常人在小孩時代總有一種攫取任何物件之慾望，然而加塞林卻不是如此。凡到她手裏的東西，她都願給別人。如果有人把新從火爐裏出來的又鮮又脆的點心給了她，她便會立刻把牠送給一個僕人。如果她得着一個新玩具，她不等這一天過完，就給了農夫底小孩。她常常回到家來，沒有了外套或大衫，因為她已經給了一個穿着破布，冷得發抖的人。她底母親自然責備她，她便回答說：『媽媽，你給我們讀的福音書上不是說過麼，一個人若有兩件衣服，就應該給一件與窮人。我正照你給我們讀的話而行，爲什麼你要動怒呢？』

有一次她看見一羣蓬髮赤足，帶着重鐐的人，被憲兵趕着在街上走。這個悲慘的景象給了她一個很深的印象，她便問母親這是什麼人。『他們是不幸的人——在生活上走了錯路的墮落者。』這就是母親底回答。這個回答自然不能釋去她心中的疑惑。她以後常拏這問題來問自己。

她在小孩時代的唯一夢想，就是怎樣可以使農民得着幸福，她常常想像自己做了一個大田產底主婦，在她底田莊上，全世界的不幸的農夫都可以舒舒服服地住着，穿得好，吃得好，又不受人束縛。

在平靜的夏天的午後，她在露天裏躺臥着，高高的碧草圍繞着她，淺藍的天空中點綴着數朵純白的飛雲。遠處又有一座山，在山上，偶爾有一輛馬車走過。漂浮的白雲似乎聚成了各種物件，什麼山啦，谷啦，溪啦，河啦，花啦，樹啦，巨人啦，城市啦，動物啦，應有盡有——祇要她在書上讀過，或聽見別人說過的東西，都在雲上現出來了。擊這些雲做背景，她便建築起她底空中樓閣，極樂世界了。

她又常聽見人說美洲是富有金子的地方，她便想到加利福尼亞省去，打算帶回不少的金子買田置地，給與農奴，讓他們自由地生活，自由地耕種，自由地享樂。每當她望見天空的彩雲，她就看見她所欲創造的世界了。她常把到加省去的計畫告訴別人，



家裏的人就擊這話傳爲笑柄，然而在別人笑她的時候，她總是直率地回答道：「但是許多人已從那地方帶了金子回來過了！」

### 三

在十六歲的時候，加塞林已經讀了不少福祿特爾、盧騷、狄代洛諸人底著作，熟悉了法國革命底歷史。她受着新思想鼓舞，懷着青年的熱誠，在別墅附近開設了一所學校，居然找到二十個成年的農夫做學生，她一個人做教員，教他們讀書寫字。不久一八六一年解放農奴的事就發生了，然而實際上解放後的農民底生活狀況更變壞了。因爲許多年以來，在舊制度之下，農奴除了耕種他底主人底田地外，他自己還有一塊土地是爲着供養他底全家的。他知道他本人和這塊地都是屬於主人的。然而他也知道主人要賣掉他時也必須把那塊小地同時賣掉。所以他們常對主人說：「我們是屬

於你們的，然而土地卻是屬於我們的。」這樣，農民便滿心希望，在他們被解放了以後，那塊地是也會給與他們的。但是沙皇底意思卻不是如此。我們且聽十七歲的女兒加

塞林底自述罷：

「農民是自由的了，他不再被束縛於土地上了，他底地主便吩咐他走開。他得了一小塊磽土，在那裏他是自由，他會餓死。他昏迷着了：他萬想不到他沒有他底原來的一塊地會能生活……在慘澹的，卻是逐漸增加的憤怒之際，他肯離開他底那塊地，到磽土上去。他哭叫道：「主人呵！我怎麼養活我底小孩們度過一個俄國的冬天呢？那樣的磽土，對於我，就是等於死。」這種哭叫聲已響遍全俄國了。」

「政府在每一縣中派了一個所謂「公正人」來勸導農民。「公正人」一點事都沒有做出來，於是政府調遣了軍隊來，駐紮在農民底茅屋裏，農民底家人

餓得快死了，老年人被醉兵打傷，女兒們也被兵士強姦了。然而農民更變成狂暴了，於是軍隊就用笞刑來對付。在我們鄉村附近的一個村落裏，農奴不肯離開他們底土地，軍隊便把他們成行排隊地驅趕到街上去。從每十個人中叫出那第十個人來，用鞭打他；有些人就當場被打死了。過了兩個星期農民還是不屈服，那麼軍隊又用笞刑，但這一次是在每五個人中叫出第五個人來用鞭打。那般可憐的無智識的生物還是要絕望地保持着他們所視為他們底權利的東西；於是他們又成行地被拖了出來，這一次每個人都挨打了。在五年之間，這樣的事行遍於全俄，到後來血流盡了，精力也竭盡了，農民也祇得屈服。

「我在我底小學裏聽到這些傷心的故事，我底父親和我們縣裏的「公正人」又更告訴了我不少。農夫們成羣地日夜來到我們底家，有許多是被家人拾進來的，因為被鞭子打成殘廢人了。嗚咽着的婦女們垂着淚，訴說在她們底眼

前被殺害了的她們底丈夫的事。這般可憐的苦人常常爬行着，拉着我底父親底膝哀請他給他們重讀「上諭」察出了那是「錯誤的」，又哀請他在法庭上去給他們求救。父親接待過了那般苦人們後，他來到我這裏，很是疲倦，很是憔悴了。

「我現在才明白我底從前的計畫是沒有用了；我覺得應該有大的政治上的和經濟上的變革才行。然而我這時還是一個自由黨，祇想到改革，不曾想到革命呢。」

在十九歲的時候，加塞林就伴着她底母親和姊姊到聖彼得堡去了。到了聖彼得堡她就結交了不少自由黨，這都是出身貴族，受過大學教育男女青年。因為這時候在俄國本國內，女子是無法受高等教育的，這一般人就在暗中為女子開設了許多講授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的班次。這樣的課程，加塞林是完全聽了的。

後來她底母親病了，不得不回家去。母親要把加塞林帶回去，但加塞林不願意，她

要做一個獨立的人；她以為她應該靠自己生活。在當時許多貴族青年都有這同樣的主張。克魯泡特金在他底自敘傳中曾引了詩人奈克拉索夫底話：『奴隸所做出來的麵包是苦味的。』他又附加說：『青年人確實不肯吃那種麵包，也不肯享受靠着奴隸的勞働而積聚在他們底父親底家裏的資財，不管那般勞動者是真正農奴也好，或是現代工業制度底奴隸。』

加塞林底母親到底順從了女兒底意思，讓她在一個貴族家裏做家庭教師，得了錢就作她留在聖彼得堡繼續求學的費用。母親回家去了。她做了兩年半的家庭教師，她底品行極好，很得那一家人的愛敬。

但她底父親後來一定要叫她回去，他允許她回家後有完全的自由，可以過着獨立的生活。果然她回到了故鄉後，她底父親幫助她開設了一所女子膳宿學校，她居然得着許多富家女子做她底學生，她就靠她們繳的學費維持生活。她底父親又爲她修

造了一所茅舍來教育農家小孩，不收一個錢。她從那女學校所得的錢如果維持她底簡樸的生活之外還有餘，她便把剩餘的錢盡掙出來幫助農民。有時買一頭牛送給這一家，有時又買一匹馬送與那一家，想盡她底力量來減少她周圍的貧苦。她說：『我現在是與人民更接近了，我現在開始明白了每個農夫對於從那記不清楚的時代以來的笞刑和苦役之慘痛的回憶。我覺得他們之愛慕自由是潛意識的，然而卻又極其心深的。』

又過了三年在二十五歲的時候，加塞林和一位心胸開放的貴族青年名叫布列斯科夫斯基的結了婚。他受過良好的教育，心地很良善，又是一個自由黨。他在本處縣會（Zemstvo）裏很活動，對於農民底苦況也很關心。他和加塞林共同設立了一所合作銀行，一所專為農人而設的農業學校。

然而加塞林還覺得應該做點較大較急進的事才行。她又到基也夫去，為的是想

尋幾個幫手。在基也夫時正遇着她底一個姊夫死了，她又不得不參加葬禮，安慰她底姊姊。過後她底一個兒時的好友科法利克底來信，敘說他和幾個朋友不滿意俄國的現狀，決定到美洲去建立一個「新村」，在那裏人人都可以自由地用腦力和手力作。他約她同到美洲去，她答覆道：

「我決不去。在俄國正有許多重要的事應該做，然而差不多還沒有動手做的時候，我們怎麼能夠離開俄國呢？在美洲多了我們，對於人民並沒有什麼好處，而俄國人民卻正需要着我們哩！」

在基也夫城內，大學學生設立了一所飲食店，每月膳費共六個盧布，對於不是本校學生的人也並不加價。加塞林先付了一月的膳費，每天到這裏用餐，借此可以觀察一切。這是一所木頭的建築，最下的一層全被這所飲食店占據了。製得粗糙的長木桌子上面蓋着洗得不乾淨的桌布。每個屋角裏堆着一疊又厚又重的白色碟子，在用餐

的時候，照例發出一陣響聲，這一盞碟子就被顛倒在地板上。於是用餐的時間開始了，學生們高談闊論爭辯着各種問題，她靜聽着，想考察出他們底性格。後來她擎了一些小條片把她底姓名和住址寫上，第二天她就選擇了幾個給了她以好印象的學生，把紙片分散與他們說：『請來看我，我們可以隨便談論談論。』

這天晚上就有五個學生來看她，他們都是富於同情心的誠實的青年，她便問他們道：『爲什麼你們不做一點事？在俄國羣衆正飢餓着，頸項上掛着鐵練，門口站着狼羣的時候，你們爲什麼不做一點事爲什麼你們要做「閒人」呢？爲什麼你們要用學校來遮蔽你們底眼睛，不去看看現實呢？』

『我們是「閒人」，然而應該做什麼呢？我們怎麼能够使情形變好一點呢？』這幾個學生中也有和革命黨人認識的，不過他們還沒有做革命黨人的意思。

這一次談話自然沒有什麼大的結果，不過從此加塞林便和他們結了親密的友



誼，又由他們底介紹得和革命黨人認識。

但不久她底丈夫和友人又把她叫回故鄉去了。在那裏她和他們極力想由政治行動來改善農民生底狀況。加塞林這時候已表現出她底演說的本領。她底聲音是又宏亮又清晰。她能說農民所能懂得的語言。而且因她有偉大的心靈和偉大的人格，所以更能感動人。

選舉地方法官的時期到了。這時候科法利克因爲去美不成，跑來看加塞林一家。加塞林便勸他做一個候選人，他答應了，不過因爲他不是本地方的居民，沒有被選舉權，所以她底父親就造了一個假的租佃契約，算把田地租一部份給了科法利克，科法利克就有被選舉權，而且果然被選出來了。他本是一個極其能幹的人，又是一個天生的領袖。其餘的法官舉他爲他們底首領。他辦事果然不錯，在三個月之內就把八百多件陳年的積案斷得清清楚楚。他斷案完全依着公道，極力防衛農民生底權利，很得農民

底歡心，然而卻也得罪了地主們。那般貴族便去報告內務大臣說這一羣自由黨將有反抗政府的陰謀。

於是科法利克被免了職，加塞林底父親受着彈累，也被免了職，他們底同志們中有幾個未受着審判被就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加塞林夫婦自此便受着警察底嚴厲監視，他們爲農民開設的銀行和學校都被封閉了。這離科法利克做法官之期還不到一年咧！

政府方面又去偵察加塞林向農民所作的演說是何種性質的，本省總督並把她底父親叫去，要他說明加塞林爲什麼要做那樣的事。加塞林底父親回答說，他底女兒以爲應該把新法律向農民解釋明白，爲的是使他們懂得自己底權利，總督聽了這樣的話，便冷笑道：『我們這裏需不着傳道的使徒。』他並且還告訴加塞林底父親說，他一家人愈少干預農民問題愈好。

這個慘苦的經驗便使加塞林從和平的自由黨變成革命黨了。明白要想得着大的進步的改革，非先把現存的政府底形式改變過不可。貴族專制的政府實在是農民幸福底一大障礙。所以要爲農民謀幸福，就應推翻現在的政府。

然而要去做推翻現政府的事，同時就是去找監獄，苦刑，拷打，流放，死刑。加塞林現在有二十六歲了。他底丈夫也是在青春時期。她便把她底心事告訴她底丈夫，並且問他是否甘願去冒大險，去坐監，去死。他回答說，不。加塞林便說『我是甘願的。』於是她就和她底丈夫分開了。

#### 四

加塞林又到基也夫去，加入了一個革命團體。這時候正是奈其亞葉夫案件開庭審判的時期，審判結果大批的革命黨人就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去了。這件事驚動了俄

國社會，而革命風潮也就更厲害了。

這時候的俄國革命黨人大體分爲兩派，一是拉甫洛夫派，一是巴枯寧派。拉甫洛夫派主緩進，以爲農民要受到相當的教育後才能得着自由，所以應該先從事於慢慢兒教育農民之工作，而巴枯寧派則不然，他們主急進，以爲目前的急務就是把農民組織起來實行革命，愈快愈好。他們說農民底反抗不久就會成熟的，因爲那種普遍的困苦使得農民不能再忍受下去了。『饑寒便是最有力的教師，去告農民爲什麼他要受寒挨餓，向他說明他如何才能夠養活自己，那麼，很快地他就會懂得的。』

這兩派雖有不少的異點，卻也有一個共同之點。兩派都承認祇有民衆革命才是根本改革俄國悲慘情形的唯一方法。這兩派底領袖拉甫洛夫和巴枯寧都是僑居瑞士的亡命客，而且是好朋友，所以這兩派的人也是互相愛敬的。他們中大部分都是出身貴族家庭的。他們以爲做貴族的人安富處優，坐享農民底血汗之利，已經有無數的

年代了；只有靠着壓迫農民，掠奪農民，他們才能夠過着奢侈享樂的生活。因此這般青年人便以爲他們應該來替農民服務，犧牲自己的生命來把自由與幸福交還給農民們，爲的是替他們底祖先贖罪。

加塞林是屬於巴枯寧派的。不久在基也夫城內她就找到不少的男女同志，他們都很愛敬她。在加塞林底親密的友人中有一個年紀較她小九歲的女郎馬霞加林金娜 (*Masha Kaljenkina*)。這個女子因了她底信仰堅定行爲勇敢，後來在革命黨中成了著名的人物。她因爲讀了奈克拉索夫底關於農民的詩歌就變成了熱心的革命黨人，後來便到基也夫汲收當時最進步的革命思想。她進了基也夫產科學校，在那裏結識了加塞林底姊妹阿爾加，又由阿爾加底介紹才得和加塞林相識。馬霞是一個極其美麗的女郎，有柔嫩的皮膚和容顏，平日沈默寡言，性情溫柔，作事勤勉。凡遇危險艱難的事，她總是比衆人都勇敢有爲。說得少，做得多，若有人把秘密託給她，她從

不洩漏一句的。許多青年對她生了愛情，而她自己對男子總是很冷淡。加塞林問她，這是什麼緣故，她回答說：『我愛運動。』加塞林批評馬霞道：『溫順時像一隻小羊，勇敢時就像一隻母獅。』

在一八七三年『到民間去』的運動開始了。同年俄政府下了『詔書』命令僑居瑞士的俄國男女學生立刻歸國。於是在短時間之內大隊的革命青年便回到俄羅斯來了。『到民間去』的運動加了這一支生力軍以後更興盛起來了。基也夫這時候就成了一個沸騰着的火山，在那裏聚集着不少的革命黨人。加塞林也就是其中的一個。他們完全拋棄了貴族底身分，去做農民中之一個，衣食住和農民底一樣。每天也像農民那樣勞苦。因為和農民過着同樣的生活，便能夠體貼出他們底苦痛。了解他們底需要，才好向他宣傳革命思想。而加塞林更說：『我們要變成和他們同樣的人，我們才有權利來煽動他們。』

既然這樣地決心去參加煽動農民革命的工作之後，加塞林便先去和家人告別。因爲一旦做了反抗政府的革命黨人，就應該把生命置之度外，隨時都會被捕，被監禁，被流放，被處死刑，所以她在去就犧牲之先，要和她底親愛的家族見見面，作最後的訣別。她先到科夫諾省的一個縣裏去見她底長姊，然後到路歌威次去見她底父母和丈夫。他們都勸她不要去做革命工作，不要無益地去送命。她本可以過着安靜幸福生活的。他們又說她已是快要做母親的人了，不應該去冒險，歷萬難。這時候她似乎站在歧路上了。一邊是充滿了富裕，奢侈，繁華，慈愛的家庭幸福；一邊是監獄，流放，死刑。然而爲了求得良心上的安慰，她卻毅然決然地取了後邊的一條路。她深感到那個最重大的責任叫她到戰場上去，她是不得不去的。懷着一個痛楚的心情，含着滿眼純潔的眼淚，她和她一生最親愛的人們告了別。從這時以來她就不會再和他們見一面了。在她被流放到西伯利亞後不久，她底丈夫就死去了；到她從西伯利亞回來時，她底父母也

早已成了過去的人了。她底積蓄了多年的辛酸淚也祇能灑向他們底墓前。

她本來決心立刻到農民中間去的，但她底同志們勸她暫時等待一下。等到革命黨人在農民中間的組織稍微有點力量的時候，再去不遲。她聽從了他們底話，便留在基也夫城內。然而她是要靠自己底力量謀生活的，她便剪了許多小方塊紙寫上她底姓名和住址，又寫道她願意擔任私人專門的教授，並且指定某幾個題目。她擎了這些小紙塊走到一個女學校附近的街角，等着女學生下課回家便散與她們或她們底家屬。她底朋友們覺得這樣的舉動是很滑稽的，便時常嗤笑她。然而事實上這樣的方法卻很有效果，居然有不少的家屬請她去教他們底女孩們。她每月平均可得一百四十個盧布。她晚上又忙着做革命黨的工作。整日整夜地忙着，她底身體反而更強健起來了，比她從前過閒散生活的時候還強健得多。

不久加塞林又得着一個表姊底信，勸她到維特布司克她「表姊」底田莊上去幫



忙做點有利於農民的事。那表姊是一個愛做慈善事業的婦人。她果然去看了，她很滿意表姊對於農民所做的事。表姊留她在那裏住下去，但她一時不能決定。她便先到彼得堡去和重要的同志們商量進行方法。她會把她底表姊底計畫告訴科法利克。他回答說：『加丁加〔加塞林之孀婦〕，你已經做夠這種社會的改良工作了。現在你正應該投身激烈的戰場中。爲什麼你不加入戰線呢？』

他底意思是叫她不要再去做不澈底的慈善事業。他勸她立刻穿起農婦底衣服到民間去宣傳革命。

她在彼得堡的生活也是異常活動的，她不久就成了革命團體底中堅分子。她底剛毅，樸實的性格，她底不怕一切的勇氣，她底坦白的，熱心的，中肯的談話，以及她底不屈不撓的精神，很得革命黨人底敬愛。

但不久，她底孩兒出世了。她底產後的身體恢復了健康之後，她就回到了基也夫，

和她底嫂嫂威娜同住。她底嫂嫂和她友愛甚篤，她答應把加塞林底孩子當作自己底孩子般養育。

這時候一件不幸的事來了。她底姊姊阿爾加得病死了，臨終時還瀕叫着加塞林底名字。加塞林經了這個打擊後，威娜又患了病，她盡心竭力地把嫂嫂底病看護好了。威娜病愈後不久，加塞林底哥哥就來接他底妻子回家去。加塞林不得不和她底孩兒分別了。臨別的情景是很悲慘的。

馬車停在門前，兩匹終日奔波的馬把鼻子抵着地，吼着。威娜和她底丈夫坐在車內。加塞林從房裏抱出孩兒來，交給威娜。大家都沈靜了，沒有一個人說話。過了一刻，加塞林底眼裏流出淚，哭起來了。她哭得像一個無人慰藉的小孩一般。威娜便叫道：「加卡，加卡！你怎麼了？」她仍傷心地哭着，不答應。威娜在她底額上親了一下，馬蹄得得聲一響，馬車就立刻在石頭道上馳起走了。加塞林悵迷地望着馳去的車輪和馬車底後

影，直到縮小不見爲止。但她底雙眼還向那方向癡癡地望着。這是一個春光明媚的日子，但在她底心裏似乎一個寒冷的秋天來到了。她覺得自己是被人拋棄了。她說：

「我底心似乎裂成了千萬塊了。我底脚跛了，我底手膀硬了。我不能夠從那地方移動了。我這時便想起當我最初說起我底願爲農民服務之願望時，別人所給我的勸告。我還是一個女孩的時候，別人說：『等着罷。你將來結了婚，就會被束縛住了。你底青年的血也就會安靜下去了；你底急流着的小河也就會變成一塊平靜的湖了。』那個時代果然來了，但我覺得我底精神並沒有一點改變。我覺得我底爲人民謀幸福之理想還是和從前一樣的強烈，而且似乎更強烈了。那時友人們又向我說：『等着罷，祇要你有了一處田產歸你管理的時候，你底全時間，全思想就要完全耗費在那上面了。然而我底丈夫和我果然買了一處田產，卻也沒有這樣的結果產生。因爲我決不能把這微小的田產和全俄國的大平原比較，

而不看重後者的。我底精神和信仰還是和從前一樣，並沒有改變。然而從友人方面，新的勸告又來了。他們現在卻說：「是的，丈夫和家庭並不會使你變化，但你要屈服於自然之命令下的你底小孩一生，你底革命思想就會死的。你會經用來飛翔在天空中白雲間的雙翼，你將來會用來庇護你底小孩了。」我生了一個小孩。我覺得我底青春便埋葬在他底身體中了，當他離開我底身體的時候，我底精神之火似乎也同他一道去了。然而事實也並不是這樣。我底對於孩兒的愛情與對於革命和俄國人民底自由的愛情，時時在戰鬥着。這種心理底交戰使得我許多夜不能安睡。我明白我要做一個賢母，便不能再做一個革命黨人。這不是兩件可以同時並做的工作。祇要一件就可以把人底全副精神吸收淨盡了。因此我便把我底孩兒交給威娜與我底哥哥，讓他們當作親生的孩子養去。

「作了這種犧牲的並不祇有我一個。在那無數的爲俄國人民底自由奮鬥

的婦女中，我知道有不少的人在做爭正義的戰士，和做暴政下受害者底母親兩條路之間，都毅然決然地選擇了前一條路。」

## 五

一切都安排妥善了，加塞林便決定出發到民間去宣傳革命之大道。她約定了兩個同伴，一個是司特范諾維奇，我在關於沙蘇麗奇的一章裏曾提到他底名字。他後來成了一個極其著名的革命黨人，因在齊基林縣組織農民革命，功敗於垂成的時候；被捕；但又逃了獄出來。然而這時候他還祇是一個二十歲的孩子，一個沈靜寡言，異常誠懇的青年革命黨人。還有一個同伴就是她底女友馬霞。司特范諾維奇裝做鞋匠，馬霞也學成了染色和油漆的手藝，她又教給了加塞林。

在一八七四年七月裏的一個晴明的早晨，這三個人動身向那不可知的前途進

行了。大家都穿着農家衣服，背上負着包袱，包袱裏盡是些粗衣服和他們各人底手藝上的器具。各人都帶着假護照。她祇有三十歲，然而她卻找到一個四十歲婦人底護照。因此她須得把自己打扮得老一點。她穿着大的樹皮鞋，厚帆布的襯衣，一件粗麻布的裙，一件黑色短衫，腰間再束上一根寬鬆的紅帶。他們假稱說是堂兄妹，自然據年齡看來，加塞林是居長，司特范諾維奇居次，馬霞是最小的妹妹。

這是一個明媚的日子。加塞林三人是異常快樂。他們底心中充滿了對於全人類的善意，而且在他們底對於被壓迫階級的愛中他們也尋出了一種宗教的快樂了。他們先到尼比河口岸上，搭船到切爾加司。一船裏的乘客都是農夫和工人。大家都在進飲食，加塞林三人也從包袱裏取出黑麵包，乾魚，蘋果酒來吃喝。別人問他們到什麼地方去。他們回答說：『我們是從阿洛夫省來的。我們在尋找工作。我們聽見說某某城內正需着我們這一行的手藝人。』不過加塞林和馬霞底手都是異常白嫩，不帶一點做

過苦工的痕跡，因此又引起了工農們底好奇心。加塞林解釋道，她們以前是貴族家裏的侍婢，只做過輕便的工作。

在切爾加司登岸後他們不得不走上一個沙石的高山。小小的馬霞不能夠負她底重包袱了。她底身子更漸漸地俯下了。她底兩個同伴說要把她底包袱裏的東西取出一點，放在他們底包袱裏，她起先不肯答應，動怒說：『如果我不能負重，那麼我還算什麼樣的農婦呢？』但後來她實在負不起了，便答應從她底包袱裏取出些東西分給他們。

他們三人穿過城市，又走到鄉下。在一邊是無垠的大平原，一邊是濃密的大樹林。有時一輛馬車駛過掀起了地上的塵土，似雲霧一般，把他們底眼睛迷住了。有時又過着了濕地，這實在難走了，何況又負着重包袱！於是這兩個女子就不得不常常坐在道旁休息一會兒，歇歇她們底疼痛的足。司特范諾維奇是慣於在濕地和塵土中走長

路的人，看見這樣子，便嘲笑她們底嬌柔。他站在她們底前面，說：『走罷，你們現在已經坐得夠了！』她們實在沒有力量了；然而她們知道在黃昏以前她們必須走到隣村去，否則這晚上她們便不能在農家中找得寄宿處了。因為農夫素來不願留那些在深夜裏來借宿的生客。於是她們又祇得站起來向前走了。

在六點鐘的光景，他們三人到了B村。大家都疲倦了，就坐在一家茅屋底門前歇歇。過往的農夫們問他們從什麼地方來，到什麼地方去，他們仍然回答說是從阿洛夫省來找工作的。一會兒縣書吏來了，驕傲地問他們道：『你們有護照麼？』他們心裏很是驚惶，但表面上並不動聲色，就把假護照掣出來給他看了。司特范諾維奇還問書吏，他們能夠何處找到一個過夜的地方。那書吏不屑於回答這問題，祇是昂然地把護照看了一眼就交還給他們了。

然而他們總得找到一個宿處。縣吏去後，司特范諾維奇說：『我們必須到一家酒



店去，在那裏總會有更多的人。」不過這時是星期三，酒店裏幾乎全沒有生意。那店主猶太人坐在櫃台後面，還有一個高大的，衣服破爛的，酩酊的農人伸着四肢睡在棹上。他是一個退伍兵士，曾參加過克里米戰爭，現在正在誇耀他底戰績。他底話起初還引起他們底興趣，但不久就使得他們討厭了。他們催促那位農夫把他們引到一個可以寄宿的地方去，然而他還繼續說他底故事，捨不得走。司特范諾維奇後來請他喝了幾杯穀酒，他才中斷了他底故事，說他底一個朋友（是個繆夫）有一間房屋出租，但離此並不近，還在那邊村頭上。他把路線告訴了他們，他們就向着那邊去的路上出發了。

他們問着那個繆夫底住家；他答應把房子租給他們，不過他警告他們說，房子還沒有打掃出來，這晚上睡在裏面是很苦的。幸而旁邊一位老婦慷慨地請他們到她家去暫住一夜，並請他們進飲食。他們吃了幾塊餅乾，但那個和拳頭一般大小的大麥麵

饅頭確實太難下咽了。不過他們一想到自己底爲人民服務的義務，也就勉力把饅頭吃了。那饅頭底臭味後來追想起還使加塞林顫抖。

進飲食的時候，他們和主婦談起找工作時所受的艱苦。她回答他們說：『不要煩惱，將來會有不少的女孩來找你們給她們染手巾，漆皮靴的。你們會有很多的工作做。』

第二天吃過早餐之後，他們三人就去看他們底新居。牆壁已頹敗，動搖了。地板是破的，生滿了惡蟲。到處都有鼠洞，還懸着蜘蛛網。他們無力無助地立在污穢叢中。也許這時候他們想到了各人離開了的家庭的寢室中的溫軟的牀褥和幾盆蓄微與朝顏。但他們甘願拋棄了這一切，並無一點悔恨。那主婦又向他們提議說：『你們最好從田間取些新鮮溫暖的糞來，和石灰參雜在一起，好好地地板刷洗一下。那麼你們就可以拏新稿草來鋪牀了。』

把糞和石灰參雜在一起，在農家乃是女子們底專門工作。司特范諾維奇是不能够幫助她們。加塞林和馬霞勇敢地勞動着。不過把糞和石灰調和起似成漿糊來塗那蟲蛀的地板，這樣的事是那兩個出身貴族家庭的千金小姐所不會學過的。她們極力忍耐着，不要嘔吐。司特范諾維奇抄手望着她們笑。他無意地說了一句：『真是女子底事！』

『你爲什麼不幫助我們呢？你曉得說空話是太不公道的。』加塞林回答道。

『這倒是一件很好的工作！怎麼？難道我竟要做村夫村婦們底笑柄！』這是司特范諾維奇底回答。

房屋到底整理完竣了，在可能的範圍以內總算弄得很清潔了。牀鋪也算安置好了。然而夜間加塞林和馬霞兩人卻不能安睡。因爲她們剛吹熄了蠟燭，各種蟲蟻都跑出來了，一羣羣地發出各種叫聲來襲擊她們。至於司特范諾維奇呢，他睡得像一條黃

牛一樣，一點也不覺得。這一夜可苦了加塞林和馬霞。她們極力和這羣惡蟲戰鬥，從這邊滾到那邊，從牀上搬到地板上；然而惡蟲到處追隨着她們，而且老鼠也出來了。一直鬧到天明，蟲和鼠都逃走了，她們才得安靜地睡眠幾點鐘。

在這種情形來之下他們一面靠着他們手藝來維持自己底生活，一面又借此來結識農民，開始他們底宣傳工作。但後來他們發現出來在這裏是不能煽起暴動了。三人又到S城去。

在S城內他們租了一間屋子，主人是一個身材高大肩膀寬闊的老年人，年紀有八十多歲了。長着飄飄的白鬚的臉上還帶着光輝勇敢的色彩。他在青年時代就同着許多人一起來S城的。B伯爵底田莊上工作。B伯爵待遇他們極為殘酷，有許多農夫常常被鞭打到半死。因此農民便起來反抗伯爵，這老人便是反抗的農民底領袖。到後來幾排槍和許多根皮鞭就把暴動壓服了。他受着極厲害的笞刑，在牀上躺了幾個星

期。

那時他們底宣傳工作進行得很好，但不久本地的官吏聽到了風聲，說要逮捕這三個傳道者。幸好他們三人聽從了同情者底勸告先後離開了S城。在切爾加司集合。司特范諾維奇先走，加塞林與馬霞同道。臨行時凡認識她們的人無不落淚。那老人更是感動得厲害，他向加塞林說：

『我和我底妻子很快活地過了許多年了，然而我對於你所發生的感情，從不會對其他的女人發生過。你是一千個婦女中的一個。願上帝幫助你所做的一切事業！』

## 六

馬霞回基也夫去了。加塞林在切爾加司住了一些時候，就和司特范諾維奇同赴

了，後來又游歷宣傳到乙地。

這時候他們有了大批的革命書報，加塞林白天做苦工，晚上便進行宣傳事業。她後來自述當時的經驗道：

「我底會總是在夜間舉行的。一間低的屋子，牆壁和地板都是泥土的。樑木可與我們底頭相齊，再上去一點，就是茅草。屋子裏擠滿了許多人，男女老少都有。兩個大人坐在高的磚爐上，搖擺着雙腳，有時敲着表示喝采。這些人都是我底房主找來的。我底房主是我挑選出來的一個勇敢的農夫，而他又去挑選了那般恐怕被流放到西伯利亞的人。我使他們記起他們所受的笞刑；我指出那些終身殘廢的人，我又指出那些有了丈夫死於鞭笞下的女人。當我問，是否人應該永遠受鞭笞的時候，他們就極其猛烈地叫號起來了，他們底叫號聲是如此猛烈，以致隔壁的三四條牛都吼起來，應當要人過去鎮靜牠們。我又問他們底孩兒底生活情

形，有幾個農婦回答說她們底孩兒在去年冬天就死了。我問：爲什麼呢？因爲他們一家祇有最礮薄的土地，要得自由，要能生活，人民非有土地不行。我從大衣裏取出寓言書，這些寓言是寫來宣傳我們底主義，激起人民對自由之愛慕的。於是在深夜裏一盞微弱的燈光照耀着那一堆圓睜着眼睛的農人底寬大的臉，他們帶着敬畏的眼光望着那神秘東西——一本書。

「這些書是花了重價，秘密印刷起來的，牠們底效力比口頭宣傳要大兩三倍。印書底費用雖大，然而我們中許多人都有圖書、珠寶、價值的衣服和毛皮出賣，可以賣進大批的錢；而且隨時有同志加入又可捐助經費，我們又沒有個人的耗費。」

「我時常因爲被偵探認識破了，便不得不在工作未完之時很快地離開了我所定居的村莊。那麼，我底會場裏的聽衆就會跑到一個能夠誦讀這些奇異的

寓言的農夫處去集合。他們還想着我，直到幾個星期之後，別一個人又僑裝到他們中間來了。

『在一八七四年有兩千多個受過教育的男女青年到民間來了。你們說，這是令人厭倦的工作。不錯，如果農民是粗笨，遲緩的，自由之精神就似乎祇是幻影了。然而祇要自由之精神一旦發展成爲實在的東西時，我們就不會覺得厭倦了。我們有時又得和同志們把握。我們常能互相勉勵，因爲大家都看見農民已經接受了我們底主張了。要占有土地本來就是他們底祖先們底夢想。他們底熱望起來了。堅決的鼓舞的話語從一個團體傳到別的團體。秘密的組織成立起來了。通信的暗號發明出來了。運動廣佈了俄國的三十六個大省分，而且一天一天地組織得更好。人民底黨就這樣建立起來了。』

九月加塞林又同司特范諾維奇到T地。去從事宣傳工作，但在那裏她後來就被



捕了情形是這樣的：

在T.地時她和司特范諾維奇寄宿在一個農人家裏。房東底妻子病了，他雇了一個婢女。司特范諾維奇不久就因事到基也夫去了，把他底行李留交加塞林照管。加塞林每天早晨要到市場上去買食物。有一天她買了兩個蘋果，一小片豬肉向家裏走去的時候，路過那舊王府底斷井頽垣，心裏正想着將來有一天沙皇底寶座會像這樣讓給蟲蛀的。忽然一輛馬車從後面飛馳過來，她先聽見了車聲便掉過頭。一個高大的警官坐在車上，他向她粗暴地叫道：『站住！』

她知道事情不妙了。

『過來！你是從什麼地方來的？』

『從阿洛夫省。』

『你底護照在那裏？』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亞

『在我家裏。』

『好，坐上車來如果你有護照，我們不久就會看見的。』

一陣馬蹄聲中馬車飛馳走了，警官並不曾問她底住處，但車子卻是向她底家去的。加塞林知道警官一定在她家裏去過，而且還發現出什麼東西來了。

這是一個酷熱的日子，茅屋底窗戶都被取下來了，爲的是透進更多的空氣，那個婢女站在一株老樹底旁邊，她底面孔成了死白色，而且昏迷得像癡呆了一般。原來事就壞在她底手裏。她有一天偶然在加塞林底行李中發現了紙件和地圖，這在農家是很不尋常的。她把這件奇事告訴了朋友們，到後來就傳到警察底耳裏了。

『護照！』警官咆哮道。

車夫跑進屋去把房東叫了出來。

『護照！』警官又狂叫道。房東跑進去把護照取了出來揮舞着給警官看。

警官便訊問加塞林，又試去捉她底下領，這本是上官習慣對農民的樣子，加塞林覺得被侮辱了，便發了怒。這一來就使警官知道她不是一個農婦了。警官底眼裏射出了惡意的閃光，他轉身向那戰抖着的房東問道：『她底東西在那裏？』房東以爲警官疑心加塞林做了賊，問的是賊贓，他知道她是清白的人，便答道：『老爺，她沒有東西呵。』

『沒有東西！那卻又是什麼呢？』他指着房角裏重的行李說。

『呵，那都是她自己底東西。』

『好，好，我正要那些東西，帶到這裏來。』

於是房東把那些包袱拖到房子底中央，打開給警官看。

『呀！』警察抽出了一把革命小冊子，高興地叫起來了。『那麼，你還能讀書寫字？』

『加塞林並不答話，她坐在一個大木櫃上吃着她剛買回來的蘋果，她底態度是異常

冷淡，異常安靜，好像她自己祇是一個旁觀者，並沒有一點關係。那警官自然是十分高興，因為他自從做了警官以來所辦過的最重要的案件就是去尋回一口走散了的豬，或追回幾隻被偷去的小雞。現在居然捉到一個革命黨，在他不可不說是一個非常的凱旋了。同時在窗外，在天井裏，在房子內，聚集了一大羣人，男女老幼都有，大家都懷着恐懼與好奇心。

警官鼓出兩隻眼高聲向羣衆宣讀革命黨底宣言。凡是激烈的地方使他發了怒，他更大聲讀出來。他又叫人把縣吏請來，縣吏又高聲把宣言朗誦一遍，他們又把牧師請了來，牧師也把革命黨底宣言重念了一遍。在他們，以為這些話是大逆不道的，而在場的聽衆底心理都正相反。因為這裏面所說的都是農民渴望的東西。聽的人越是加多了。忽然警察署長到了。他問加塞林道：「這是什麼？」

「宣傳品，你們底縣吏和憲兵剛才曾拏牠來煽動起人民。」

「搜她，」警察署長說。

於是幾個農婦便把加塞林帶進一間小屋裏，關上了門。然而她們不肯搜她，她們都哭了，一面又稱讚她底鎮靜工夫。她身邊祇有兩個盧布，一個白信封和幾根燃過的火柴。

這時加塞林就被押送到那個舊王府中，囚在黑洞裏。她告訴我們第一次的經驗道：

「當我走下去的時候，發現了兩個昏迷着的可憐人，我是被推進來的，那重門就被用力關閉了，門在黑暗中響着。我向前走了一步，腳滑了一下，因為地板上積滿了尿尿的緣故。我默默地立着，病得很凶，我便倒在一堆乾草與破布上面。一分鐘以後我又恢復了知覺，連忙跳了起來。滿身爬着蟲蝨。我靠着牆壁，然而牆壁又是濕的。所以我整夜裏都站在「黑洞」底中央。這就是西伯利亞之開始了。」

就在這時候她所焦慮的還不是她自己底事，乃是伯特范諾維奇回到此地被捕，她被移入監獄之後，有十二個全武裝兵士看守着她，但她居然設法通了一個消息到基也夫去。

不久她就被移送到彼得堡監獄去了。在那裏她等候審判，共候了兩年，終日就在那個九尺長，五尺寬，七尺高的囚室裏，這真是一個禁錮自由的鐵籠了。她又說：

『在第一晚上我躺在黑暗中自語道，不管這個災禍，我們底戰鬥是必須繼續下去的，不過我有點爲這戰鬥而恐懼，好像我們爲自己所愛的東西而恐懼一樣。我躺着不動，那單獨禁錮果然有了效果，使得我底心不安寧了。忽然我坐了起來。我聽不見什麼聲音。我又躺下去了，我底耳又靠近那個支着我底牀的鐵管。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滴答！我曾聽見說過在莫斯科一次會議中所計畫出的叩壁底方法，但我現在記不起了。到後來我有了一個觀念。俄文中共有三十五個字母。

我急敲着壁，一下，兩下，三下，一直到最後一個字母我便敲三十五下，沒有回答，我又敲着，這一次敲得很慢，很清楚。我底心在跳動，從走廊上傳來一陣腳聲。獄卒走近，而且從我底門口走過了。他底脚步聲漸漸消失了。突然——滴答——滴答，滴答——地答，滴答，滴答，最後一次也接連敲了三十五下。於是我們便慢慢拚出字，拚出話句來。靠着這笨拙的方法，別人又把輕便的方法教授給我了。此後兩年之間，那鐵管差不多無一刻不在談話的。我們談得多麼快呵！……」

「一八七八年我們底審判開始了。在三百多名的被囚者中，有一百多人已死亡或瘋狂了。我們這一百九十三個生存者擁擠在一個小的廳堂裏。其中有大半數的人都是屬於我們這個團體的，從前我和他們差不多無日不見面；現在我見着他們，我底腦筋異常震動。他們在相貌上好像變成了另外一個人，面色灰白，形容枯瘦，舉止遲鈍，然而他們卻依然保持着那個強健的心。我們底審判，簡直是

一幕滑稽劇，裁判官是由「沙皇」特別委派的，另外有特別陪審員七人，其中祇有一個是屬於農民階級的。他們把我們分成許多小組，十個一組，或十五個一組。這次審判繼續了半年之久。當我底輪值到了的時候，我在法庭上宣言反對這種滑稽劇。我向裁判官說：「我幸而得爲俄國社會黨和革命黨之一員，我也以此自豪；因此我不承認『沙皇』底法庭有權威來裁判我。」爲了這一段話，我便立刻被逐出法庭，而且我底判決又因此加上懲役五年。俄國婦女因政治犯罪而被判處懲役者以我爲第一人。我底刑期一滿，又被流放到西伯利亞過了若干年。

「在一個夜裏我們十個人被秘密地引了出獄，（以後每晚引出每十個犯人）下面街中有十一輛運貨馬車，每輛車駕着三匹馬。我被放進了一輛車，兩個強壯的憲兵在我底兩邊坐着，監守着，我，車夫就坐在我底膝前，我要在車裏住兩個整月。車夫在馬背上一鞭，在一陣馬蹄聲中，我們底五千里的旅程就開始



了」

## 七

從歐俄到西伯利亞去的路程可算是一條死路。政治犯一旦走上了這一條路，少能夠活着回來的。關於西伯利亞旅途中政治放流人底情形已經有不少的詩人文士描寫過了，因此我們一聽見西伯利亞四個字便覺得不寒而慄。加塞林也曾將放流路途中的恐怖告訴過人，睡覺的驛站底小屋裏牆壁上全是蟲蝨底血跡，又充滿着難聞的惡臭，並且還是傳染壞血病，肺病，傷寒病的地方。『不斷的腳鐐手銬底響聲，婦人底哭泣，病小孩底叫號常常穿過牆壁來到我們底耳裏。』最後她到了加拉監獄，在那裏住了十個月後又被移送到巴古金。這是近北極圈的一個荒野的小地方。她到巴古金時，正是二月，天氣異常寒冷，寒暑表在零下四十五度。

加塞林在巴古金過了兩年極其困苦的生活以後，就借着一個機會偕同三個青年學生（都是政治犯）逃走了。四個人在荒涼的野地上走了六百多里，在饑寒交逼之際，到底被捉回了。加塞林被帶回加拉監獄，受了皮鞭四十下之判決，但這次的判決並未施諸實行。

『爲了懲罰我底脫逃起見，我，被判決在加拉監獄做苦工四年並且受四十下笞刑。一個醫生到我底囚室裏來，看我底身體能否受得住那四十下笞刑。我明白他們底用意。因爲對於女政治犯從來不會用過笞刑，他們現在不敢鞭打我，故意說我患病甚重不堪受罰，這樣開了一個先例，將來他們就可以對女犯採用笞刑了。我堅持說我是十分強壯，如果他們不立刻鞭打我，他們就沒有權利來通過這樣的判決。這判決到底沒有實行。』

這四年的懲役也是十分難堪的。她自述道：『整整有三年多我們不會呼吸到戶

外的空氣了，我們還不得不時時和那加之於我們的惡劣待遇奮鬥。有一次在受了虐待之後，我們絕食了九天，終日躺着恰像一排死人。後來獄卒讓了步，我們才開始進飲食。我們常常採用「同盟絕食」的方法。我們因此常被獄卒把手足捆起，而強健的哥薩克兵來把食物灌入我們底喉中。」

四年的懲役期一滿，加塞林就被流放到塞倫金斯克去。從加拉到塞倫金斯克共有一千多英里的路程，犯人完全步行，同行共有百餘人，其中祇有加塞林等兩個女犯。佐治克倫就是在塞倫金斯克會見加塞林的，克倫底文章我已譯出在本章第一節中發表了。

她在塞倫金斯克住了八年，這八年的生活可算是她底流放生活中之最困苦的時期。她時常找不到一個談話的人。在冬天，寒暑表降到零下二十度至五十度，她冷得沒有辦法，常常把她底椅子放在磚爐頂上坐着，頭達到屋頂的蒼草。這時候她底心情

可從下面的話中看出來：

『我底心裏燃燒着一個熱烈的慾望，我極欲脫逃，再來開始我們底戰爭。我悲哀着，像一隻鷹被囚在狹小的籠裏一樣。沒有一天我不想到脫逃，我預備着冒險，歷萬難來實行脫逃。然而事實上這是不可能的。塞倫金斯克的八年留了一個憂暗的空穴在我底記憶之中。』

然而這並不僅是爲着她個人底困苦的緣故。『一想到我底同志們底受苦，我就把自己底苦痛完全忘掉了。我一天忙着勞動以便能够把所得的錢送到黑暗的監獄去，送給那些在冰天雪地上受凍挨餓的被忘掉的我底同志們。』

八年期滿，她便得着了護照可以旅行全西伯利亞了。又在西伯利亞各城市中住了四年，在一八九六年九月，她底流放罪算完結了。她便離開了西伯利亞，走回歐俄，回到自己底家中去了。

加塞林回到歐俄後，先花費了三個月功夫去拜訪她底親戚和老友。出乎意料之外的，她看見她底姊比她老得多了，她這時便知道堅強的信仰是保持健康最有效的東西，所以祇要有堅強的信仰的人就處在最大的困苦中要比較那般過安穩與奢侈的人更夠保持着健康。她說起她底姊姊底家庭：「他們天天掛慮着咖啡；掛慮着菜園，掛慮着一切事情。我三十年來沒有一件行李，什麼都不掛慮。」

加塞林現在恢復自由了。俄國警察從此可以得着一個大教訓：要毀壞「人的身體」是容易的，然而要毀壞那個被正義、自由，以及同胞愛之崇高理想所鼓勵起來的鐵一般的「人的意志」卻是很難的事了。所以加塞林得着自由後就毫不遲疑再投身於革命底漩渦之中，而且還以更大的熱心與忠誠來做革命的工作。自然這時候

她看見俄國一般情形以及革命運動都有了很大的變遷。她從前的同志們中有許多已入了墳墓，有許多至今還憔悴在西伯利亞監獄中。另一代的青年又起來了，新興的革命黨人一半繼承了前輩的工作，一半自己發現了新的道路完成了新的理想，採用了新的戰略。從前的民意社已不復存在，而是現在的社會革命黨了。加塞林自然加入了這個新黨。她根據她底豐富的經驗來從事組織與宣傳之工作，旅行各地，幫助同志組織地方團體，勸化新加入的同志，組織秘密通訊的辦法，在秘密會議中演說，總之凡是她可以做的事她都不辭勞苦地一一做了。

『這六年來火車就做了我底家。我們夜間常常在河裏船上開會，或者白天在城裏租屋中，在農家茅舍中，在樹林中開會，但和從前不同的，就是現在常常有人保護我。』

在一九〇〇年俄國政府秘密通令全國警察，逮捕三大革命黨領袖。第一個就是

加塞林，還有兩個是她底同志蓋爾書尼和麥尼可夫。蓋爾書尼等二人於一九〇三年被捕，次年被判決死刑，但後來死刑又被減為終身懲役。

「一九〇三年社會革命黨遇着很大的災禍，大批的逮捕與搜查奪去了黨中指導的工作者，奪去了最好秘密印刷所，奪去了大批的書報。這是應該立刻補救的。這時候黨的工作在國外倒很發展起來了，這要歸功於我們底又熱心又有才幹的亡命者，他們把所有的精力都用在出版黨的機關報和通俗叢書以及小冊子上。爲了叫這些青年立刻回國來活動起見，我便第一次出發到外國去了。一九〇三年五月我在阿德沙上了船，取道羅馬尼亞，匈牙利，維也納到瑞士日內瓦，當時黨的中心人物散佈在巴黎，倫敦，瑞士各處。」

加塞林此行底結果甚好，果然有不少的男女帶着許多書報和那本題爲在戰鬥中你才會得着你底權利的小冊子回到俄國的革命戰場去了。

## 九

一九〇四年秋天加塞林爲了要求經濟上的援助起見，便出發到美國去，在美國  
很得美國人民與俄國僑民底歡迎。這年十二月十四日「俄國自由之友社」歡迎她  
的大會是特別熱鬧的，據當時婦女雜誌所載，波士頓 廳很少有過那樣多的聽衆。『  
當那位偉大的老太太站起來演說的時候，聽衆也全體站起來了。有許多人揮舞着手  
巾，有許多人把帽子拋擲在空中，無數的人從各方面向她吐出五國語言的敬愛之語，  
喝采底聲音震得人耳聾……』

俄國僑民對於她的歡迎更是熱烈，在費拉得非亞時她在一次演說完畢後，被聽  
衆勝利地舉在肩膀上，在會場內四周巡行，羣衆大聲唱着俄國革命歌，直到把聲音叫啞，  
才閉了口。所有的人都跑上前來爭着擁抱她，她底衣服幾乎被扯破了，她底美國朋友



恐怕這一次的歡迎會斷送了這個老太太底性命，所以當羣衆抬着她走近講壇時，他便把她奪下了來。她力竭了，坐在一把椅子上還熱心地請求她底朋友們允許她再讓俄國人抬起來。

她對於私人所給的印象還要深得多。一個美國新聞記者曾寫道：「看見這個銀髮飄飄的聖徒好像受着了一次祝福。她底外表的與內心的安靜是非常驚人的。不管多年的西伯利亞流放生活，她底雙手還保持着柔嫩與潔白之美麗。她底聲音不高，卻是極其溫柔。她底微笑很動人，很天真。祇有她底眼睛洩露出來她底多年的受苦。她底臉是鋼鐵一般地強壯。她底雙眼又說出了最深的熱情。我們『人名界』」一天早晨同坐在布列斯科夫斯加夫人底小屋裏，她向我們敘述她底奇異的故事。她安靜地說着，然而她所敘說的事卻是非常可怕，使得我們底心弦不禁顫動了。忽然一聲尖銳的敲門聲，一個暗黑眼的中年人在門口出現了。他看着布列斯科夫斯加亞夫人時，他底

一雙黑眼像明珠一般地發亮了。他說了幾句俄國話，提起他們兩個人生涯中的一件舊事。她立刻現出很大的快樂，抱着那人，吻他底雙頰。他們兩個底最後一次會面是在西伯利亞一個監獄之中，那時候兩人都是政治放流犯。

一九〇五年三月華特夫人在支加哥一家報紙上寫道：「不多天以前我走進了一所育兒室。四個從兩歲到九歲的小孩子坐着，眼望着一個服裝樸實的美麗的婦人。她底灰白色的頭髮是向後面梳的，還飄舞在她底大的頭上。她敘述一個木偶底奇遇，她底眼睛裏充滿了快樂。那四個小孩忘記了周圍的一切，祇記得那個可愛的敘述故事者和她底迷人的故事。故事說完畢後，她坐在一把矮椅上，四個小孩圍着她，她繼續不斷地談着，談得十分有趣。她一面又剪紙摺成各種好看的东西——雄鷄，船，籃子，木偶，等等，摺得異常之快。幾分鐘後那個三歲的孩子便坐在她底膝上了，她對於小孩們的征服算完成了。」

「那敘述故事的人就是俄國亡命者布列斯科夫斯加夫人。」

「她怎麼能夠在她底可怕的一生經驗之中還保持着這顆新鮮的赤子心呢？她底在監獄內和流放地中的同伴們死的死了，瘋的瘋了，病的病了。然而她一個人還健在。不僅是她底強健的體格救了她。救了她的還是這顆赤子心，再伴着一個活潑的想像力，一個恢諧的性情，一個對於將來之崇高的信仰。」

「親愛的夫人，經過了這許多年殘酷的生活以後，你怎麼不會留着一點苦痛的遺跡呢？」

「呵，這是因為我相信進化的緣故。我知道他們是依他們之所信而行，而我呢，我也是依照我底信仰做去的。」

「那麼你是被一個大希望所支持着的麼？」

「是，許多大的希望！」她這樣回答……

『黃昏時分她坐在火爐旁，她底光輝的眼睛，她底高貴的面貌，她底和諧的音調，這一切使得她像一個光榮的女先知，她給我們帶來了質樸，詩意，以及含着原始的美德與先知的靈感之偉大生活底獻身。』

加塞林底美國朋友們勸她不要回俄國去，但她覺得她底義務是戰鬥，而不是休息。所以在一九〇五年三月她就乘船回俄國去了。同行者有著名老革命黨柴可夫斯基和一個青年女兒，她在美國募得了一萬元美金做革命運動費。

她在美國三個月的宣傳工作很使她滿意。她覺得當時俄國的一個宣傳者在被捕被囚禁或被流放到西伯利亞以前所能做的工作結果也不過得着這樣的成績。有人問道：『你願意爲了這三個月的活動，就犧牲你底二十年或一生的自由麼？』

『不錯，』她安靜地回答道。『祇有靠着許多人都來做這件事，我們底可憐的人民才會終於覺悟，才會得着自由。我們還能做其他的什麼事？許多人都走到西伯利亞

去了，爲什麼我不去？」

# 10

一九〇八年加塞林被同黨亞柴夫所賣，與老同志柴可夫斯基同時被捕。這兩個老革命黨都被囚禁在彼得保羅壘中候審。柴可夫斯基得着朋友們（特別是美國友人巴洛夫夫婦 *Mr. and Mrs. Barrows*）底營救，得准保釋出獄，而加塞林呢，政府方面卻因爲她底案情重大不准保釋。巴洛夫夫婦決定在一九〇九年春季赴歐洲到巴黎去和國際監獄委員會交涉。有人提議巴洛夫夫人先到俄國去一次將加塞林保釋出獄再說。巴洛夫向他底妻子說道：「祇要你能夠幫助一小祖母，一那麼就去罷！我也願意爲她而犧牲自己底生命，並且覺得這也是值得的。」

巴洛夫夫人在三月裏便動身了。她剛剛到了聖彼得堡便接海底電報報告她底丈

夫病重的消息。她便連忙趕回美國。她回到家裏，她底丈夫已早死去了。一月後她又出發到俄國去，並且攜帶不少美國名人底信件，她以為這一次總可以把加塞林救出來了。

巴洛夫人差不多要給俄國首相斯脫利賓跪下了，要求他允許她和加塞林見面！然而那官僚是沒有人心的。他不但允許巴洛夫人去見加塞林，甚至連消息也不許她和加塞林通一個。所以直到了兩年以後，加塞林才知道她底忠實的友人爲了她底緣故，曾抱着老軀兩次遠渡重洋。

巴洛夫人最後預備向俄政府上請求保釋狀時，覺得應該找加塞林底一個血族的親人簽名。加塞林底兒子尼可拉這時已成了成功的小說家，但他自幼即由加塞林底嫂子威娜養育成人，對母親並沒有大的感情，並且又不同情她底主義。所以他願簽名。一個俄國親王柴可夫斯基處友人，便把尼可拉請來用午餐，在席上他向尼可拉說：

「今天你底母親老了，這裏還有另一位老太太，她爲了你底母親的緣故，曾兩渡重洋；而你，你是她自己底兒子，你甚至不肯伸出一隻手來援助她！」尼可拉被感動了，他簽了名。然而這個請求狀竟遭政府批駁了。

審判終於開始了。審判結果柴可夫斯基無罪釋放，加塞林終身流放到西伯利亞。請求釋放加塞林的呈文雪片似的從英美兩國飛來，但都成了廢紙了，沒有人來讀，至少沒有人來答覆的！柴可夫斯基寫信給巴洛夫人道：

「我們看見了你底老友，握了她底堅定的手，吻了她底雙頰，她還永遠是那末堅定，那末勇敢，雖然她底強健的身體在年齡與環境之壓迫下而開始衰弱了……」

「她底案情是全然無望了。如果她被判決監禁與懲役罪，那麼在這兩年之間她就會死了。」她已有六十八歲，俄國法律對於七十歲以上的人才無懲役罪。」

「審判繼續了兩天，這兩天內我和她同坐在一張槓子上，兩旁都有帶刀兵士守着。」

「法庭問她底職業，她安靜地而又堅決地回答說：『社會主義思想之宣傳者。』在訴訟全程裏她不時發言糾正公訴狀內之不合事實的陳述，否認證人底偽證，然而她總是以一個安靜的自尊，與莊嚴的偉大底氣概來承認她參加過黨的工作。」

「呵！看見她底灰白色的頭和直立的身軀被一羣守兵擁着在法庭的走廊上不見了的時候，這是多末可痛苦的事！這是我一生中僅見的最高貴最勇敢的女人，她自己甘願投身在被踐踏者底囚土裏，她被剝奪去了一切人的權利，她還要受着任何小官僚和獄吏底侮辱，我從沒有看見過她底面貌像在靜聽判詞的時候那般光榮那般驕傲的！」



加塞林這次被流放到基倫斯克，這是在利娜河中一個島上的小城，離彼得堡有幾千英里遠。她底朋友願集款作她底路費使她在路上過得舒服一點，但她拒絕了，因為她一個人不願獨享特權。在一九一〇年春季，她們一百五十個政治犯和一百個普通犯便開始向放逐地出發了。加塞林一路上很平安。當她和押送隊過曼楚加城時，一個政治放流人會見了她，後來那人寫信與友人道：

「祖母於八月十四日過此地，她十分憂愁地問起約瑟底消息。『呵，在監獄裏怎麼過日子呢！不能夠記憶那些事，也不能夠說起那些事！』她底臉陰沈起來了，而在一刻以前她還是十分活潑，十分光明的。一想起她底不幸的同志們就使得她底心上受着大的苦痛，我們與她見面時祇有這一刻她是很鬱憂的。其餘的時候她總是十分活潑，十分和藹，看見她這樣子誰也不相信她是將近七十之年，而且剛才在兩年半的單獨禁錮之後從監獄裏出來的。她底玫瑰色的臉（我注

意看過上面並無皺紋）閃光的眼睛，灰白色的髮從頭布下露出來，垂在她底額上。……（中略）

「這是很奇怪的事：記得我們在這年四月被押送到了流放地時，一路上押送的兵士不斷地問我們道：『祖母在什麼時候才會來呢？上帝允許我們得見着她！』伊爾苦次克全監獄的人都盼望見她，全西伯利亞的囚犯和放流人都等着來看這個『奇蹟的婦人』。」

「不幸火車在曼楚加並停不久，我們差不多沒有時間來和她談話，因為想見她，對她表示敬意的人太多了。她愛談諧，她又遍吻我們，我們幾乎來不及問候她並提起許多朋友（自然你們也在內）致意她的話，衛兵便走向前來說：『小祖母，請上車罷！』就伴着她上車了。她指一個與她同車的同志說：『這是我底朋友。一路上有他看護我。』……」

在這年（一九二〇）八月二十七日她到了基倫斯克。從她在九月二十九日寄美國女友的信中我們知道彼得保羅壘中兩年零八個月的孤獨禁錮幾乎完全毀壞了她底健康。然而她也不會把時間荒廢掉。『我在監禁期間曾寫了不少的文章，陳述我對於社會生活各問題的意見；有關於兒童與青年底教育者；有關於婦女底命運與職任者；有關於心理學上的某一些問題者；有關於藝術與文化者。總之我到底把我底思想和我底全生中所積得的經驗一一解釋出來了……』

## 一一

加塞林在基倫斯克的生活我們可從拉查列夫致布拉克威爾女士信中（一九二一年十二月）看出來：『西伯利亞的放流人可分為兩類……第二類是受過審判，被判決終身流放西伯利亞的。他們底一切公民權利都被褫奪了。政府不給津貼與他們，不

過法律上規定他們在一個指定的地方住了半年以後，便可以領着一張護照得自由旅行本縣各地，尋找工作。祖母就是屬於這第二類的，但這類人所得享到的權利都被剝奪去了……她得不着津貼，卻不能自由遷移，也不能旅行各地尋找工作，而且連自由地在這個小城的街道上行走，也是不能夠的。她永遠受着警探底監視。」

一九一二年十一月拉查列夫致巴洛夫人信說：

「在利娜金礦的和平的罷工潮發生後，工人中被軍隊槍殺與打傷者共有男女老幼八百餘人，同時所有的政治流放人（有許多還在那裏工作）都被驅逐出境。……警察會來布列斯科夫斯加夫人家搜查過兩次，他們把她底一切報紙信件，畫片，照片等等都擊走了，但過後又違了她，她現在真正被囚禁在基倫斯克。同時她又不息地盡力來幫助饑餓的流放人，並且還以他們爲介，得間接對於本地居民作醫藥上及其他的幫助。全體居民都愛她，但因此又引起警察們底疑懼。我接

月送她四十盧布。」

在一九一三年加塞林曾實行脫逃，但不幸功敗垂成，她又被捕了。這年十二月十四日拉查列夫致布拉克威爾女士的信說：

「祖母被捉住了。」

「據所有俄國報紙的記載，都說她平常每天總是在她底同志流放人屋拉狄米洛夫家裏用午餐，六個偵探（兩個兩個地換替）照例在她底來去的途中監視着她。在十一月十八日她照常走去屋拉狄米洛夫家用午餐。偵探照常跟着她。然而在黃昏時分一個流放人安特列夫穿了她底衣服，伴着幾個朋友走回她底家中，後面跟着偵探，但偵探並不會看出破綻來。同時祖母便乘馬出發了。此後幾天之內偵探還不會發覺出來。而假的祖母一天便躺在屋子裏。她底午餐也在家中吃了，和從前她身體不大舒服時一樣。每晚上屋子裏燈光還照常燃着。」

『在十一月二十一日偵探發現出來她已經逃走了。她要乘馬到伊爾庫次克須得要七八天的功夫。地方當局立刻瘋狂起來。他們先打電報給伊爾庫次克總督和彼得堡內務大臣。命令下來了。懸賞一千盧布來緝擊她。』

『十一月二十三日伊爾庫次克總督帶了八個憲兵五十名警察在路上去截留她。令人十分驚異的，就是他們在離伊爾庫次克城祇有七里遠的地方就遇着她。如果她再有兩點鐘的時間，便可安抵伊爾庫次克，在那城裏找個安全的住處了。兵士們遇着一輛馬車載着一位紳士。不幸他們發現出來這位紳士就是祖母，她便立刻被捕，押送到伊爾庫次克獄。』

『這對於她底朋友們是一個絕大的打擊。然而我知道她底焦慮不在爲自己而在爲他。她在事前便囑咐我，如果她底逃走失敗了，叫我盡力來安慰你以及所有她底友人們。』

爲了這一次逃走緣故，她又被單獨禁錮在伊爾庫次克獄中過了兩年，過後便被驅逐到更北的放流地上去。就在伊爾庫次克獄中她也並不會感到一點後悔或悲哀，她當時寄朋友的信函中還充滿了無數快樂的話語。如一九一四年四月致愛倫女士信中說：「世間最美麗的事未有過於爲鄰人所信任，與乎知道他們與我們間的關係是任何事物所不能改變者這兩件事了。有了這個確信，一個人便覺得自己是很強健的，可以克服一切的困苦與災禍了。」九月致布拉克威爾女士信中曾說：「我剛讀完王爾德底獄中記他底心理和我底心理是何等大的差異呵！那些永不知道人類心靈之休戚相關的人是多末可憐……在八個月內我想就可以出獄了。」十一月致布女士的信中又說：「我底健康並未變壞，我相信這個冬天我一定會過得很好……人道就是我底激情；而在我底希望中使得人道完成的人就是婦女。」

一九一五年三月拉查列夫寄布拉克威爾女士信說：「我方才收到祖母底一封

長信。她現在已進了七十二歲之年。她說她決定和命運女神作一次「交易」。她決定把過去的七十年拋開，從七十歲起開始她底新紀元。她如今祇有兩歲……」

五月加瑟林寄布拉克威爾女士信說：「今天我得到你底信，你說起要我將來寫我底生涯的故事。親愛的孩兒，我正經地告訴你我並不知道我自己底歷史。我也不會覺到牠。我底心靈無時不在動作，而牠底動作方向從我底幼年以來就不曾變更過，所以牠底歷史一定是很單調的。我自己對於我底物質生活並不感到興趣，因此我也就記不清楚了。我每次讀到我底老同志們底回憶錄時，我常常驚奇他們所寫的關於我的話語。這使得我微笑。我要努力追憶起我底過去。我所能確切地說及我自己的件事就是在我底全生涯中我會想做一個好人，一個有價值的人，直到現在我還是不斷地在改正我底過錯和缺點。對於他人，我底觀察之對象乃是他們底道德的傾向，他們底心理，而非其餘的一切。我還要說我所願念的特別是將來。過去與現在之感動我，僅



在牠們能引到某種程度的人類生活之「完滿」，成是給我以這種希望。我底人民之進步——我不斷地想到這事；我對於各國底進步非常關心，我知道牠們是何等互相依靠不能分開的。」

六月她寄布拉克威爾女士信又說：「現在我可以告訴你，我底通信處是亞洲，雅苦次克。我底朋友們努力想使我得着政府允許住到較南的地方去，但他們底努力失敗了，我將被放逐到基倫斯克北部二千里遠的地方去了。這並不使我驚異；現在我先告訴你，基倫斯克的生活充滿了不斷的與難堪的壓迫，因此變更地方倒不是可怕的事。我只憂愁在監獄裏多住了兩個月，因為運送隊要到七月內才出發。

「雅苦次克底寒冷常在零下五十五度。冬天共繼續八個月之久；並沒有春天，因為到了五月，地上仍蓋着積雪，八月裏夜間仍有冰凍。夏天祇有兩月，有時酷熱，所以地上能生長一點菜蔬。

『不過我要到的地方是雅苦次克省省城，那裏有較多的居民，也有醫生。那裏也有一些政治放流人，所以你爲我倒可以放心了。我要努力保養身體而且靠着你們大家關心我的緣故，這也就不是不可能的事了。』

『我愈生活下去，我愈明白我底生存之根柢乃是一個對於人類之熱烈的，不可克服的愛。我相信這種愛自身便包含着一個無限的智性的「完滿」——一個會使生活成爲無限快樂之道德的昇高——之一切胚胎。生活在人類生活全體中的習慣使我和普遍的心理連繫得十分緊切，其結果我自己也消失在普遍的心理之中，而且不大關心我底個人的命運了。因爲一旦和衆人底命運分離之後，我個人底命運對我也就不是親密的了。』

加塞林出發到雅苦次克時，一個政治放流人會見了她，和她告別。那個人自述道：『她稍微有點聾了；她底頭髮已經雪白。然而在精神上她還是永遠和從前一樣。我』

初見着她，不禁放聲痛哭，把我底頭藏在她底胸中。「抬起頭來，讓我看你有什麼事了！我不喜歡看見我底小孩子底悲哀的臉，孩子，快活起來，高聲說話像一個戰線上的軍官一樣，我有點鬻了。」我注視着她；她底母親般的慈愛的眼裏包了一腔眼淚；她在微笑。我不能夠說一句話。別的孩子和女兒還在等候着他們底輪值呢！」

據說加塞林到了雅苦次克後還要被流放到北極圈下的B地。但後來因為美國報紙底猛烈的反對，政府底這個計畫並未實行。忽然政府要把她押送回伊爾庫次克。

## 一一一

一九一七年二月革命後加塞林在內瓦報上寫道：「我底心中有了如許多的生命，我決不能想像到我底活動已完結了。監獄中長久的歲月；以及雅苦次克的流放生活都不曾損壞我底精神。我底內心向我說：『我要歷這一切而生活，我要歷萬事冒萬

險而生活，生活到看見那光榮的自由之日。」

『在伊爾庫次克我病得很厲害，那時候我才注意到醫生極力瞞着我，不使我知道自己底病勢之危險。其實在我看來這是很奇怪的，當我底心靈中正充滿着對於日近一日的革命底勝利之完全的信仰的時候，別人居然能夠想到我底末日之到臨！這是多末奇怪呵！……』

『我等看那報道自由的鐘聲，我奇怪爲什麼鐘聲還不大鳴。在一九一六年十一月裏民衆的憤怒相繼爆發，那時候我底一隻足已踏進西伯利亞的雪車，祇憂愁着雪路已開始溶解了。』

『三月四日一個電報到了明路新克，宣告了我底自由，我就在那一天便往最近的火車站阿金斯克走去，從阿金斯克再向前走，我就開始和兵士，農民，工人，鐵路雇員，學生，以及一大羣可愛的婦女們接觸了……』

克倫斯基臨時政府底第一件工作便是西伯利亞的十萬個政治放流人之特赦，加塞林一到了莫斯科大受着民衆與臨時政府底歡迎。她被放進沙皇底御車內，由一隊兵護衛着，到了當時莫斯科國會開會的地方。在那裏她又受着正式的歡迎。

在彼得格勒〔即革命前之聖彼得堡〕全城人民都出來歡迎她。歡迎會最先在彼得格勒車站內的皇家接待室中舉行，這在從前祇是接待皇族的地方，不料如今人民居然在這裏歡迎一個從西伯利亞回來的老流放人了。所有僅存的老革命黨這一天都在這屋裏等候着加塞林。這所客廳裏堆滿了無數花籃與花圈，花之中以紅的鬱金香爲最多，上面都掛着紙牌，寫着『獻給我們底親愛的祖母。』『獻給我國底殉道的女傑。』火車一到站，羣衆開始大呼『來看祖母呵！』

這個『老女傑』微笑地指着她底車內堆滿了的花說：『我想全世界中沒有一個做新婦的姑娘會收到許多花的。』不錯，這許多花，都是她從西伯利亞到莫斯科，到彼

得格勒時，一路上人民送給她的。臨時政府要人克倫斯基先送了她一束紅玫瑰花，他們接吻了三次。他扶着她走下車。但他先在車門口站了一會兒，讓羣衆來看她。他一面脫下帽子說：『同志們，俄國革命之祖母到底回到一個自由的國中來了。她曾在地牢中住過，她曾在利娜懲役地上住過，她曾受過無限的苦刑，然而現在她是在我們這裏了，又快樂，又勇敢，讓我們來爲我們底親愛的祖母三呼萬歲罷！』

霎時間月台上平地起了一個大雷，羣衆簡直發狂了。後來羣衆讓出了一條路，克倫斯基把加塞林引進站內接待室。在那裏有許多代表團正等候着她。一羣看護婦舞着一面紅旗先迎接着她，把花獻給她（旗上寫着「俄國革命祖母萬歲！」）一個代表致辭道：『在這俄國底幸福的日子裏所有的姊妹們都願對你獻上她們底微小的崇拜的祝辭，我們這些看護婦祇不過是她們中的一個極小部分而已。』代表說罷婦女爭上前來吻她底手，男子們脫帽大呼『萬歲！』加塞林在這羣衆歡呼聲中便同克

倫斯基乘汽車到勞工代表會去了。

在那裏一個兵士代表會底會議正在舉行。一聽說「祖母」到了，每個人都站起來迎接她。這次歡迎會繼續了很長久的時間。克倫斯基是第一個發言人，他說：「祖母，我很榮幸很快樂以俄羅斯共和國與臨時政府名義來祝賀你。我很快樂來祝賀你，你這一個會被舊政府所迫害而我們現在又光榮地見着的人。」蔡知君又代表兵工代表會執行委員會發言：「我祝賀那個鼓舞起俄國革命的女人。讓我現在以同樣對於革命的正義之信仰來希望她還要繼續鼓舞起我們去做解放俄國之更進的工作。我再來謙卑地祝賀你，致敬你！」隨後各團體代表都來祝賀她，最後她很感動致答辭道：

「我已經走過很長遠的路程了。我現在老了，不能夠記憶起一切的事情來。

當我一走到月台上的時候，我看見了人民；我看見周圍有無數的工人。我來到這個自由之廟堂，我看見軍事組織，我看見工人，我看見哥薩克兵，我看見水兵。如此

我今天幸而得見全俄底各種代表。這不是一個很大的幸福麼？這個正證明出來我們大家能夠不懷私見，自由地快樂地聯合如一個人而進行工作。

『親愛的同胞呵！五十年來我置身於俄國革命黨之中，我可以毫不矜誇地說我是最忠於職務，最重視義務的。我們底黨內從不曾有一次因我之故而起爭端的。我總是尊重同志們底意見與黨底綱領的，所以我常常總主張使爭論得最激烈的問題得着一個友誼的，圓滿的解決。』

『我不是看見你們大家都是同一理想底孩子麼？兵士和工人不是一樣的麼？你們都是我們俄羅斯母親底孩子，爲什麼你們也要互相爭鬧起來呢？』

一個兵士走近了講壇，她從花束中取出一朵玫瑰花給他。那兵士溫柔地吻她底手。她溫和地撫摩他底頭髮，說：

『如果我們大家都希望着自由與平等。那麼我們之間彼此還會有什麼區



別呢？還有什麼爭端呢？爲什麼要互相傾害呢？如果我們要克服我們底大敵，像威廉第二那樣的人，難道我們還不能夠克服我們間的小小的異點麼？

「各方面來的這一切的祝賀都是獻與一個人——這一個你們大家稱作「祖母」的人，這可以證明出來你們是萬衆一心的了。每個人都說：「我們願爲自由而死。」在這句話裏我看見連帶性來。每個人都知道如果我們不能克服敵人，則巨大的困難將降臨到我們俄國人民之身。他，我們底死敵要來，要來拏他底法律來統治我們。我知道你們決不希望誰底統治，你們祇願做自由的人。我們並沒有野心，我們也不想征服他人，但別人來壓迫我們的時候，我們俄國人是不甘願受人踏踐的！

「我底孩子們，世間無無代價之物，沒有艱苦的工作，沒有巨大的犧牲，完全的自由是不會實現的，你們也許比我更懂得世間沒有一件事物是自己完成的，

——精神和腦筋都是必需的東西。俄國這三年來已經受够別人所不會受過的苦了，也許在我們達到目的之先，還要受更多的苦呢！那麼讓我們聯合起來，聯合成一個；我們努力不要叫那些小小的差別來阻礙我們走到我們底主要的目標去——我們底主要目標就是全俄人民底自由與幸福。」

加塞林演說完畢便坐在椅子上，克倫斯基蔡知等人又把她底椅子抬了起來，放在他們底肩膀上，走了幾轉，最後便抬到五廳。在那裏又有別的歡迎會。一隊由戰地回來的兵士的代表先祝賀她道：「祖母，我們以舊俄二萬五千戍兵底名義來祝賀你！」她溫和地輕拍着那個發言的兵士，給他一朵玫瑰花，一面說：「回去告訴他們說祖母送了他們一朵玫瑰花，並且祝福他們。」

一個紅十字會看護婦走上前來，說：「祖母，以北方前線看護婦底名義讓我來接吻你。」祖母便吻她，也給了牠一朵玫瑰花。

一個傷兵走上前說：「我受過四次傷。我底兄弟爲自由犧牲了性命。讓我以傷兵底名義來祝賀你。」

「謝謝你，親愛的，謝謝你。」這是祖母底回答。

國會中哥薩克議員那查洛夫以國會全體議員底名義來祝賀她：「偉大的俄國祖母萬歲！在你底青年時代你散播自由之種子，在你底老年你使得俄國幸福和平之護持者萬歲！俄國婦女萬歲！」

不久加塞林又和克倫斯基乘汽車赴歌劇院的歡迎會去了。在那裏還有兩個革命老將，就是妃格念爾和樂巴丁兩人都是在著名人間地獄席路塞堡內住在二十年以上的。他們三人都受着羣衆底熱烈的歡迎。加塞林在她底演說中極力鼓吹人民結合起來，不要自相分裂。她說力量是祇能由聯合中得來的。她又指着妃格念爾與樂巴丁說他們在從前如何爲革命奮鬥，如何在革命戰線上互相接替，並且又說他們之

所以如此強健，祇是因為他們同志彼此間並無一點隔閡。她希望民衆都在自由之旗幟下親密地聯合起來。

加塞林說畢，樂巴丁便說道：『爲了我們得到的這個自由我們已付出絕大的代價了。我何幸在垂死之年（我已經快到又聾又瞎的時候了）還能夠看見一個自由的俄羅斯底勝利。』妃格念爾患着病，所以沒有發言。這次歡迎會自然也是十分熱鬧的。

加塞林後來又在莫斯科女權增進協會發起的大會中演說道：

『你們把我歡迎爲一個女傑。事實上你們大家從沒有聽見我做過什麼英勇的事業來。不過在我一生中我永遠是在做一個忠實的兵士，默默我做我底工作。甚至就如此，我也不能夠時時做這件工作的。三十二年的監獄內的和西伯利亞的生活使我不得不做一個懶惰的人；祇有十一年『地底下的』秘密生

活才使我有機會來做我心裏所願做的活動工作。但這並不是英勇的事業；這是平淡的，日常的工作。不過這種工作也正是人民需要的。

「世間並不需要什麼英雄的行爲。不幸有許多懶懶取巧的人想像着去做出一點奇特的英雄的事蹟，以爲這是必需的。於是他們就決定了兩條路：——登上一個高山之頂做出一件震驚全世界的非常的英雄事業來；否則便坐着一事不做。其結果這類人便終日懶惰地坐在家中一事不做。」

「誠然，有時候，時勢要求着而且產生出偉大的天才，心靈與行動之巨大的力量。然而我願意你們緊記着現在還有許多平常時期的工作待人完成。現在最重要需要的不是英雄事業，而是平淡的工作。」

「我底最大的寶貝就是我底對於人民的無限的愛。許多和我共同工作，共同受苦的人都有這一個寶貝。不過我一個人幸而有強健的身體，得在他們死後

而殘存至於今日。我們都是志在給人民帶來光明與自由。現在我們這一般後死者底義務就是在艱苦地工作使那個目的得以早日實現。

『我現在的願望是組織一家書店專門出版平民需要的讀物，而且盡力散佈於平民之中——這些書報都是用最淺顯的文字寫的，要便他們大家都懂得。而且還需要組織一隊青年把這類書報盡量散佈於全俄，窮鄉僻壤都要散佈到。幾日後我便要開始做這種工作了。我也許可以待着一輛火車（因為我沒有家）遊歷全俄，去和那般需要我們底言語和行爲的人會面，談話。』

同年五月三日致布拉克威爾女士信又說『……我現在正旅行全國，去看，去說。長期的受苦倒有了效力。到處都散佈着友誼，每個人都願見這個老婦人，她曾很長久很誠心地愛一切受苦而願求得自由的人們，我底聲音現在已不夠表明我底意思，我底一個年輕的「孫兒」伴着我，我不能說完的話總是由他來接着說下去的。農人，工

人，兵士以及所有的青年都贊助我們。」

這年九月美國聯合通信社特派員看見她住在冬宮裏忙着做散佈書報與工農及前敵兵士的工作，她說她和同志們已有了一百四十家小印刷局來印平民讀物。

十月二十日正式國會開會，加塞林也是一個議員，克倫斯基當時做內閣總理，他在開會辭中提議推舉加塞林為議長。她底計畫是盡力解決土地問題，使土地歸農民所有。這計畫一部分的農民自己已經實行了。

十月革命後克倫斯基臨時政府瓦解，列甯一派的多數黨得勢，社會革命黨左派也有一部分勢力，但加塞林不是左派。後來多數黨專政，社會革命黨左派亦受壓迫。加塞林因為在俄國不能做自己底工作，在一九一八年就早離開俄國到美國去了。在美國她會表示反對多數黨專政的意見。以後她的消息我們就不大知道了。總之從那時起一直到現在，她還是一個飄泊在異國的亡命者呢！

我底故事就至此完結了。最後我想引幾句加塞林底話來作本文底收場。她有一次致一個美國友人信中曾說過：

『我們應該擊我們自己底例子來鼓舞人民底心理，我們應該使他們熟悉更好的道德與更高的理想，因而給一個更純潔的生涯之觀念與他們；我們應該喚起他們底最好的感情與最強的原理。我們應該敘說真理，不要怕得罪聽的人；而且我們還應該擊我們底行為來證實我們底語言。』

加塞林自己確實這樣做過了的。她自己確實是這樣的一個人。她在致友人的封信裏曾寫過幾句詩一類的話語：

*I would be true, for there are those who trust me;*

*I would be pure, for there are those who care;*

*I would be strong, for there is much to suffer;*



*I would be brave, for there is much to dare.*

她自己確實是一個兼有着「真實」、「純潔」、「堅強」、「勇敢」這四種美德的女人！

加塞林布列斯科夫斯加亞

二八二

## 八 齊奈達柯洛卜連尼科瓦

*Zinaida Vasilievna Kornpliannikova*

一九〇六年八月十三日謝米諾夫近衛聯隊底司令官閔 (Min) 將軍在彼得何夫車站被一個青年女子一槍打死了。這個女子底姓名是齊奈達，柯洛卜連尼科瓦。她當場被捕，但是無論如何總不肯吐露她底真姓名，也不肯招出她底同黨。不久一個憲兵官把她認出來了，因為她從前也曾被逮捕過，而且他曾審問過她。在八月二十四日這個女兒就在軍事法庭中受審了。這個軍事法庭是由六個聯隊長和一個將軍組織成的，庭長自然就是那個將軍，另外還有憲兵做證人，地點就是在彼得保羅壘內。齊

奈達是一個身材短小，而貌和善的女兒，然而她底態度卻是極其勇敢，她堅決地不肯站在被告席中，她說這不是一個法庭，這是沙皇底劊子手底屠殺場，她不承認這所謂軍事法庭有審判她的權利。法庭要她說明她要刺殺閱將軍的原因，她便回答以一篇長的演說。這篇演說在俄國，在世界革命史上都是不朽的。

### 殺人的權利

『我是社會革命黨底一個黨員，也是現在北部戰隊裡的一人，我把閱將軍殺死了。我爲什麼要做這件事呢？我底理由如下：我相信誰也不會忘記去年十二月裏利曼（*Riman*）在莫斯科所做的事。他們像殺什麼天大的仇敵一般地殺死了幾百人。我常問，爲什麼莫斯科人民會這樣地被屠殺呢？回答是：——因爲工人在貧窮與愚昧中實在生活不下去了，一方面又受了尼古拉二世底立憲宣言和政府底政策二者之欺騙，所以竟敢於舉起反抗之旗幟來反對那般多年的壓迫者，因爲這個緣故，

他們便被屠殺了。我殺死閔，因為他謀殺了自由之先驅者；我殺死他，因為他用無辜者底血液淹沒了莫斯科底大街。

『我被捕以後，你們問我：「誰把殺人的權利給了你呢？」我是社會革命黨底一個黨員，我使擊我底同志們先於我所答覆過的話來回答你們：「我們底黨決定對於政府底滴血的白色恐怖以赤色恐怖來回答。」這不是我們自己選擇的。政府逼着我們不得不用這種戰鬥方法。因為我是從平民中出身的——我底父親是一個兵士，我底母親是一個農家女兒——我便要代表平民來質問你們：誰又給你們以權利來把我們囚禁在愚昧無知中，在貧困中，在監獄中，放逐我們，罰我們做苦工，而且把我們成千成百的槍斃和絞死呢？這種權利是誰給與你們的？你們用武力占據了這個權利，你們又擊你們自己造出來的法律來證明牠是正常的；然後又有牧師把牠加以神聖化。然而現在一個新的權利來了，這是人民底權利，牠要比較你們底非人的權利正當過千

萬倍。你們已經宣告和這即來的權利決一死戰了。

### 一個女教員底經歷

『我現在略略敘述我底生涯。我在師範學校畢業以後就被派往李夫南 (Lifland) 省底一個遠僻的鄉村裏去教育兒童。這個學校是省立的，專門爲教育愛斯多尼人而設。本來俄國政府在從前和在現今一樣，極力想把波羅的海各省完全俄國化，所以設立了許多這樣的學校，男女教師都是俄國人，祇用俄國話教授。服務的那個地方是很沉悶的，三面都是樹林，還有一面乃是柏浦湖 (Teipus)。這裏的居民是窮得怕人。他們沒有土地。他們算是被解放了，然而卻沒有人把土地分給他們，土地還是在地主和政府手裏。因此這些居民祇能靠釣魚爲生。我自己是在窮困之中生長的，窮困底滋味我已經嘗够了。我並不害怕牠。可是我驚奇那些人既不想法改善他們底狀況，又沒有對於前途之一線希望，在這黑暗的天際中，永無一點光明，那麼，他們怎麼能

夠生活下去。不過我不懂得他們底語言，我也不能做什麼事。我祇能在學校裏服務，但這工作又使我覺得討厭了。我祇能夠用俄國話教授兒童，我可憐。那般被強迫來聽異鄉話的小孩，他們以憂愁的眼睛望着我，好像在問，「爲什麼不許我們說我們自己底土話呢？」

「我在這個學校中服務了一年，便到聖彼得堡省彼得何夫區底一個鄉村裏，在一個村立小學校內做教師。在學校底前面住着一個憲兵，後面有鄉村警察；在鄰近的山上住着牧師，在他底附近又有那唱讚美詩者。凡我底一舉一動這些人都要去報官。如果我要向平民談話，或向他們講演或誦讀一點東西，那個唱讚美詩者便立刻去報告視學說：「教員荒廢職務，忙着去談閒話。」而那個牧師又去報告上司道：「教員在宣傳異教主義與託爾斯太底學說。」如果我想籌備演劇的事，憲兵和鄉村警察又要跑到他們底上司那裏密告去了。這都是五年前的事。靠了這幾個報告者底功勞，我就

時常被喚到視學，校董或總督那裏去聽訓話。然而我居然忍耐着這一切，在學校裏服務了兩年半，到後來終於被辭退了。我離開了這個職業，並不覺得有什麼大的悲哀。經驗使我相信：就是我想把我底有限的知識分給平民，也是不可能的人。人不許我去打開農民底眼睛，使他們看見自己底狀況；人不許我把農民底困苦之真因告訴他們。我們在師範學校裏的時候，教員常常告訴我們說做一個教員的目的是在心靈之和諧的發展，「然而在這樣的情形之下，「心靈之和諧的發展」是不可能的。所以我便得到斷案道：「最先應該創造出新的環境。」我便成了一個革命黨人。

「請原諒我我底人民。」

「不久我就被捕了。我被囚禁在監獄和堡壘中過了一年多。後來人釋放了我。但在兩個禮拜以後，我又被捕了。我又在監獄中住了八個月。被釋出後我就到外國去了。過了一些時候，我又回到俄國。監獄和迫害之厲害，更是我所想像不到的，但我底革命

精神卻反而因此更堅強了。我很明白縱然「沙皇」本人不是一個暴君，他至少也一定是奴役人民的一個工具。在俄國所謂統治是與搶劫、放火、謀殺同義。我又極清楚貴族專制和官僚專制的政府是祇能靠暴力，靠統治者所行使的永久的恐怖而存在的。而且生活本身又告訴我：如果舊秩序不破壞，新事物是無法建立起來的。如果人不能够拿槍刺來打倒思想，那麼要知道人也不能夠單靠思想來打倒槍刺的。我就變成了——一個恐怖主義者。

「貴族專制和官僚專制的政府底末日到了。牠在無意識的日俄戰爭中之失敗已經表示出牠底死期將近。去年十月的工人大罷工使得牠大為驚恐。政府想安慰那般含恨不平的人民，便說牠預備把自由給與他們，然而牠一手擎着「自由」，一手派遣了懲罰遠征隊到各鄉村去，而且在城市裏實行屠殺、迫害，殘酷的壓迫像黑雲一般地籠罩了俄國全土。但是人民底不平更增加起來了。政府又想法欺騙人民，說召集



「國會」(Duma)政府底本意是想擊「國會」底招牌，來支持這個已經壞了的機器，所以在選舉的時候，又用盡各種殘暴而不講道理的方法，希望使選舉結果有利於政府一方面。這個希望不料竟成了泡影。國會選出後表示出來他是傾向自由黨一方面的。政府最初還能忍受國會對於他的責難，然而到了後來議員要求助於人民，而且要承認強迫售賣私人土地之原則的時候，國會就被政府解散了。於是我們現在又回到了迫害底時期。但是政府底一切努力都是徒然的。無論是逮捕或監獄，無論是流放或懲役，無論是絞死或槍斃，無論「懲罰遠征隊」或屠殺猶太人的「坡格隆」這一切都不能夠阻止人民底運動。

「你們可以把我判處死刑。無論我死在什麼地方——死在絞刑架上也好，死在礦坑裏也好，死在拷問室裏也好——我將帶着一個思想而死——請原諒我，我底人民。我所能給與你們的祇有這一點。我祇有一個生命。然而就在臨死的一瞬間，我還有

堅決的信仰，我相信那日子到底要來的，那時候沙皇底寶座會倒塌了，在這廣大的俄羅斯平原上自由之太陽要以牠底燦爛的金光照耀出一個新的美景來。」

英勇的最後

這樣的演說祇能引起那幾個無人心的軍法官底反感，於是齊奈達果然得了死刑之判決。在俄國向來女子是沒有死罪的。蘇非亞算是第一個死在絞刑架上的俄國女子，在一八八一年蘇非亞過後第二個被處死刑的女子就是齊奈達了。不過我們知道爲了革命的緣故在人間地獄中和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病死，自殺，瘋狂的女子卻是多得數不出。但是那樣的一寸一寸的被殺而死還不及祇受十幾分鐘的苦痛在絞刑架慷慨激昂地殉了道痛快得多！齊奈達可算是「得其死所」了。

齊奈達底審判以及死刑之執行等都是極端祕密的。政府甚至不許報紙登出軍事法庭裁判官底姓名來，爲的是怕革命黨人復仇。不過當時處置齊奈達事件的委

員團中的幾個委員後來卻偶爾向友人們提說起齊奈達殉道的情形，漸漸傳了出去，所以我現在寫本書的時候，居然可以詳細向讀者報告了。

這個委員會是由幾個軍官和法官組織成的，其中還有一個醫生，醫生的職務是檢驗罪人究竟是否已經氣絕。絞刑架是立在席魯塞堡內，絞刑底執行期定在九月十一日底黎明，在前一天罪人和委員會便乘了水雷艇從彼得保羅壘出發，沿途沒有一個人開口，各人都感到一種難以名狀的心底壓迫，不敢互相對着一眼。醫生更受不住，似乎要暈倒了，連忙喝了很多的俄國燒酒，才算勉強下去了。

到了席魯塞堡後，什麼都預備好了，忽然一個委員說有一點法律手續還不完備，主張將死刑延期執行。其他的委員卻一致反對，有一個叫道：『難道我們真是野蠻禽獸麼？她已經預備好死了，你還要使她再受些新的等死之苦刑麼？』結果議決並不延期。

軍法官在執行死刑前問她要不要送告別的信函給她底親戚，並且向她宣誓說，無論她寫什麼都沒有拆看她底信。然而她回答說，她不願寫什麼東西。

死刑執行的時候來了。齊奈達並不要人牽扶，勇敢地獨自登了絞刑架，劊子手請她脫下領子，她立刻做了，然而領扣阻礙着一時取不下來，她使用力扯下了領子拋在地上。劊子手打算縛住她底兩手，不過她請求他不要觸動她，請他把拉緊活結的方法告訴她。他底解釋是很簡單的。他說完以後，她就站上了木橈，把頭放進活結裏，然後拉緊了絞繩，一脚踢翻了木橈，……這個動作很快地就做完了。那個宣讀長篇的死刑判決書的書記，還沒有讀完呢。他看見齊奈達已吊在絞刑架上，大大地吃了一驚。呼吸急促了，手抖了，他讀不下去了。旁邊另一個硬心腸的人奪過了他底手中擎着的判決書，一口氣把牠讀完了。然而所謂罪人已經聽不見了。一個年輕的禁卒從沒有見過女人底被絞這一次初見便駭得昏死過去了。

一個爲人民謀幸福的女兒就這樣地死去了。

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在齊奈達死後發了一篇宣言。其中含有下面的兩段話：

『尼古拉二世底政府在軍事法庭之名義下實行大批的秘密槍斃，然而牠卻沒有勇氣來光明正大地殺人。我們底同志齊奈達居然在光天化日之下當着許多人底面前執行了那人民之劊子手閔將軍底死刑。她在英勇地殺了沙皇底奴僕之後，又以更英勇的態度來就自己底死刑。』

『像齊奈達那樣如此簡單如此勇敢地而死，是祇有那般把人民底安樂和幸福看得比自己底生命還寶貴的英雄與女傑能做到的。祇有真理之聖徒與殉道者才能以至高的安靜與勇敢昂然地登上了斷頭台。』

## 九 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

*Maria Spiridonova*

### 一

自離開中國後，就不會得着司太恩堡君（*Steinberg*）俄國社會革命黨左派與最高限度派駐外代表）底信了。昨天從另一個德國友人底信裏才知道他現在大概在美國或加拿大，不久要回柏林。我近來很想他，其實並不是想他，乃是想她，她是『她』底親密的同志和友人。

『她』就是在監獄中的瑪利亞女士。記得大前年中國的婦女雜誌上登出了朱

枕薪君底瑪利亞傳以後，曾有人翻譯成俄文，文擊與司太恩堡君看，司君又轉給瑪利亞看。後來司君來信說，瑪利亞看了那篇文章，很是高興。自從聽見了這個消息以來，我也就起了寫點關於瑪利亞的東西獻給她的念頭。我每想起那個在冰天雪地中度着放逐生活的，有偉大的心的女革命家，讀到我們這個『謎之函』的婦女雜誌上關於她的文章而感到慰安時的心情，我底心也受了大的感動，我覺得我底心更是強健起來了。那麼我怎麼能不寫點東西獻給她以表示我底感激呢？

然而可悲的是我底文章到今天才動筆，而不得瑪利亞底消息則已兩年了。在我所能見到的各國報紙上也見不着她底名字。難道她果然已不存在於這世界中麼？在可怕的人間地獄中，在冰天雪地的放逐地上，便是生龍活虎般的人也難保得住他底生命，何況是一個病弱的女子呢？如果她果然死了，在她也許是一個恥辱，不死於殘暴的尼古拉二世底手裏，而死於多數黨的革命政府底掌握中，這在瑪利亞，真是料不到

的事了。但是不管她底生或死，我現在是在寫「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了。我常稱高德曼爲「精神上的母親」現在我是要擊這個稱呼來稱瑪利亞。瑪利亞，我底「精神上的」母親喲，如果我底呼聲還能夠入你底耳裏，那麼就請你來接受我底誠心誠意的祝福！

二

瑪利亞是俄國革命運動中最能幹最英勇的女傑之一個。她出生於一個貴族的家庭，容貌非常美麗又受過完備的教育，在表面上看來，她是一個所謂幸運的千金小姐，爲一般人所極羨望的，然而她卻拋棄了錦衣玉食，拋棄了榮華富貴，去參加革命運動，爲被壓迫階級謀幸福。在十八歲時她已經早是社會革命黨底黨員了。就在這一年她槍殺了譚波夫省底總督路仁洛夫斯基（Luzhewosky）將軍。其實在十五歲的時候她已嘗過監獄底滋味了。她那時因參加小學生保障會底會議而被捕，但不久



就被釋放了

在一九〇五年和一九〇六年間俄國農民中常起騷動。特別在譚波夫省的農民，因為實在負不起橫徵暴斂的苛稅，更受不下官僚底暴虐，便起來反抗，放火燒了幾處地主和官僚底房屋。總督路仁洛夫斯基是著名的殘暴者，因此就大為震怒，遣派遠征懲罰隊到各鄉村去實行屠殺。那些野蠻的哥薩克兵把農民逮捕了，強迫他們半裸體的在雪地上跪幾點鐘之久，還猛烈地鞭撻那般無抵抗的農民。其中爲首的都處死刑。那時候瑪利亞雖祇是一個小姑娘，卻已得了社會革命黨同志們底信任，她便決心來擔任爲農民復仇的工作。

這自然是很難的工作，但她底同志們卻很相信她，而且她到底做成功了。路仁洛夫斯基防衛得很嚴，他帶着哥薩克遠征隊到各處旅行，掠奪糧食來供給當時的日俄戰爭，人民異常害怕他。不過瑪利亞卻有堅定的決心，她什麼都不怕，她要做她所願，做

的事。她裝扮作一個農家婦，暗暗地追着路仁洛夫斯基底行蹤。她不時在各個火車站或鄉村的大路上徘徊着，自己說是『去找尋我底不知下落的去從軍的丈夫。』

她不顧一切迫切的危險以及貧困和饑寒，跑遍譚波夫省底各村鎮。在一九〇六年一月十六日她到了柴德屋加車站，在那裏她以為一定會不着總督了，便買了一張三等車票，預備回波利梭格里布斯克去。約在下午的光景，一列火車到了車站，車上憲兵與哥薩克兵之多，使得瑪利亞立刻明白「總督」是在車上。她便趕快換了一張二等車票，因為二等車是比較和「總督」底車接近的。

當火車進波利梭格里布斯克站時，瑪利亞離開她底座位，站在車門口，以便觀看下車的乘客。車一停，憲兵和哥薩克兵便下來驅逐站內的行人，這顯然是爲着保護總督底安全。然而他們卻把站在車門口的小姑娘忘記了。這時候她穿的是女學生底制服，右手握着滿載着子彈的手槍，藏在袖籠裏。

開人被驅散了，車站底月台上祇有官僚、憲兵和哥薩克兵。路仁洛夫斯基從容地從車上走下來。瑪利亞還站在車門口，據她自己後來說：『我離路氏約有十二、或十三尺的遠近，就對着他開槍。』第一槍未把路氏打死，她便跑下來又接連放了三槍。在一陣烟霧和槍聲之際，那般健壯的哥薩克兵和憲兵居然被一個青年女兒駭着了。他們一點也不反抗，任她放槍去殺他們底首領。

四槍都打中了總督，路仁洛夫斯基到底死在瑪利亞底手裏了。瑪利亞親眼看見路氏死了後，便擎手槍對準自己底頭，打算自殺。然而別人拉住了她。野蠻的兵士便打她，踢她，她要求他們把她當場槍斃，但沒有人答應。她受盡了許多不能以言語形容出來的拷問和慘刑。她後來自述道：

『……我用手遮住我底臉，但他們哥薩克兵都用刀來刺我底手，我便不得不放下來。這時候一個哥薩克軍官，按即阿布拉莫夫 Abramov，飛跑來拖住我底髮辮把我

吊在空中，然後用他底全力量把我狠命一擲，擲到丈遠的水門汀地上，那時候又有人來捉住我底雙腳把我拖下石階，我底頭就次第碰在每一級的石級上。他們這樣把我拖到車站門口，又拖着我底髮辮，使我起立，我於是被推入囚車了。

『我在監獄中時有兩個哥薩克軍官，即阿布拉莫夫與警官切達洛夫』Stumpit』來用重腳踢我，又剝去我底全身的衣褲，不時用皮鞭抽我。他們一面還用嘲笑的人口氣對我說：『喂，現在你好給我們作一篇激烈而動人的演說了。』我底一雙眼睛已經被打得看不出什麼東西，我底右頰腫得非常之高，他們還故意捻着我底這一邊的面頰，笑對我說，『什麼親愛的！快些告訴我們說，什麼人是你底同志。』他們又把我底頭髮一根根的拔去，在拔去的時候，對我問道：『誰是革命黨？』不但如此，他們還用燒紅的烟捲頭在我底身上到處亂燒，而且對我怒聲大喊，道：『現在你哭罷你！』……』

高德曼說：「……他們把她拖進候車室，把她毆打到失了知覺。她底衣服又被人盡行剝下，他們把她交付在醉了的守兵底手裏。他們拏她來做娛樂品，用燃着的烟燒灼她底裸着的身體，又把她踢到滿屋滾，最後還凌辱她……」

俄國底英雄與女傑底著者蒲列路克說：「阿布拉莫夫與切達洛夫把她底衣服完全剝下，把那個完全裸體的她當作皮球般踢來踢去過後，又用皮鞭打她，用紙烟燒她。他們又用指甲來撕裂她底嫩肉，拔她底髮。他們底目的是要她供出她底同黨底姓名。她雖然受着重傷，肢體殘廢，一隻眼睛差不多被踢出來了。全個臉紅腫得厲害，還在流血，但她總不開口。這更使那兩個劊子手發怒了。他們用重的皮靴踏她底脚指，又扯她底頭髮，然而她死咬緊牙齒不開口。」

妣弟女士在她底俄羅斯之赤心內也有詳細的記載如下

「……哥薩克兵就拔出刀來，走近她底身邊。她預備自殺，但他們手脚很快，

立刻就把她捉住了。於是大家異口同聲地叫道：「打死她！殺死她！」

「她在監獄裏，他們把她底衣服盡行剝去，鞭打她，嘲罵她……他們把燃得通紅的烟捲來燒她底肉，又把厚重的皮靴來踏她底脚，但他們還不甘心又拏其他種種兇狠殘酷，非人所能忍受的毒刑加在她底身上。他們用皮靴踢她，踢她底胸，又踢她底背，同時還高聲怒罵道：『現在你可說出你底同志們底姓名了。快些說出來，你這惡棍，否則我們還要繼續上刑的。——你如果要不受痛苦，就快些說出來。』可憐的瑪利亞忍受着楚，始終不說一句話……」

這樣的受過種種苦刑之後，瑪利亞就被押送到譚波夫省城去了。押送的人就是那個哥薩克軍官阿布拉莫夫，另外因為瑪利亞傷勢沉重，便又派了一個車站醫藥部底看護齊民在火車中照料她，恐怕她會死在路上。

在路上，阿布拉莫夫犯了一件絕大的罪惡。記得幾年前我在俄國革命之破壞

【高德曼著】底譯文中關於瑪利亞的一章裏，會把「把她交付在醉了的守兵底手裏」改譯爲「使她站在他們——醉了的守兵底前面，」因爲前一句使我感到無限的痛苦。誰知友人君毅讀到我底譯文，想到赤裸裸的她站在醉了的兵士底面前的情形，還是忍受不下去，他當時寄我的信中會有幾句沉痛的話，他說他每讀一遍，便感到更厲害的良心的痛楚，要我把那一句話再改過。我並不會照他底意思做，而且現在我還要敘述一件更使他「感到良心的痛楚」的事。這在我，單從我以前把「交付」兩字改譯的事看來，就知道在我也是很感苦痛的。然而事實上已經有了這樣的事，何況這對於我神聖的瑪利亞底人格並無一點損傷，我又何必爲她諱呢？而且爲了表現官吏底殘暴與乎瑪利亞所受的苦是何等的大，爲了使我盡了爲我至敬愛的人作傳的忠實的責任起見，我不得不請求君毅恕我，讓我來敘述下面的這件事。如果君毅更因此「感到良心的痛楚，」那麼我請求他記着瑪利亞自己後來向營救她的外國人們說的

話：

『如果你們對於我這個俄國少女表同情，那麼你們更應該對我這困苦  
俄國表同情才好。我自己絕對不要什麼名利，祇因為我喪失自由已很久了，我底  
赤心，我底靈魂，我底一切都送與大家了。』

事實是這樣：在中夜的時分，火車到了脫洛屋加車站，阿布拉莫夫遣走了齊民。他  
把瑪利亞帶進自己底車房裏，強姦了她。她已病弱到那樣的程度，那裏還能夠抵抗呢？  
祇有聽那殘暴的畜牲縱慾罷了。更可怕的是從此他把他底一種病傳染給她了。

到了譚波夫省城，瑪利亞在監獄裏昏迷了十七天，病才稍好了。一直到二月十七  
日她底母親才得着進監的許可。鐵門大開了，母親走進了冷氣逼人的潮濕的囚室。她  
看見了一幅淒慘而可怕的圖畫。在屋子底一角裏她底愛女睡在地上，頭上縛着麻布，  
動也不動地放在枕上。眼睛上也貼着膏藥。憲兵隊官和獄官進囚室的時候，她一動也



不動，母親不敢進來，癡癡地立在門口，也不敢發聲來打破這可怕的死一般的岑寂。她好像走到她底女兒底墳前來了。那可憐的心已碎了的母親緩緩地走近愛女底身旁。也坐在地板上。一句話都說不出，她祇是眼睜睜望着那個垂死的女兒，滾滾的淚珠像決了堤的水一般不斷地從老眼裏流下來。在這裏，在她底面前躺着的已不是她底如花似玉的愛女了。她辛辛苦苦用十八年的全心靈，全功夫才養成的女兒，在一個月之內就被人弄成了這般模樣。而且就在這時候，她也不能得着許可，再用母親底愛來看護那正需要着她底慈愛之泉的垂死的愛兒。憲兵隊官也跪在她們底身邊，爲的是不要她們說什麼秘密的話。實際上那母親是什麼話都說不出了。在她底心裏她也許想問他，問他們，爲什麼要把她底強健而美麗的愛女弄成這個樣子，而且怎麼樣居然能夠在最短的時間內把她底強健而美麗的愛女弄成這個樣子。這太可怕了，不是人類的感情所能了解的，也不是做母親的人底感情所能了解的。然而她並未向他，或他們

發出這樣的問題，她實在什麼話都不能說了。她底女兒也不告訴她什麼。雖然母親底熱淚大傷了女兒底心，但瑪利亞卻不會哭，實在，在敵人底面前，在她底劊子手底面前，她不能夠如此示弱。然而在她底心裏，眼淚已貯滿了。她沒有哭。

忽然死白色的臉改現出了笑容，腫了的，帶傷的眼裏射出了光輝。她向她底母親說：『我將快樂地死去，我底悔恨乃是他們阻止了我自殺，使我落在這一幫畜牲底手裏。』

『你們怎麼把我底孩兒弄成這般模樣了？』母親帶着這個無人可答覆的問題回去了。不僅母親，便是女兒底友人也要憤憤地把這個問題來問那般畜牲。當瑪利亞押到了省城時，警察局會叫貴族協會底書記來證實她。因為那個書記是她底熟識的友人。她也曾在那機關裏服過務，然而這時候那個書記仔細地把垂死的瑪利亞看了許久竟不能認識她了。他驚訝道：『不，她不能夠是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她一定是另

外的  
一個女子！』

三

瑪利亞底身體比較好了一點，便開始受審判了。這是歸軍事法庭審理的，瑪利亞底律師要求法庭允許派醫生來檢驗她底身體的健康，法庭答應了。那兩個醫生底報告真正駭人，實在我們單就瑪利亞在法庭的情形也就知道她底病勢是何等地沉重了。

當庭長問她有沒有什麼最後的話要說，她也努力說出了幾句話：

「諸君，你們且向四周圍看看罷，你們在什麼地方會看見滿足的幸福的人民底快樂的面貌呢？沒有，什麼地方也沒有！便是那些在目前好像得意的人也是憂鬱的，他們一想到他們底勝利祇是暫時的，不久就要過去，因為所有被壓迫

的，受苦的人民不久就不再悲歎與哭泣自滿，而要起來防衛自己了，那麼他們底勝利也就被這個念頭所毀壞了。至於我，我知道我就要被你們處死了；但是你們雖然可以判決我底死刑，雖然可以使我最可怕的苦刑，你們卻不能夠再加上比我已經受過的苦楚更要厲害的什麼了。你們也沒有再比這種種更要殘酷的刑罰了。殺死我能，而我底信仰卻是殺不死的！我確信那偉大的日子會來的，那時候人民會得着自由與幸福了，正義與真理會勝利了，博愛，平等，自由之理想也不再是夢話了，卻會實現於實際生活之中。爲了這樣的將來而犧牲個人自己底生命，難道不真是一件幸事麼？我底話已盡於此，我不再說什麼了。」

這幾句話真是和她底心血一同吐出來的。她說話的時候，不斷地咳嗽着，時而吐出幾口血來，吐在她底手巾裏。這是大家親眼見着的。

瑪利亞底律師台司倫科（M. Teslenko）底法庭演說也是一篇極動人的

極雄辯的演說，但我在這裏爲篇幅所限，祇譯出最重要的幾節來：

「法官先生們：檢察官要求你們判處被告底死刑。然而我請你們深刻地仔細地反觀你們底良心，難道被告所犯的罪裏面果有引起人們底絕大的憤怒與恐怖之點存在着嗎？如果沒有的話，你們也能夠把她送到劊子手底手裏嗎？我們俄國人底正義之概念中並沒有「以眼還眼，以牙還牙」之原理。俄國人中間的正義之感情使得他們絕對地，徹頭徹尾地來反對死刑……」

「如果你們憑着良心來考察被告所犯的行爲，你們便會明白她不再是一個孤立的個人，也不再是一個刺殺了路仁洛夫斯基的司皮利多諾華。她乃是受苦的俄羅斯之全體。你們會看見數百個司皮利多諾華，與數千個路仁洛夫斯基；你們也會看見那正壓迫着毀壞着我們的全個恐怖！呀！許多年以來我們已經就生活在流血與破壞之中了，所有的人類之大發現——蒸氣，電，電報，電話等等似

乎聯合起來，祇爲的是每天從這不幸的國家底四面八方集合起而且給我們帶來不祥的消息，來苦惱我們。請看一眼你們今天早晨所讀的報紙，實在印出牠們的不是印刷人底油墨，而是那般被殺害的人底血，那般死於鞭笞之下，或被用各種方法拷打，絞死，槍殺的人們底血液。那麼每一行的字跡豈不是一聲悲嘆，一聲哀號，一聲求救的呼叫？我們中的每個人都充滿了對於這一切的屠殺，拷打等等的憤恨，難道我們能眼看着那些把自己底生命獻給人民的高貴的靈魂，眼看着他們單獨去死，祇因爲他們曾把我們大家的感情用行動表現出來麼？

司皮利多諾華本人就住在這些鄉村裡，路仁洛夫斯基曾帶着他底像摧毀萬物的暴風一般的遠征隊走過這些鄉村。她曾向你們說過這些鄉村底名字，那些被槍殺，被鞭打到死，或則被拷打，被弄到一生肢體殘廢的農民底名字。她又曾告訴你們許多關於哥薩克兵強姦婦女，搶劫，捉人的事。路仁洛夫斯基真正成

了統治譚波夫省的一切恐怖主義之化身。

「而且其他各省的人民誰不知道路仁洛夫斯基？凡能識字的人都熟悉他底名字，因為這是常見於報紙的。然而一般入底憤恨之感情不能夠找到法律上的伸雪，農民也不能夠在什麼地方找着保護。這時候司皮利多諾華底靈魂便激動起來了，你們聽見她在這法庭裏告訴我們的話她說：『我底心在悲痛，我覺得當這樣的事在我底周圍發生的時候而我還活着，這真是絕大的恥辱。而且我看見一個農夫因受着殘酷的拷打而發狂，一個母親，她底青年的女兒被哥薩克兵凌辱，不願忍辱偷生，便投河自盡，那時候我便向自己說：『我要殺死路仁洛夫斯基，縱然這件事要我底生命作代價，亦所不惜。』』……」

「你們在這裏已聽到關於司皮利多諾華所受過的拷打的可怕的故事，她底敘述是毫不可疑的，因為她所受過的每一下打擊，每一次苦刑，都留了遺跡在

她底身上受了如許多的殘酷的拷打之後，死刑對於她又算得什麼？這不過是表示「叫她回老家」去罷了。在從前古羅馬的馬戲場中角力的勇士受了傷倒在地上的時候，四周圍激動的殘酷無情的看客大叫道：「叫他回老家去！」然而你們底心竟會承認這類的正義，居然像羅馬人那樣地而行爲麼？

「俄國政府已經征服了不少的敵人。難道牠還真正需要來征服這個敵人，這個無力防衛的，又不能傷害別人的，病弱的婦女？」

「諸君，起來防衛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不要把你們底拯救她的榮譽讓給別人了。你們必須從死神手裏把她救出來。」

「站在你們面前的不僅是被拷打，被強姦的，病弱的司皮利多諾華一個人，而且是整個的俄國，她也被人拷打，被人強姦，也成爲病弱了。每一天死刑底消息都來震撼了我們，好像電流一樣；在不曾療治好的舊的傷痕上，又添了新的傷痕。」



如果你們殺了司皮利多諾華，全俄國都會因恐怖而戰抖了。

『遲早這種憎恨是應該消滅的，人們要開始說和平之話句了。現在你們有了特權做第一個說這和平之話句的人。回到你們底會議室裏，再出來時望你們帶着和平之橄欖樹枝，不要帶出鞘的刀了。』

這篇動人的演說，並沒有一點效果，法官們並沒有來聽牠，至少也沒有來答覆牠。五分鐘以後法官們出來了。他們所帶來的判決是絞死。

#### 四

瑪利亞這一次並沒有被絞死。她受着種種毒刑的消息傳到西歐後，曾引起各國底抗議。全俄國也激怒起來了。各處的報紙上一致地登載對於政府的抗議；要求懲罰拷打瑪利亞的軍官們，並且減輕她底死刑。向法國及其他各國的婦女界要求援助的。

書信發出來了。法國著名文學家法朗士等無數的人聯名要求俄皇減刑。法國人並且組織了一個專門營救她的團體。英美兩國的人民亦大呼援救。尼古拉二世終於害怕起來了。於是瑪利亞底死刑便被減輕爲終身在西伯利亞作苦工。這樣她居然被人間的同情從絞首台上救出來了。

然而她底健康已壞到極點。肺病一天天厲害起來了，身體消瘦得可憐，幾乎到了垂死的地步。經過了長期的醫療後，算逐漸恢復了健康，勉強可到西伯利亞去了。於是他們把她送到西伯利亞去，在那裏她被囚在阿加士監獄中。

從譚波夫到西伯利亞的途中，她受着羣衆底熱烈的歡迎。在每個火車站都有無數的流放人與政治犯聚集着來祝福她，並且送禮物給她。她和其他的女政治犯到阿加士監獄的那天，全獄的政治犯舉行大慶祝，熱誠地歡迎她們，獻花，禮物，革命的旗幟給她們，並且合唱革命歌。旗幟上大書着：『殉道者底光榮，生者底自由。』這樣的事會

發生於俄國監獄中，讀者大概會覺得驚奇罷。然而事實是這樣：俄國監獄制度固然專制殘酷到了極點，但有時候在有些地方也會有異常溫和、仁愛的獄吏，他們對於政治犯的待遇是異常寬放的。因為政治犯大都是有鋼鐵般的意志，黃金似的心，高的智慧，光明純潔的人格等的人，有的甚至舉止溫柔可親，所以常常得獄吏們底敬愛。在阿加士監獄中的情形便是這樣，因此政治犯們也能得比較的自由。瑪利亞得着同志們底看護，身體也恢復了原狀。不過一目失明，一手被折，這是永遠不能彌補的事了。她底形狀上永留着官吏殘酷的暴行之遺跡。

然而命運捉弄人，真是厲害！瑪利亞連這樣的比較安靜的生活也不能享受多久。赤塔的總督知道在阿加士監獄中的政治犯待着了較多的自由，心裏很覺不滿，便下令把瑪利亞等六個女犯移到馬爾切夫監獄內。果然一九〇七年二月在一個濃霜的早晨，幾部雪車便把這六個女革命黨載出阿加士監獄，經過十日的旅程後便到了新的

監獄了。

在馬爾切夫獄內不久就發生了一個悲劇。政府忽然派了一個新的管獄官來。這是著名的劊子手波洛杜林。他在利加及其他波羅的海區城市的監獄中，以善發明拷打犯人的方法得名。這個消息自然使得政治犯異常憤怒，他們在波洛杜林就職的那一天，並不對他表示敬意。於是波洛杜林便派兵來迫害他們，所有的政治犯都受着槍頭底打擊，而且帶上鐐銬了。

但是波洛杜林也拏他底生命賠償了這次的暴行。這個悲劇發生於一九〇七年三月，在九月內波洛杜林請假住在歐俄，蒲斯可夫的時候，就被人暗殺了。而曾經拷打瑪利亞的兩個畜牲阿布拉莫夫和切達洛夫也都早死於社會革命黨人之手。阿布拉莫夫被暗殺於一九〇六年四月十六日；切達洛夫被暗殺於五月十七日。

瑪利亞在西伯利亞整整住了十一年。在其中她得到了一個極其親密的女友，這

就是亞歷山德那伊熱麥洛維奇（*Alexandra Ivanovich*）她也曾和一個叫做亞歷山大台康斯基的革命黨人發生過戀愛關係。他很盡力地看護過她，他們同為青年，同是孤寂，同屬同志，同受患難。

忽然晴天起了一聲霹靂，二月革命起來了。這次革命掘開了一切政治犯底活葬的墳墓，把人生最可寶貴的自由，與他們帶回來了。瑪利亞得着釋放的消息後，她底快樂真是不可以言語形容出來的。但是臨時政府釋放一切政治犯的命令到了，和她所期望的並不一樣。在這個監獄內共有十個女革命黨人，而釋放政治犯的名單上卻祇有八個名字。獄官緩緩兒讀着名單，她們焦急地等待着。在受苦多年的憔悴的臉上，頓時現出愉快與懷疑之表情。名單讀完了，那兩個沒有名字在名單上面的女子，頓時變了臉色，全身發抖起來了。

『我們怎麼辦呢？』她們兩人孤苦地同聲問。

『你們還得留在這裏。』這便是獄官底回答。他搖搖頭，表示自己也沒有辦法。

這時候瑪利亞使出來說：『那麼，我們八個人都不出去！』

在那天果然沒有一個人出去，大家都留在監裏等消息。第二天來了一個電報，叫獄官把這十個人全體釋放。於是她們十個人便一同向彼得格勒〔即從前的聖彼得堡〕進發了。

## 五

在民衆底熱烈的歡迎聲中，瑪利亞到了彼得格勒，後來又去莫斯科。她頓時成了革命民衆底喉舌。但她並不去爭權奪利，也不想在冬宮裏去擺架子。她投身於革命民衆叢中，尤盡力於農民運動，農民都很信仰她，敬愛她，一致地選舉她爲全俄農民代表蘇維埃執行委員會委員長。

她現在是俄國農民領袖，同時又是社會革命黨左派領袖，人家都稱她爲「農民俄羅斯底小將軍」。她和他底同志們一樣主張一切政權歸於蘇維埃，贊成與布黨「共產黨」合作進行進一步的革命，並且大呼「工廠歸還工人」「土地歸還農民」等口號。

美國舊金山公報底駐俄特派員妣弟女士當時曾會見着她，描寫瑪利亞底狀況如下：

「我第一次和她在客廳裏談話，她現出很瘦弱，很疲勞的樣子。她告訴我，她每天晚上祇睡兩小時。她終日忙着見客，農民們成羣結隊地去拜訪她。他們來和牠談論關於農民的問題，她除了接待農民外，又要出席於各種會議，如左派社會革命黨及農民代表大會等重要會議都是非她出席不可的，而且在閉會之後，她又要編輯一種專門討論農民問題土地分配問題的報紙。」

十月革命發生了。這是俄國的工農羣衆和各派社會主義者合作底結果。瑪利亞總是站在民衆的一邊，日夜不息地工作，爲着她所愛的農民服務。

她是當時農業部底主腦。她極力主張土地公有，曾草過一篇土地公有底計畫書。她這時真是忙得很，身體又不好。但她一面扶病從事文字的工作，一面又從事實際的運動，時而和布黨領袖列寧討論革命進行計畫，時而與社會革命黨右派領袖周諾夫辯論革命問題。就在這一年瑪利亞一派「左派」便和周諾夫一派「右派」完全分離了。瑪利亞一派與布黨合作，來從事於革命後的建設。她不肯在革命政府裏做什麼委員。她底目的祇是在爲農民做一點事。但第二年「一九一八年」七月社會革命黨左派便和布黨完全決裂，而瑪利亞等也就被捕了。這經過情形，我可以從司太恩堡寄給我的一篇關於左派社會革命黨的文章底原稿裏抄譯出一節如下：

「第一次蘇俄政府成立時，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布黨合作，人民委員會中有



左派社會革命黨委員七，布黨委員十一，這兩個各有色彩鮮明的綱領的黨派從一九一七年十月起一直合作到一九一八年七月。然而其間左派社會革命黨並沒有一刻忘掉自己底主張。對於布黨所主張的勞工專政，中央集權的國家，一黨統治蘇維埃等等以及牠底專制的和殘酷的行動，左派社會革命黨是極其反對的。【這就是馬克思主義和民衆主義的主要異點。】不過爲着打倒俄國及全世界的資產階級計，這兩黨便聯合起來，其共同的目的，是擁護全世界革命的和平，消滅俄國以前的階級設施，鞏固蘇維埃制度在各省的力量，防備資產階級底復興。在一九一八年三月布黨簽了布來斯脫和約，對於俄國革命給了一個打擊。左派社會革命黨便召回蘇維埃政府中該黨的人民委員。一方面不簽這個和約，一方面表示牠底抗議。牠並不是以爲簽了這個和約，對德國屈服，喪失了俄國底體面，牠是由此看出了布黨決意背叛民衆走向投機主義的路上去，要和資本主義的列強妥協。

了。牠爲着擁護俄國革命計，擁護全世界勞動階級的利益計，不得不和布黨決裂。而同時布黨和德國的軍國主義妥協後，從一九一八年三月到同年七月之間，猛力實行一黨的專政，並且極端壓迫農民。左派社會革命黨以及爲牠後援的民衆，【在一九一八年七月第五次蘇維埃大會中百分之四十的代表都是左派社會革命黨黨員】對於布黨的反動，自然不能漠不關心的。同年七月左派社會革命黨刺殺了德國駐俄大使梅伯黑，布黨藉着這個口實，便公然和左派社會革命黨宣戰，最先就把司皮利多諾華女士（左派社會革命黨的領袖至今還在監獄中）及其他的黨員逮捕了。

從司太恩堡底文裏，俄們便可以知道左派社會革命黨和布黨分裂底原因了。左派社會革命黨以爲「布來斯脫和約」公然把革命賣卻了。他們認爲梅伯黑之在蘇俄實在是德國帝國主義底一個威嚇與侮辱底表示。因此他們便公開地刺殺了這個德國大使，表示對於德國底侵略的反抗。他們看見革命處於險地了，便起來防衛牠。

在梅伯黑被刺殺以後，瑪利亞曾親赴第五次全俄蘇維埃大會預備宣讀左派社會革命黨底正式宣言，解釋他們爲什麼要刺殺梅伯墨，然而布黨把大會閉了，逮捕了全體農民代表，瑪利亞也在其中。

這一次布黨把她監禁了五個月，又釋放了，但在一九一九年二月她又被逮捕了。莫斯科革命裁判所對於她的判決是：

「因爲不願意使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受無謂的痛苦，……莫斯科革命裁判所決定把她幽禁在「養攝所」內過一年，不要她從事政治的和社會的活動，使她有機會來做正規的身心兩方面的工作。」

這樣的奇怪判決倒是很少見的。瑪利亞那時候會從所謂「養攝所」的監獄裏寄出幾封信，現在我隨便摘譯出一點來，可以看到她底「養攝所」中的生活是怎樣的。

## 六

一。九。一。九。年。二。月。十。九。日。

『我想在法庭中的時候，我大概可以把這封信傳遞給你，因此我便寫了這信，等着有機會交給你。』

『第一，你若在那天看見我底樣子消瘦得難看，那麼請不要驚惶，不要狐疑。我在這裏沒有充足的食物，而監禁底情形也不十分好。沒有新鮮空氣，沒有溫暖，又不能安靜地睡。這樣的環境是人故意造出來的，好像爲的是復仇……（中略去兩節）』

『給我送一個寒暑表來。我底身體一天一天地壞下去了。我應該睡在牀上，然而那張牀太可怕了；我有疼痛的腰和背，實在不能夠睡下去。我底腰都痛得很』

厲害，好像受着針刺一般。這就表示說我底肺病是發展得很快的。我就這樣容易地被肺病征服了，這真是我底恥辱。牀是粗木棍，木條做的，並沒有木板，所謂褥子祇是一張污穢的薄破布，木條木棍上的刺都可穿過褥子來刺進我底身體。我試把褥子鋪在地上，睡在一個平坦的地面上，然而石地是潮濕的而且又太冷。

三。月。四。日。

『今天我收到一個包裹，在那些當作包皮用的新聞紙上面，我看見了司皮利多諾華案件，現在我請到我案底判詞了，當時我在法庭中並不會聽得清楚。這讀起來實在很有趣味。何等地無恥！布哈林在我底會場中曾被工人們叫罵了下來，而且幾乎被趕了出去。尤烈奈夫在我底會議中大概噤若寒蟬，偶爾在一陣聽衆底吹叫聲中說幾句話。司米多維奇祇許說十五分鐘，然而聽衆總是在鬧。這一切人民所不承認的領袖們現在在所謂「正義之法庭」中做起我底裁判官來

了。……他們不能夠在公共會議中回答我——所以他們想他們能夠擊監獄，審判「其卡」來征服我。……（略去一節）

「我祇能把布哈林及其他「蘇維埃領袖人物」「我得跟了他們，「辯勝」了他們」假說爲了醫療我「不願意使她受苦」的緣故所創造出來的制度認爲是屬於「神經昏亂病」一類的。

「可卑鄙的僞君子和老奸巨猾……在他們底機關報上他們大呼他們底同志拉台克在德國監獄中帶着鐐銬的事，然而你可知道身爲社會主義者的他們自己所創造出的是什麼東西？我甯願帶着腳鐐手銬頸上繫着鐵鍊，卻不願過現在的這種生活。爲了要判斷這個共產黨政府起見，我要說出一切關於我底現在的環境的話，這並不是因爲我受不下去了。」

「克倫姆林囚室」

「在二月十五日我便被移到克倫姆林皇城，移進衛兵營去了，我想，這大概是爲着「教育上的治療」或僅爲着激怒我的緣故。我住在一間窄小的屋子裏，隔壁就駐紮着紅軍軍人一百二三十名。這間屋子算把我和那個又醜，又喧鬧，時常發出叫笛聲，射擊聲，噼啪聲以及一切兵營裏所應有的聲音的衛兵營分開了。我底屋子又被用一塊木板分隔成了兩個小囚室，不過木板太窄，祇有兩尺半到三尺寬的光景，也沒有達到天花板。

「在我底「第一個」囚室裏祇有一扇窗戶，而在「第二個」囚室內就是完全黑暗了。一個反聲的，石的拱形屋頂，三百年以前的石壁，和潮濕的石地。在木板之後便有兩個獄卒帶着槍，不時把槍機弄得響。一個守衛站在房門口，不時向我底房裏看。還有一個便從一個小圓洞裏來監視我底行動。總之這兩個守衛和巡察者（這時共有五個）都不斷地把眼睛貼在窗戶和圓洞上，虎視眈眈地監視

着我……

「這已經是第三個星期了，這許多日子以來，我不得不和衣而睡，並且我是很疲倦的。我底全個身子好像不再是屬於我自己的了。我不能夠沐浴，我不能夠安靜地讀書，寫字，思索，因為我總是那般畜牲底好奇心之對象。你想我做了別人底好奇心之對象，在我是何等難堪。你很明白服着長期的苦役是什麼樣的情形，然而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現在所受的待遇甚至比較從前受之於沙皇底奴隸者還要厲害得多！」

「我常常向那般偵探說道：『够了，你們已經看得够了；難道還不害羞麼？』」

「我們底規矩是這樣。」他們總是這樣地回答，有時聲音裏帶着羞愧，有時帶着驕傲……

我底房子裏沒有火爐，熱氣是從隔板通過來的。自然還是冷。微稍有了熱氣



後，玻璃窗上就佈滿了水氣，須得用破布揩乾才是；於是牆角，天花板角，石地角都蓋滿了濕的點子，全個囚室好像塗上了顏料一般。

『我不時患着熱症，我時常咳嗽，這是由於這個可怕的囚室和那看不見地漸漸堆積起來的，聞不慣的煙草氣味的緣故。而且隔壁的火爐又是建造得很奇怪的，從那裏面常常傳過來毒人的煤氣，我因此也就咳得更厲害了。』

『火爐燒熱後，我在桌子前坐了幾點鐘，極力想躺在那不能躺的牀上，極力想鎮壓心底猛烈的跳動，太陽穴底急跳，以及其他中毒後的表現。這是日裏的事。』我要求戶外運動，呼吸點新鮮空氣，別人不許我。我要求給點報紙來讀，別人不許我。我要求肥皂，經過很大的困難算得着了。爲什麼又不許人來會我呢？

『守兵把我押到盥洗室裏去，那裏完全和我底囚室差不多，也有裂縫的木板壁。守兵便守在門前。要走到盥洗室必經過大的廳堂。在廳堂裏有不少兵士野

蠻地望着我，等我到了盥洗室，他們便一擁的跑進盥洗室的隔壁一間有大的玻璃門的房子裏……

『獄卒每兩點鐘更換一次。每半點鐘又有一種特別的巡察。他們永遠監守着我在夜裏，房門響聲，高聲的談話，以及各種響聲同時大作，每兩點鐘，一點鐘，半點鐘，都有人在門口望，看我用大衣蓋着假寐。』

『這樣的事，就在我從前做定了罪的囚犯的時候，也不會遇過的。而且那些無終局的，小的意外事甚至說也不能夠說……』

『布哈林，列寧，託洛斯基可以滿意了。他們算報了仇。然而他們不懂得像我這樣的敵人，祇要他們願意，他們可以拷打，可以謀殺，但是却不能夠擊無聊的小的嘲笑來侮辱我……』

『我向你說這一切的事，並不是使你驚惶，叫你到各官廳去奔走要求把我

釋放。我們不應該匍匐於那般醉心權力的官僚底面前，向他們哀求……我們必須再來開始戰鬥，擊我們在監獄中的精神來取得別人底尊敬，我們必須創造傳統，身爲國際主義者的我們祇信仰工農底權力而不信仰一黨底權力，我們還應該憔悴於一切罪惡的政府底監獄中過長久的時候呢！

●●●  
進醫院【三月十四寫】

「三月九日我被移到克倫姆林醫院。我病得很厲害。我從被關在那破屋裏的第一天以來就病了。又冷又濕。囚室裏一旦通進來了熱氣，水就開始溶解，全屋子都潮濕了。在三月四日到五日的那晚上我咳出了多量的血，恰和在一九〇六年的情形一樣。我本該躺在那惡臭不堪的地窟裏，讓血不斷地流出來。我卻站了起來，我底頭在作響，我知道我底情形很壞，但我不願爲病所克服。

「有一夜竟到了一個特別危急的境地。我突然醒了起來，覺得我底末日到

了。血開始從心中嘔了出來，全個枕頭，手巾，面巾都浸透了腥血。我覺得好像我在厥氣了。陡然我感到我不再是自己底主人，『牠』來了……

『我叫守兵把我抬起來，然而我發現我沒有聲音了。我想敲門，我底手卻又  
不聽命令。

『我不能够舉手揩去唇邊，嘴上，頰上的血。究竟我在這樣的情形中過了若干時候，我自己也不知道。

『天亮時，我恢復了原狀，把自己整理一番。這是很有趣味。思想是異常紛歧。對於這似乎就在面前的「死」並不感到憤怒。一點也不！

『我記起我一生所未曾完成的事業。我底靈魂裏是十分的謙遜。這是非常安靜，安靜得很。我躺着，等候死之到來。

『我寒顫不止。在早晨的時分，守兵們看見我底容貌大為驚駭。我請求他們，

要他們不去報告官吏，我拚命反對他們，然而他們終於打電報向官吏報告了，並請派一個醫生。我對於一切的詢問，祇有一個回答：「我什麼也不要。」

「那醫生來了，是一個女子，她看牆上的濕氣的點子，又看看全囚室，說：『如果你再在這里過一夜，你就要死了。』……」

「現在，在醫院裏，我底身體差不多又復原了。我底雙手戰抖起來了，我底頭還在作響，然而我又有了新的力量了。在這裏我失掉了七八杯的血。我本該把我底手巾浸在血杯，定會做成一面奇異的，光榮的，血紅的旗幟來。」

「在這裏我立刻開始呼吸得較舒暢了。我底身體實在應該是有力量的。身體全被醫療好，我不會死。」

三。月。二。十。日。

「我又被搬出醫院，到這鐵廊，到這一個沒有生火的房子裏來了。這房子是

用暗紅色的紙糊着牆壁的，有一個石的拱形屋頂，而且屋子裏充滿了鐵鏽的氣味。由於守兵底堅絕的要求，才居然生了火；否則人們還沒有生意火的意思呢！我還是冷得戰抖，但我愛這房子。地板是木製的，囚室雖窄卻是頗長。我可以在其中走十步。

「今天人來量了窗戶底尺寸。他們要用鐵欄杆來障着窗戶。好，他們不但不布置出一個『攝養所』，反而把克倫姆林的房屋之一改變為監獄了。好聰明的人們！」

## 七

但瑪利亞後來終於從「攝養所」裏逃了出來。因為避免偵探底注意，她底行踪是異常秘密的。在一九二〇年七月高德曼在莫斯科一間小屋中會見了瑪利亞。高德

曼敘述當時的情形道：

『我十分小心，要確信自己是不會被「其卡」人員「秘密警察之類，譯者」在暗中跟隨着。我先和瑪利亞底友人們約定了一個相會的地點，從那裏，我們曲曲折折地走了許多街道，到後來走到了一個院落背後的房屋底最高一層樓上，她們把我引進一間小屋裡，屋內祇有一張牀，一張寫字台，一個書架，幾把椅子。寫字台上堆積滿了文件，信函和報紙，桌前坐着一個纖弱嬌小的女子。這就是瑪利亞，這是俄國最偉大的殉道者中之一個，這個女子，曾如此無畏，如此堅忍地忍受過沙皇底劊子手所加於她的種種殘酷的苦刑……』

『我在她這裏過了兩天，聽她詳述自一九一七年十月以來的實事。

『她是極其安靜，極其自制，在每一個論點上都是十分清楚。她能完全地利用她底材料和知識，有幾次在談話之際她從我底臉上猜出了我底疑惑，便說道：

「我恐怕你不十分相信我。好，這都是農民們寫給我的信。」她在寫字台上拏了一束信函，向我讀了幾段，這都是說起農民底困苦以及他們反對布黨之厲害，真令人傷心，在這些充滿了一歪一倒的，有時甚至不可辯認的字跡的信函中，烏克蘭與西伯利亞的農民報告「強迫徵收糧食」之恐怖，以及這種辦法對於他們和他們底土地之影響。「他們把什麼東西都拏去了，甚至下次播種所需用的種子也拏去了。」「徵收糧食吏把我們底什麼東西都搶去了。」這些信的內容就是這樣。常常有些農民願意知道究竟司皮利多諾華是否走到布黨一路去了。「如果你也拋棄了我們，馬士西加」瑪利亞之戀稱「我們便沒有人可依靠了。」一個農夫這樣地寫着……

「她說：『布黨所持的論據中沒有一句話是合於真理的。』誠然我國沒有訓練就的軍隊可以阻止德軍底前進，然而俄國卻有一種更有絕大效力的東西：



她有一個自覺的革命民衆，他們會流了最後的一滴血來打退侵入者。事實上，革命的民衆會抵禦住一切反革命軍隊對於俄國的攻擊。誰曾使德奧的軍隊不能留駐在烏克蘭呢？還不是革命的民衆農民與工人？誰打敗了台尼金及其他反革命將軍呢？誰戰勝了高爾哲克和猶丹尼奇呢？列甯與託洛斯基說這是紅軍。然而歷史的事實乃是西伯利亞與南俄的工人農民聯合組織起來的志願軍極其堅忍地在前線打戰，而紅軍平常祇是來完成志願軍底勝利而已。……

「她又接着說：『布黨底壞處乃在他們不信任羣衆。他們自稱爲無產階級的黨，而卻又不信賴工人。』……」

「在我們談話之際，我說布黨之採用『強迫徵收糧食』，大概是見着農民不供養都市這個事實，故不得不用這個方法。司皮利多諾華解釋道：在革命時期之初，農民蘇維埃存在的時候，農民很慷慨地，很情願地送糧食到都市去。然而

一旦布黨政府解散，這些蘇維埃，逮捕了五百個農民代表，農民便反對政府了。而且農民一天天地眼見着布黨制度之無能：他們看見自己底出產物堆積在衙門裏，任其腐壞，或者在市場上成了投機者底所有物。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們自然不願再把糧食掣出來了。我們知道農民從沒有拒絕過供給紅軍底糧食，這件事實證明出來除了布黨所用的方法外，別的方法倒是能有效的。布黨所用的「強迫徵收糧食」的辦法祇會擴大鄉村與都市間的鴻溝。布黨也靠着「遠征懲罰隊」這成了鄉村底恐怖。他們到一處，便給這一處帶來死亡與毀壞。農民到後來失望到了極點，便不得不起來反抗布黨制度了。在歐俄各省，在南方，在烏拉嶺一帶，在西伯利亞，農民暴動常常發生，但都被武力與鐵腕所壓服了。

「司皮利多諾華並不說起她自己自從和布黨分離以來所受的苦楚。但我聽見別人說她曾被捕兩次，監禁了一個較長的時間，她便被放出以後還是受着

嚴格的監視，和她在沙皇時代的情形一樣。有幾次在夜裏「其卡」人員把她擡出去，告訴她說就要槍斃她了。這是「其卡」善用的方法。我會向她提起這件事。她雖然自己討厭說她自己底受苦，但她也不否認這些事實。她底全副精神完全貫注在革命底命運與她所愛的農民底命運上去了。她並不想到她自己，不過她很熱切地希望使全世界以及國際無產階級知道布黨治下的俄羅斯底真相而已……」

## 八

在兩月以後，即一九二〇年九月，瑪利亞底住所又被「其卡」發現了。她當時正患着熱症，睡在牀上不能動彈。他們不能把她移開，便派着重兵守着她底住屋，不許她何人進去看她。後來她底病稍微好了一點，「其卡」又把她移到秘密警察處去，放她

在監獄病院裏，她底病勢很重，「其卡」才允許亞歷山德娜去看護她。亞歷山德娜是瑪利亞底密友，又是同志，她和瑪利亞在西伯利亞的監獄中同住了十一年。亞歷山德娜在一九一九年就被捕了，在畢弟基監獄內住了一年後就於十月二十七日被提送

到秘密警察區底病院裏。瑪利亞正是在前一天被搬進去的。

在一九二一年六月裏亞歷山德娜從監獄裏寫了一封長信出來，描寫瑪利亞底可怕的生活，以及她數月來看護瑪利亞的情形。此信後來載於紐約援助政治犯國際委員會出版的俄國監獄書信集中，在這裏我因篇幅關係就不譯出來了。總之亞歷山德娜告訴我們的是：瑪利亞不斷地受着「其卡」人員底嚴重的監視，受着孤獨的禁錮，她底精神上和身體上的養料都被人掠奪了。她在獄中得了壞血病，四肢浮腫，頭髮和牙齒都逐漸脫落了，更難受的是她從前在沙皇底憲兵和現在的列寧底「其卡」人員那裏所受的苦刑底可怕的幻象也常常來到她底心頭。有一次她實行絕食

自殺，「其卡」初以強迫進食的話來威嚇，但後來也答應了亞歷山德那和另一個囚犯堪科夫（B. Kamkov）社會革命黨左派領袖之一，也是瑪利亞底好友，底要求，讓他們去勸她進食，她才得以不死。

一九二一年七月社會革命黨左派在莫斯科舉行了兩次會議，發表了一篇宣言，送與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以及蘇俄政府的重要官吏，叫他們注意瑪利亞底身體，並要求釋放她，使她能夠享受合宜的醫療與安全的看護。

同時出席第三國際第三次大會的一位著名外國女代表，也向託洛斯基作同樣的請求，託洛斯基卻回答說，瑪利亞還是一個十分危險的人物，不能釋放。後來因為歐洲社會黨報紙抗議得厲害，政府才答應把她釋放出來，但以病好後即回獄為條件。

後來莫斯科的俄羅斯紅十字會也要求莫斯科其卡底委員長翁席立席特答應把瑪利亞送到外國去養病，但那位「其卡」底領袖卻說西歐的情形對於瑪利亞底

健康會有妨害。這樣奇怪的推口話真難使人相信。由此看來可知布黨政府是安心把瑪利亞慢性地殺死在監獄裏了。事實上果然瑪利亞底病稍微好了一點，又被捉回監獄裏去了。她底患難與共，生死相依的密友亞歷山德娜也同時伴着她入獄。

此後瑪利亞底生活較前更爲悲慘了。一九二三年她曾設法逃獄，但沒有成功。這件事直到柏慈帕洛夫底回憶錄一個格別烏人員底懺悔錄出版後，才爲世人所知。柏氏書曾有下列的記載：『格別烏 G. P. U. 即「其卡」底後身。』

『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和其他幾個左派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同監禁在那裏（指近莫斯科城的一個監獄）。他們被監視得很嚴。獄卒寸步都不離他們之身。瑪路霞打算逃獄。有一晚上她從窗口爬出去，爬上了屋頂。我們底人發覺了，就開了槍射擊。都沒有打中她。她又慢慢地爬回來了。』

要是一槍打中了呢，瑪利亞豈不是就這樣地死去了麼？

在一九二四年末政府就要把她放逐到土爾其斯坦去，她從十二月二十九日起就實行絕食，表示反抗，然而終於無效。在一九二九年春她果然被放逐到南土爾其斯坦的撒馬爾罕（*Samarhand*）了，同放逐者有亞歷山德娜與麥約諾夫（*Alexionov*）著名左派社會革命黨人等人。

瑪利亞底此後的狀況，我們就不能夠知道了。她也許還生存在土爾其斯坦，也許早已離開了這萬惡的世界，在我未得她底消息之前，是無法下個斷語。自一九二一年讀過她底致西歐工人的一封公開信以來，我們就不會讀到她底作品了。難道這麼偉大的一個革命家，一個殉道者便這樣地消滅下去了麼？

六年前當洛斯基宣言不能釋放瑪利亞的時候，高德曼曾寫道：

『祇有一件事可以救瑪利亞——便是使她離開俄國。她底友人曾向布黨政府這樣要求過，但還是沒有一點效力。一九〇五年文明世界底抗議曾救了瑪』

瑪利亞底生命現在又需要同樣的救護她的一個抗議了。這實在是一個大悲劇。她須得脫離「其卡」底監視，離開這悲慘的俄國底禍患和苦難，到外國去呼吸點自由的山間的又清潔又新鮮的空氣，才可以恢復身體底健康。她已是經過百死的了。難道她終於會回到人間來麼？」

高德曼底希望是成了夢想。現在連託洛斯基也不能保護自己，被他底同黨放逐到西伯利亞去了。那麼瑪利亞底事件還有什麼希望呢？

「瑪利亞終於會回到人間來麼？」我會這樣地自問過，現在我將永遠地擊這問題來問自己了。

『瑪利亞終於會回到人間來麼？』

【註】

亞歷山德娜，伊熱季洛新齊是一個將軍底女兒，她在一九〇六年刺殺了那個以

屠殺猶太人而著名的明斯克總督辛洛夫，被列處死刑，後經沙皇減為終身監



役，放流到西伯利亞。一九一七年革命後被釋回俄。一九一九年又被布黨政府逮捕下獄。此後她底命運便是和瑪利亞底相同。她是瑪利亞底生死友人，她底生涯是不能和瑪利亞底分開的。

## 十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亞

*Irina Kakhovskaya*

伊林娜，加哈夫斯加亞於一八八七年八月十五日生在基也夫省底達拉席卡縣。她是著名十二月黨五個領袖中之一人加哈夫斯基（Kakhovsky）將軍底孫女。她底祖父因參加『十二月黨叛亂』被尼古拉一世絞死了。她底早年的身世我們不甚知道。她底回憶錄——一個女革命家底回憶——也祇是從她在一九一七年革命後的活動說起。不過我們知道早在一九〇四年她雖然還是一個十七歲的女兒，便已經入在革命運動中了。她在彼得堡底奈屋斯基堡碧的工人中宣傳革命甚力，而且組織了

革命團體。二年後她就被逮捕了，軍事法庭把她判處了二十年的懲役罪。她在阿加工監獄中住了六年，在一九一四年遇赦被放逐到橫貝加爾區域裏。俄國二月革命後，她和許多的同志都得了自由，回到歐俄來。

伊林娜回到歐俄後，便傾向於社會革命黨中的極左派。這一年瑪利亞司皮利多諾華一派和周諾夫一派右傾的黨員分裂了，瑪利亞一派另組織社會革命黨左派，這情形我已在前章說過，伊林娜也就是加入左派的。她底卓絕的辦事才使得黨員推舉她爲社會革命黨左派中央委員會委員之一，而且她還是全俄蘇維埃執行委員會的一個代表。

布黨與德國訂了「布來斯脫和約」後，社會革命黨左派認爲這和約無異乎表示德國帝國主義底勢力已征服了俄國，所以他們決定有一種反抗的表示。他們已加入蘇俄政府的閣員一律退出，不與布黨合作，同時實行暗殺德國大使梅伯黑的計畫。

梅伯黑果然被刺殺了。

這時候烏克蘭已早被德軍占領了，而且德軍在烏克蘭的權利又爲「布來斯脫和約」所承認。實則愛席哈痕元帥率領的德軍之專橫以及反革命軍哥薩克大將司科洛帕次基底軍隊之殘暴，使得烏克蘭人民日坐塗炭之中，浮沉在苦海裏，而且白黨將軍台尼金又得着協約國底幫助，正預備重振旗鼓。革命局勢岌岌可危。所以爲擁護革命計，社會革命黨左派便決定先殺掉反革命派底首魁，如愛席哈痕，司科洛帕次基，台尼金等，由伊林娜負責組織暗殺團。

「社會革命黨左派戰鬥團之組織，最初祇包含着三個人：司莫連斯基（Smolianski）同志，他當時在蘇維埃政府任着要職；波利司童斯奎（Boris Donsko）同志，他是克龍士達脫的水手，深得同伴信仰與敬愛；其餘一個就是我自己。我們三人此時以前都是積極參加黨的工作的，我們這時很難把這個工作之責任推脫掉。」

司莫連斯基便先到德國去徵求德國社會黨人對於這個計畫的意見，而波利司與伊林娜二人則乘此時機赴塞瓦斯多頗研究製造炸彈的方法，並探聽消息，從事宣傳。伊林娜一路上的見聞都是很動人的，她後來曾記述在她底回憶錄中。

伊林娜與波利司二人在外面耽擱不久，就回到了莫斯科。後來司莫連斯基也從德國回來了。他此行底結果使他相信『戰鬥團』應該以刺殺愛席哈浪元帥為第一件工作，因為愛席哈浪在烏克蘭乃是屠殺工農的劊子手。有一次他實行農民大剿滅，就殺了八千五百多人。有一次鐵路工人罷工，他也實行大屠殺。

這時候伊林娜底『戰鬥團』除了原有莫斯科的三人外，又加入了兩個烏克蘭中央委員會底代表：一個是瑪露霞西莎魯西娜亞，一個是I. B. 另外還加入兩個同志專門從事暗殺那個哥薩克大將的。這兩個便是G. 與M. (但到了基也夫這兩人不見了。) 瑪露霞是一個亭亭玉立的女子，從事黨的工作很久，富有經驗，又是非常熱心，同

志們很相信她。當時便決定她先去基也夫打聽消息，並與基也夫的團體切實聯絡。

瑪露霞底信到來了。伊林娜一行人在一九一八年五月底便帶着銀錢、武器、炸藥以及製造假護照用的一方圖章向基也夫進發了。

『基也夫浴着五月的太陽光線；到處都是花朵，到處都是新綠。這城市所給與我們的印象是非常迷人的；行人穿得很好，而且很快活，好像在過節一般，漂亮很闊氣的商店底貨攤，咖啡店滿滿堆了一大羣人，這城市和那又冷又餓的莫斯科比較起來，真有天淵之隔了。這裏正是那般幸而能逃掉了革命的「社會之花」底區域，人都似乎過着一個興奮的反常的生活；人們在德軍底槍刺之下瘋狂地臆想，瘋狂地作樂……在大街上羣集着德國軍官，烏克蘭警察，哥薩克大將底衛隊，穿着春季服裝的女子；青年女子獻花給德國兵營，從早到晚人唱着德國軍歌或烏克蘭歌曲；鼓聲不停，公園裏奏着音樂……』

「費了長久的時間去找房子，我們到底找到了一個過夜的地方，我們可以暫時安放我們底行李，把做好了的炸彈藏在我們底衣服內了……瑪露霞在離基也夫八啟羅米突遠之S地，租到了一所隱在生滿了叢林的園中的可愛的小別墅。我們到後第二日便到那裏去。她把我們三人（我，波利司，司莫連斯基）假裝當作親戚般看待。我們又在城裏租了兩處房子，又在B地租了一間「留待不時之需」的房子。我們買了一輛出賃的馬車，一匹馬，又在G地買了一所適意的茅屋；「馬車夫」波利司就做了那茅屋底主人。每天他駕起他底懶惰的駑馬出去，從不肯擊鞭子在馬背上打一下教牠走快的。這所茅屋底天井便是我們埋藏炸彈和武器的地方，而且就在那地方，我們成立了我們底很簡單的實驗室。至於我呢，我假裝為一個猶太婦人在城裏B大街上租了一間闊氣的房子。司莫連斯基假名為波爾。說是我底哥哥……」

「……約在一星期之後，同志I.B.來……他一個人住在G地，假裝為一個鎖匠，

起初他給我們幫了一些小忙，過後他就從事積極的工作了。居住問題既然定規了以後，就應該認定地點了。我們人數太少了，而且我們也明白要知道愛席哈痕底習慣，以及他每天出門底時間是很困難的。自然本地團體「山瑪露實傳達」把愛席哈痕底住宅之位置，加太林街上衛隊營之地點，以及愛席哈痕常去的 Q. G. 地方等等都告訴了我們；然而 L. 區是一個非常荒涼的街道，而且在這裏秘密警察和衛隊營底監視又是異常之嚴……在加太林街「即愛席哈痕底住宅之所在地」沒有一個貨攤，沒有一家商店，也沒有一院甚或一間出租的房子。鄰居都是兵營，全街祇有幾個脚步急速的行人，所有房屋都是被高級軍官占着的；每條路都有衛兵；警察們傲慢地在街中間踱着，就在大熱天他們也穿着雨靴，手持雨傘；每一個行人都是他們底嫌疑的注意之集中點……

「有一天我照常在加太林街散步，我到底和將軍面對面地遇着了；不久我又知道他平常離家到參謀部（離他底住宅不遠）去辦公的時間；是恰恰在午後一點鐘



的時候，他擎着手杖，帶着一個馬弁，步行從家裏出來……三分鐘後他走過那一排在他未到之前便排成隊伍等着行敬禮的兵士面前，進了參謀部的建築裏去了。

『同時我們也偵察司料洛帕次基底習慣；我們做這種工作特別在夜間。波爾與我二人藏在粗大的菩提樹後偷看着，在夜間一點鐘光景有許多精美的汽車馳進宮殿去，哥薩克大將底朝臣穿着『朝服』走下燈光輝煌的石階；然後哥薩克大將本人也走下來了，他平時總穿着常服，有時也穿着普通哥薩克軍服。所有的人都穿過G. 樹林走進一所尼姑庵裏作樂去了……』然而伊林娜等底第一件工作是暗殺德國元帥愛席哈痕，第二件工作才是刺殺哥薩克大將，所以他們仍以刺殺愛席哈痕為最重要。

正到了伊林娜等準備完善的時候，愛席哈痕忽然動身到克里米去了。……現在我們底活動之戰場乃是車站了，我們每天在各報上查看他回來之日期。後來果然

查到了。在那一天我們四個人各人帶了一個炸彈在車站上去迎接他，各人認定了崗位。然而各報底記載都不可靠。愛席哈痕已在兩日前回來了。我們祇得忍耐着重新來進行舊的計畫，這計畫就是等他從家裏到參謀部去的時候，我們在街中襲擊他。

「從此可怖的時期就開始了。波利司變成了過度的興奮，眼睛深凹進去，唇邊同時表現不安與決心，每天都準備着去犧牲自己底生命，每天都在向他底朋友，向他底自由訣別，離開我們，他獨自去完成他底驚人的事業。我們伴着他走到街角，和他在一起，直等愛席哈痕快要從參謀部出來的時候；過後他便走去了，我們等候着炸彈底爆發聲。他走回來又失望又狂怒，因為他失敗了；有一次恰遇着一輛馬車走過；有一次幾個小孩嬉玩地走過，離將軍甚近；有時候他又不能夠遇着愛席哈痕。有一天機會正好，他剛擎起炸彈，炸彈底蓋沒有上緊，便落了下來，滾到愛席哈痕底腳邊；波利司俯着身子把蓋子拾起，匆忙地在衆人底眼前又把蓋子上緊在炸彈上，不會引起別人底絲毫

的疑惑。我們常常注意到改換我們底面貌和服裝；有一天另一個同志來代替波利司，但他也失敗了。波利司顯然是疲乏了；然而他又是十分固執，以一個平靜的勇氣和差不多幼稚的率直，雙眼永含着烈焰，每天來做那不倦的工作，他相信牠，一直到他底最後的日子。

『我們每夜都是在S地的別墅中度過去的；雨落得太多了；我們把燈完全滅了，恐怕周圍的人看見深夜還有光亮會起疑惑。我們三人留着一直到早晨；過後略睡一刻，我們就搭小火車進城去了。

『在這時期中我又和I. B. 及「波爾」商議，想出一個辦法使波利司擲炸彈完成了工作以後可以逃脫出來……『方法畧」譯者』然而我們不敢叫波利司行這計畫。實在我們在工作開始之時就決定我們底行動應該產生出最大的騷動來，爲了這個目的，就應該有審判，恐怖主義者得公布他底姓名，在全世界人們之前解釋他底行動之

意義，在臨刑時又表現出他底理想之正當與聖潔。除了這個政治的見地之外，波利司本人又有一個特別的概念；鼓舞起他底在恐怖主義中的這種理想，這種勇氣的，並不是任何演說或書報，也不是任何外來的影響，乃是他底固有的天性，他背誦着福音書裏的話：「麥子落在土內，不死在那裏的時候，牠祇是一個；然而如果牠死了，牠便會帶來一個豐收。」他想到他幸而能夠把他底微小的貢物獻給解放之運動時，他底雙眼就因快樂而發光了。他把能夠犧牲自己底青年的，而且前途富有希望的生命這件事當作一種幸福。然而必定要去殺一個人，這在他看來就是一個悲劇了；如果他不相信擊他自己底死與受苦來贖回他所要犯的謀殺罪，那麼他也許還不能夠決心去殺人啊！我們知道這一切，最近幾夜我們也常在別墅中討論過；我們不過究竟以為應該不顧這一切，給他找一個事後脫逃之路……然而我們這樣決定的時候，波利司本人卻否認我們底計畫，而且以一個非常猛烈的態度攔斥一切關於他自己底安全之考

慮，幾乎使得這如此爲他擔心的我們感到很大的羞愧了。一切自己安全之考慮在這偉大的行動之實現面前都消失了。「祇望牠能夠成功呵！其餘的並不大要緊；自然一切都會進行得很好的。」在他遇害前數日他在監獄中寫信給他底母親道：「媽媽，給我祝福，不要憐憫我；我是非常快樂的。我好像見着天了。」

『七月三十日午後一點鐘光景我照常在L.街口和他分別了。一刻鐘以後他又來了，不曾遇着愛席哈痕。在一陣長雨落過之後，太陽又出來了，受過雨洗的樹木便發出了香氣；我們互相慶賀這個好天氣，談了幾句話正預備再分開，這時節來了一位先生，他以無理地固執的態度向我們問訊到總督家去的路。波利司眼望着大鐘很快地轉過身子急忙向加太林路走去了，並不和我們握手分別。五分鐘以後我們便聽見猛烈的炸彈爆裂聲。

『難道這是一個意外的事變，炸彈就在他底手裏爆裂了麼？愛席哈痕死了沒有？』

呢？我們不知道；不過我們明白波利司一定不能生還了……

「我們裝出無所事事在街上散心的人底樣子，向着K街走去，預備再回到L區。一羣人向我們擁擠過來，因為L區被軍隊守住了，不準行人往來。我們聽見人說：「元帥死了，馬弁……」」「馬弁死了，將軍輕傷，兇手被捉……」

「稍後我們便在植物園內一株栗樹上刻了一個十字架，這個暗號是告訴本地的同志說，我們已成功了。然後我們又坐上馬車回到S地的別墅中，等着晚報看……」

「晚報告訴我們說兇手已被捕，元帥腿被炸碎已經死了……第二天的晨報報告愛席哈痕之死，並詳細論到波利司以及元帥底葬禮。然而以後的晚報和晨報就沒有一點消息了。」

「城裏立刻大起恐慌。謠言四處流布說德國軍隊要來基也夫屠城，德軍炮隊要來轟城，報仇雪恨，大批的拘捕發生了……城裏在那附近四鄉居民羣集着的市場上，

或在工人底羣集中，到處都充滿了一種明顯的快樂。有人居然在大街上說：「哥薩克大將底輪值該到了。」大家把這件事業歸功於「莫斯科的同志們，他們什麼事都能夠做，而且他們要做一切的事來把工農們從血的暴政之中解救出來。」……

「愛席哈痕底葬期是在八月一日。我們知道哥薩克大將將要參預奠祭的，我們決定等着哥薩克大將在奠祭完畢從路德派教堂出來的時候，來完成我們底第二件工作。」

這時候伊林娜等底忙迫和困難自不消說，我們且放過了這件事，來讀她底以後的記載。

「……波利司在分別前曾向我們說：『我知道，我確信你們會把你們底工作做得很好的，請盡力快點做，使我在被處死刑之前，會得着那個好消息。』」

「葬禮之日，我們到了I. B. 和我們約定交付炸彈的地點。他不曾來。我們連忙乘

車到他底家，他底房東走到門口揮手向我們說：「快跑，快跑。昨夜許多外國軍官乘汽車來把他捉去了，並且還打他。」我們便拼命地跑開了；我們自己另外新裝了一個炸彈；然而我們到得太遲了。據我們計算至少要一個月以後才有這樣的機會咧！」

這其間「波爾」回到他底住處幾遭逮捕，幸而逃脫了。

「我們覺得我們底命運危在毫髮之間，便決定「波爾」到莫斯科去請求援兵來進行第二件工作。我則留在基也夫看守東西，維持已着手的事項，依着我底方法而行動。

「傍晚時分我們到城裏住處取了行李，寄放在我們認識的門塞維克派底家裏，那個人又答應幫助「波爾」。明天早晨乘汽船離開基也夫。夜間我們在S地的路上遇着了烏克蘭中央委員會的同志Z君。我們三人便向着城裏走去。這夜要在樹林中過得很久是不可能的；因為我們十分疲倦，身體需要休息；而且應該帶着旅行所需要



的東西，還更該討論與決定一切的詳情

「夜色十分幽暗。一個窄小的草徑穿過花園直達我們底家屋。我們手牽着手連串地行着。外面的一切似乎是和往常一樣地平靜；然而走近洋台我便看見一個坐在茶桌旁邊的哥薩克軍人底側面陰像！『有人！』我所能夠向同伴們說的就是這一句話。立刻一排槍震聳了我底兩耳，一股電光向我射來，使我不能睜眼。我蒙着兩耳背靠在牆上。在洋台底欄杆前埋伏着一排德國兵，共有十個人。他們看見了我，而且聽到我們底聲音，便開放了一排槍，其目的顯然祇在驚嚇我們，並不在把我們殺死。這一排槍歷時約兩分鐘。我向四周一望，不見一個人。我們同伴們靠着黑暗底庇護居然逃在園裏叢林深處躲藏着了。兵士不敢去追他們……」

伊林娜底兩個同伴居然都逃出來了，他們看不見伊林娜，相信她是被排槍打死了。「波爾」即日離開基也夫到莫斯科，而本地中央委員會同志T.君居然平安無事

地回到了家裏，伊林娜又說：

『德兵甚至不知道我們這晚來的共是三人，他們祇去搜索司莫連斯基（即波爾）這一隊兵祇得以捉住我一人爲滿足了。我與波利司兩人皆因謀殺愛席哈痕之罪受審於軍事法庭，他是正罪，我是同謀；而I. B.因當局找不到證據，故不會牽連在本案內。

『那個指揮着這隊埋伏兵的哥薩克軍人把我拷打了一個整夜，這些苦刑，波利司和I. B.二人都曾受過的。天一明就有兩個隸屬於德國公安局的粗魯可厭的俄國軍官來用汽車把我送進德國監獄，一路上他們帶着明顯的快樂敘述波利司與I. B.受着何等的拷打，他們並且自誇他們底本領養過福爾摩斯。他們又怒罵道：「然而這些狗！他們總是閉着嘴，好像他們底狗嘴裏裝滿了水一般。」

『在德國監獄，我完全受着單獨禁錮。除了一個嚴酷而沈默的獄卒和幾個軍官而外，什麼人都看不見。那些軍官永遠是墊起足，頭放在窗格上投了一瞥好奇的有時

竟是驚異的眼光在我底身上，然後又沈默地去了……

『我不會得着波利司底消息，又無法向人探問，我試向管獄員要求由他轉交一點錢給波利司。他譏笑地回答說：「姊姊伸手援助她底弟弟了！他拏着錢有什麼用？他祇有幾天可活命了。」……

『被捕後之第二日我便帶下了腳鐐手銬……初九日受過審問後，人家又把我移到一個新囚室裏，這囚室是在一個陰暗的走廊下，一共有三個囚室，我底囚室是最末的一個，隔壁的囚室內空空無人。一具草褥完全不像牀，然而囚室內除此而外，別無長物。他們又把我帶上手銬，但這一次是反剪着雙手的。他們給了我一本聖經，過後，就讓我一個人孤另另的留在這裏了。門前有一個獄卒看守着。外面沒有一點聲音進來，裏面也沒有一點聲音送出去。我居然有方法探聽到波利司底消息。原來他們叫了一個囚人進我底囚室裏來換窗戶上的一面玻璃。那人把我底手銬望了一眼便問道：「

你一定是刺殺將軍案的要犯，像星期日晚上被絞殺的水手一樣？門前看守的獄卒並不干涉我們；我便問他波利司被害之詳情，他一一告訴了我……

「波利司底命運在全監獄中引起了很大的同情，甚至德國兵士也同情於他。那個換玻璃者又以一個顫抖的聲音敘述波利司受着何等的拷打，受着何等的痛苦。他說：『他是爲着我們而受苦的。然而他應該立刻自殺好得多；他多末能受苦刑呵！』死刑執行期在八月十日午後四點鐘，觀者甚衆。波利司絕命後他們把他底身上貼着『暗殺愛席哈痕元帥』之兇手紙條，在電柱上懸了十小時之久。

『在很短的時間以後我居然能够和那些輪流看守我的獄卒們懇切地暢談起來；他們又告我許多關於波利司被捕，被拷打，被害之正確的消息……』

『……有一次在晚上九點鐘忽然進來幾個德國的與俄國的軍官，其中有一個就是著名的柏立亞葉夫，哥薩克大將近衛隊副隊長……於是一個兇暴的審問就開

始了，整整挨過了這個全夜，柏立亞葉夫說：「關於你底案件我們不能發現出一點東西。然而你一定有同黨，你在城裏一定有不少的相識。告訴我幾個人底住址，你不說出來，我們是不走的。」我向他们證實說 I. B. 同志是和這案件完全沒有關係的，柏立亞葉夫又說：「你看，你所說關於 S. [即 I. B. 之「假名」] 的話，完全不合事實，我們把他叫來和你對質，我們再看你說什麼。」他低聲向一個哥薩克兵發一個命令。這個哥薩克兵便到辦公室去，但不久便回來說「前天已經把他釋放了。」柏立亞葉夫很不高興，詛罵了幾句。到了早晨，他們便決定去了。我底手足被縛在行軍牀上，挺直的躺着。

「早晨十點鐘光景典獄長來了。他把他底膝靠在我底草褥上。他向我說明恐怖主義方法之無用，足足說了一多點鐘……他最後說：「把這本小福音書（這是柏立亞葉夫帶來的）給我，寫幾句紀念的話給我，但要用德文寫，現在你且把這書保留着，等萬事都休了的時候，再給我好了。」他又答應叫人鬆了我底縛，說祇在夜間才把我

縛在草褥上……

「審問開始了，我第一次見着檢察官，他是聯隊長胡伯勒，一個身材短小，面貌和靚的人……他每天早晨帶了一個書記來；獄卒搬來一張桌子，一把椅子，他在我底囚室中一直坐到晚上，祇在正午時分才休息一下……他所問我的大半在恐怖主義戰役之動機，社會革命黨左派之內容，恐怖主義之心理學與觀念學，以及波利司之人格等等。」

「胡伯勒是能够顧惜他底名譽的，他很驚奇我受着底拷打，他命令放鬆我底手足，不許再這樣把我縛在草褥上。」你一定會被判處死刑，人家要把你槍斃的；然而打你，拷問你，這就是絕大的醜事了；這樣的事，是祇有像俄國人那樣野蠻的人才做得出來的。」在判決之前夕，他發出了下面的幾個問題：「你後悔你底行動麼？你所回答的話是與你底政治的，道德的信條確實一致的麼？如果波利司童斯奎失敗了，你會繼續

進行他底工作麼？他記錄下我底回答，臨去時用手拍拍卷宗說：「好！現在什麼都完畢了。」

「宣判底程式是在獄中辦公室內舉行的，胡伯勒要求將我判處死刑，照例官廳方面指定的替我辯護的律師吶吶地說到：「這一般不能被人列在普迪殺人犯之類的人底理想。」在一個什麼雇員家裏，有人在開留聲機，歌聲從窗戶送了進來。裁判官們底臉上現出昏迷與冷淡的樣子，他們討論究竟我是幫助這行動呢，還是參加這行動呢；他們承認了後一個結論，決定把我判處死刑。不過刑期要在得到德皇底同意之後，胡伯勒在宣讀判詞時說：「在我們那裏，要絞殺一個女人不是如此容易的事。」一個半月以後，他們才把判詞送到柏林去，這位親愛的聯隊長胡伯勒先生便辭候着德皇底回答……這時候德國發生了重大的政治事變，十一月底德皇就宣告退位；他再也不能在判詞下簽名了……

「判決以後我底生活就較容易過了。我接到了許多囚人們底關心與同情之表示。他們由監督之手送了不少的東西給我。有的送來一朵花，有的送來一封信，有的送來一張紙或一支鉛筆。我居然能和囚人們通信；我還寫信給外面的朋友們。胡伯勒來看我：『還得等下去。我們至今未得着片字的回答。我想元陰會把你底感情改變過的。在臨死前認識真理，比死於謬誤中好得多。皇帝居然想到你並且爲你而忙碌，你真有莫大的榮幸。』我當着他底書記和守兵之前含笑回答他說是把德皇全不放在眼裏的，他動着手做了一個恐怖的姿勢，叫兵士連忙離開不要受到魔鬼底影響。

『常常有各級軍人來看這個「被判死刑的俄國太太」他們發出許多關於我底宗教思想與哲學思想之奇怪的問題。』有一天一個青年德國軍官偷偷地來到我底囚室的窗前，把頭貼在窗格上，因爲恐怕別人發覺出他底這種違犯軍律之舉，全身都戰抖起來了。他向我說：『姑娘，你好麼？我絲毫不能夠幫助你，我不過是一個渺



小的人物，然而我誠心地握你底手，忠於你底理想罷，那才是幸福之真路咧！」說完就不見了……

「我底更好的朋友是一個名叫阿託的守兵，他底眼光是可愛的，當他從窗格裏看我的時候，我祇能看見一隻他底眼睛。他底看守的職務完畢後，他把一根手指伸進窗洞來：「姑娘，我也許不會再見着你了。至少你在臨死之前願意握着一個男子底手的。」他再來時看見我還生存在這裏，非常高興……」

德國革命一起，在俄境的德軍也就大起恐慌。柏特魯拉又率領起農民暴動軍向基也夫進攻。德軍便連忙預備退回德國去。因此柏特魯拉連戰皆捷，在十二月十五日柏特魯拉進了基也夫城，哥薩克大將司科洛帕次基逃走了。

一九一九年正月，在布黨占據基也夫之前數日，伊林娜就被烏克蘭工農羣衆援救出來了。伊林娜一出獄，便回到莫斯科，商量暗殺白黨將軍台尼金的計畫。這時候布

黨政府底秘密警察機關「其卡」正在緝擊伊林娜。不久「其卡」居然偵察出了伊林娜底住處，就把她囚在監獄中。但在一次詳細的考察之後，「其卡」人員發現出伊林娜所組織的戰鬥團底新計畫。

布黨政府當時正受着台尼金軍隊之感壓，所以覺得伊林娜底新計畫對他們也是很有利益的，便把她和她底幾個同志釋放出來，允許他們到烏克蘭去暗殺台尼金，但有個條件就是事成之後，如果他們得免於死，應該回到監獄裏來。

伊林娜們果然去南俄進行暗殺台尼金的計畫了。然而當時烏克蘭的情形異常混亂。一個政府成立了幾天便又倒了，另一個政府底命運也是如此。靠着所謂「無政府主義將軍」馬哈諾所率領的烏克蘭革命農民之力，台尼金居然被打得大敗而退走了，伊林娜還正在進行她底工作，然而這一次完全沒有用了。她便在一九二一年回到莫斯科。

回到莫斯科，她就患着重病，幾瀕於死。病稍愈，她又被捕了，這時正是在布黨政府壓服了克龍士達脫三月暴動之後，她被放逐到西伯利亞的加路卡過了兩年。兩年期滿她自然回到歐俄來，但在一九二五年又被布黨政府逮捕了。

這時候伊林娜正患着肺病，但也被判決流放到南土爾其斯坦的撒馬爾罕三年，她因在莫斯科獄中時，前一年因病割治過的傷處又破裂了，後來再經醫生縫好，幸未致命。

她底朋友們和同志們曾幾次設法想使她到外國來養病，但總不能得着蘇俄政府底許可。

她今年雖然祇有四十一歲，然而在她此生究竟有無自由之日，還是難說！不過不管她底命運怎麼樣，這個「犧牲了自己底青春，自己底生活，自己底全精力來從事解放那般勞動的受苦的人」，「借用她底回憶錄之法譯者紐滿君底話」的伊林娜是永遠不能變

忘卻的。

現在且讓我也來像那個青年德國軍官那樣向她說：

『姑娘，你好麼？我絲毫不能夠幫助你，我不過是一個渺小的人物，然而我誠心地握你底手。忠於你底理想罷，那才是幸福之真路咧！』

## 俄國研究

### 俄國革命運動史

山內封介著 陶仁山譯 一元七角  
本書詳敘俄羅斯的解放運動，及各革命家的經歷思想。

### 俄羅斯的革命經過

蘇柯羅夫著 朱臨會譯 一元七角  
本書把俄羅斯革命的全過程敘述得十分詳盡。

### 革命後之俄羅斯

李待琛劉資書合編 二元八角  
本書詳述俄羅斯革命後的種種戰況，及其國內最近之狀況。

### 蘇俄政治之現況

H. N. Brinsford 著 胡歷齊譯 一元  
這是一部實地考察的記錄。欲知蘇俄最近之政治情形須讀此書。

### 蘇俄的經濟組織

尼林哈定合著 華國英譯 七角  
欲知蘇俄經濟組織的詳細情形，請讀此書。

### 蘇俄的東方政策

布施勝治著 牟粟譯 一元二角  
此書述明了蘇俄的東方政策，而日本人的野心也暴露出來了。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 世界弱小民族問題

在歐亞列強的政治經濟與章文物的現代出版界，要找一部紀錄弱小民族的著作，真好比海底撈針。然而在革命途中，我們決不能忘記那「聯合各弱小民族」的一句話。所以本書雖僅僅敘述十五個民族的被侵害的略史民族痛苦的癡結及獨立運動的情形與其出路，而實在是一部不可多得不可不讀的好書。

李作華編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全一册定價五角

# 蘇俄的農民生活

Kari Porter 著  
盧逢清 譯 定價九角

本書對於十年來蘇俄的農民生活，作了個極公正切實而詳  
備的敘述，尤其是關於農業建設方面的種種情形。凡欲知  
蘇俄大部份民衆的實際情況者，請讀此書。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 最近十年的歐洲

R. L. BUELL 著  
胡慶育 譯 定價二元四角

## 增訂再版

本書是現代名著，對於最近十年來（一九一八至一九二八）整個歐洲內各國的實際情形，敘述極詳。茲者再版出書，譯者除訂正了初版的訛誤之外，並增添了最近十年歐洲大事記及歐洲當代名人傳略等文。這確是留心國際問題者必讀之書。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 蘇俄的合作社

劉侃元譯述 定價八角

本書敘述蘇俄的合作事業，極其公正而詳備。對於蘇俄施行新經濟政策及新新經濟政策前後的情形，也都有明白的解析。由此書中，我們可以看出羅志德爾式與莫斯科式的合作運動的原則之差異點，以及前者在根本上傾向上的大起動搖與後者的勢力在各國合作運動中的日形增大的景況。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 婦女問題講話

奧姆才著 高希聖郭真譯 定價一元

婦女問題不單是婦女謀脫去男子的寄生的隸屬的問題，而是一民族全人類的種之根幹問題，是和國家及人類的進化發展相關的大問題。所以在遺建設時期，他是何等值得研究而必須善為解決的一個問題啊！本書專以一般的常識和通俗為宗旨，內容極為完備，確是一部不易見到的好書。

上海太平洋書局印行

41—30.7.18。

中山  
逝世後  
中國六十年大事記

增訂再版 二元三角

半粟編著 晚近六十年間的史實，實是我國歷史上最觸目或  
苦痛最危殆而又最有意義的一段；所以本書出世，海內風行  
。只因初版付印倉卒，不無遺漏，用特於再版時，廣事搜求  
，盡量補充。計比初版增加五十餘頁，全書達五十萬餘言；  
計實是我國目前惟一完美的現代史。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角九價定 著者曹漢

# 論經營合作會費消

合作運動是應當從消費合作做起，而生產合作與信用合作是只能視為消費合作的附屬事業的。講到消費合作的發展與否，只看牠的經營如何。經營不得法，結果一定失敗。一個合作社的失敗，社會上對合作社的信仰就會掃地無存。所以消費合作的經營是何等的重要啊。本書內容極詳，凡欲從事合作運動者，不可不手此一編。

行印店書洋平太海上

# 經濟學史

小川市太郎著  
李 祚 翻譯

全一册 定價大洋九角

本書分經濟學史爲古代，中世，近代，最近代四時期。對於前三時期的經濟學說，只以簡單的方式略述其起原演進及其

當時實際生活的相互影響等；至最近代農學派以後，則分別思想系統的派別，詳詳細細的說了個明白。這確是目前研究經濟學的人不可不讀而又不易看到的名著。

上海太平洋書店印行

# 俄羅斯十女傑

元三付印  
元四出版

〔全一册定價大洋一元三角 郵費酌加〕

李蒂甘著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太平洋書店出版發行

上海帖嶺路餘慶里一弄

太平洋印刷公司代印

版權  
所有  
不許  
翻印

總發行所 上海太平洋書店

批發部 上海白克路北河路十六號

門售部 上海四馬路一二四一五號

分售處

各埠 中華書局  
武昌 太平洋書店  
南京 南京書店  
長沙 長沙圖書局  
各埠 各大書坊

